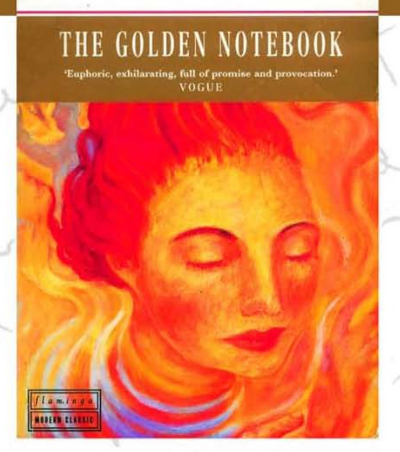
THE GOLDEN NOTEBOOK



《金色笔记》

阅读提示与背景材料

陈才宇 著

浙江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金色笔记》阅读提示与背景材料
陈才宇 著

责任编辑 钟仲南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出 版 号 ISBN 978-7-89490-525-3
定 价 16.00元



The Golden Notebook

前　言

许多朋友跟我抱怨:《金色笔记》不好读,结构太繁复,头绪太多。作为这本书的译者,我觉得有责任帮助读者读懂这部书。译林出版社出了典藏版,我对1999年出版的译本作了修订,纠正了一些错误:必须承认,1999年版的译本,从翻译到编辑、印刷,都有点粗糙。2007年出版的修订本的译文好了一些,但也未必能令读者满意,这是译者水平所致的无奈,只能请读者包涵。举凡名著,将来一定会有重译。只要我们的译本以及我在这里所说的话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金色笔记》,同时也为更优良的译本作铺垫,也是令人愉快的。说实在,我对《金色笔记》的理解也是在修订过程中逐步增进的。不能说吃透了这部书,但写在这里的文字也许对各种类型的读者都有一定的参考或帮助。怀着这一良好的愿望,才写了这本称为《〈金色笔记〉阅读提示与背景材料》的小册子。

正因为《金色笔记》的情节太复杂,才想到应该先梳理它的叙事概要。我将每本笔记作为独立的叙事单元进行整理,这样做虽然破坏了原文

的自然顺序，却让每本笔记获得了自身的完整性。这也就是我倡导过的跳跃式阅读方法：《金色笔记》与别的小说不一样，在这里，跳跃性阅读反而成了把握整体的最有效途经。叙事概要之后是阅读要点：我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基本观点和作者的立场与写作方法。对于那些容易引起学术争论的话题，我尽量依据文本本身，做一点客观的引证，而不是主观的论证。

“背景材料”的几篇文字也交代一下：《形式也是内容——〈金色笔记〉译者序》是1999年为译林出版社的首译本写的；《〈金色笔记〉中的文论》是我根据文本整理的莱辛的文学理论，它对专门的研究人员是很有用的；《莱辛的一封信：解码〈金色笔记〉的一把钥匙》是莱辛写给我的一封信，那里面谈到了《金色笔记》的结构与主题，最初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我与莱辛的交往》应上海《新民周刊》记者的约稿而写，回忆了我拜访莱辛的前前后后；《与学生谈〈金色笔记〉》是我上课时说过的一些话；《多丽丝·莱辛在中国》的作者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福和先生，该文介绍了国内对多丽丝·莱辛及其作品的翻译与研究的基本面貌；《国内〈金色笔记〉研究综述》的作者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研究生汪翠萍，这篇文章介绍了国内学界对《金色笔记》的研究概况。

莱辛自己写的《〈金色笔记〉前言》，由于体例

的关系,我将它放在附录里,但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莱辛自己对《金色笔记》的解说。看懂了这篇《前言》,就能知道莱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金色笔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我写的那些文字与之相比,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但愿这本小册子能让被“蒙蔽”的思想得以凸现,让被“淹没”的情节浮出水面,从而使《金色笔记》所“缺失”的可读性得到弥补。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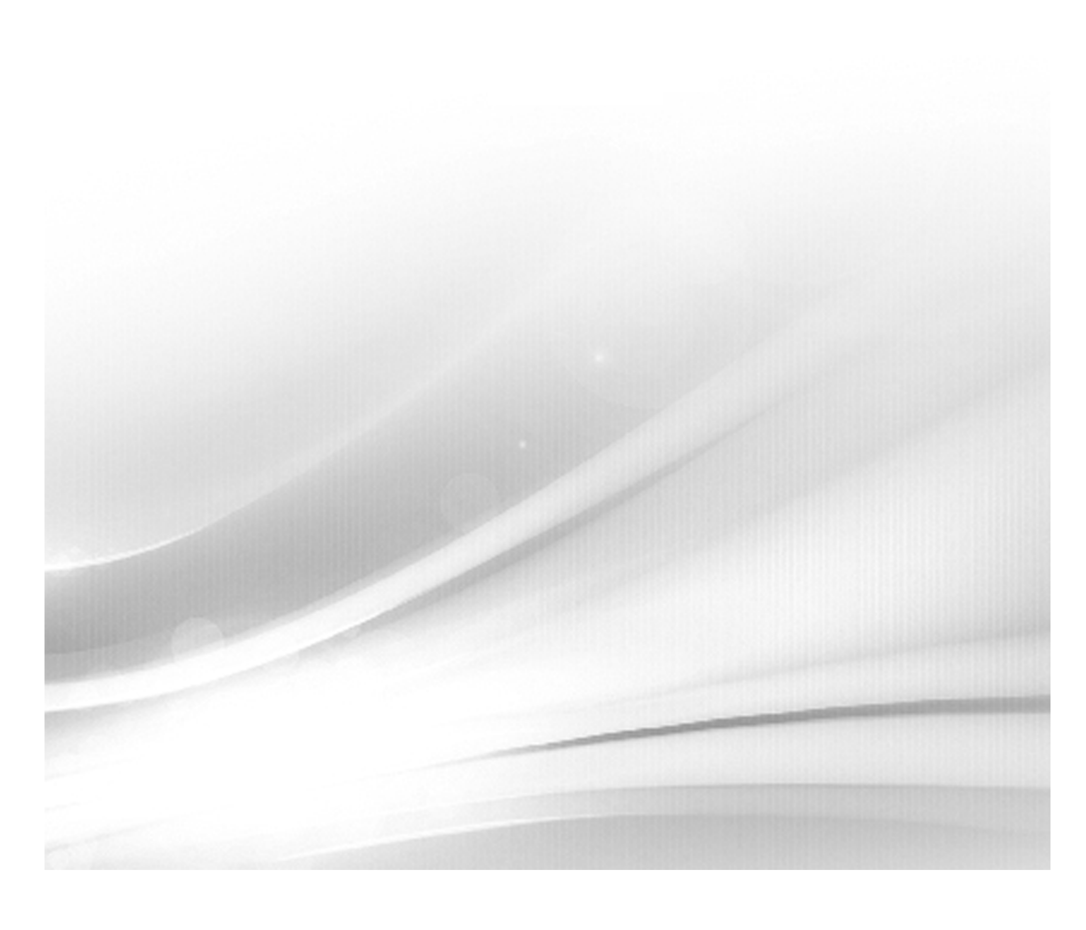
陈才宇

2008年5月于杭州寓所

目　录

背景材料

阅读提示





《自由女性》叙事概要与阅读要点

[叙事概要]

《自由女性》Ⅰ

1957 年的一天，两位信仰过共产主义，标榜自己是“自由女性”的女子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她们俩都是离异后的单身女子。安娜是一位作家，写过一部题为《战争边缘》的小说，如今却患了写作障碍症，没有了创作的热情。她的朋友摩莉是一位演员，刚从欧洲大陆归来。住宅是摩莉的家。她们正在等待理查的到来。理查是摩莉的前夫，他来是要跟她谈他们的儿子汤姆的事。

汤姆当时就在楼上。他是一个热血青年，受安娜和母亲摩莉的影响，向往过共产主义。如今安娜和摩莉都已退党，而他虽然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组织，却无法认同她们在信仰上“变来变去”。同时，他也不能认同他的父亲理查的生活方式。他知道什么东西是他

不想要的,但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他想要的。他没有了生活的目标,整天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

理查到来后,与摩莉为儿子汤姆的事发生激烈的口角:理查责备摩莉不该自个儿到欧洲大陆去,丢下汤姆不管;摩莉则揭理查的短,说他根本不关心现在的妻子马莉恩,常常在办公室的豪华沙发上与女秘书琼偷情,从而造成马莉恩经常酗酒。安娜在一旁打圆场,提醒他们别忘了谈正经事。摩莉与理查于是就汤姆的未来展开争论。其实,汤姆一直在房门外偷听他们的谈话。他后来走进屋,公开向父亲声明他无意接受理查的建议,不想到他的公司里工作。

理查走后,摩莉进厨房做饭。两个女人继续谈别后一年中发生的一些事。

安娜告诉摩莉,理查曾经纠缠过她,被她拒绝了。摩莉随后又向安娜问起纳尔逊、席尔瓦、迈克尔等人的情况(这几个人都是后面笔记中记述的人物)。

安娜回到自己的住所。四年前她一直住在摩莉家里,后来,情人迈克尔建议她自己租房子住。选择住房时以为迈克尔会与她同居,但待到入住时,迈克尔却与她分了手。为了省钱,她把楼上一间多余的房间转租给一个威尔士学生阿尔佛。

安娜在自己的住所阅读她的笔记,就像一位将军站在山顶下检阅他的部队。

《自由女性》Ⅱ

安娜有黑红黄蓝四本笔记本,记笔记是为了梳理支离破碎的人格,以便克服死亡的意志。

这时，摩莉打来电话，问汤姆在不在她那里。那天下午，理查要儿子汤姆去他的办公室见他，汤姆去了，至今未归。摩莉担心他会出事，因为她发现儿子最近在看心理学方面的书。安娜刚放下电话，却发现汤姆站在她面前。原来，汤姆离开父亲的办公室后去看望了马莉恩。他打量着安娜的住所，说："安娜，你的床就像一口棺材。"安娜回答他："是一口棺材。"

随后汤姆告诉安娜：他父亲的公司准备在加纳建造一座大坝，理查问汤姆想不想去非洲从事福利方面的工作。汤姆觉得父亲在加纳建造大坝只是看上了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并非真想帮助非洲的穷人。从事福利方面的工作，固然能使一些人吃得好一点，甚至让他们的孩子上学，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汤姆问安娜：人为什么而活着？安娜回答不了，只能以"我们都是斯多噶派"来搪塞。

汤姆然后固执地阅读起安娜的笔记；安娜想阻止他，但没有真的去阻止。笔记中有两段文字特别引起汤姆的注意：一段文字记载安娜从窗口跳下，另一个安娜站在前一个安娜的尸体旁，蹲下身子，开始舐地上的脑浆和血；另一段文字记载安娜去商店购买西红柿和茶叶。汤姆问安娜为什么同一天的记载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是不是因为疯狂与残忍的意志并没有比生存的意志更重要。安娜说这只是买菜做饭时闪过的一个疯狂的念头，她把这普普通通的感受记录下来了。

汤姆走了以后，来了马莉恩。她当时已经喝了许多酒，有些神志不清。她知道理查看上过安娜，并承认自己是因妒忌才来找安娜的。安娜向她解释：她与理查没有那回事。马莉恩向安娜要酒喝，并说她很羡慕安娜这种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

过了些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摩莉打来的，她报告安娜说：

"汤姆自杀了,他开枪打了自己。"安娜把喝得不省人事的马莉恩扶上床后,急急赶往医院。

《自由女性》Ⅲ

汤姆没有死,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成了瞎子。对于未来的盲人生活,汤姆一点也不沮丧,好像第一次有了人生的目标,有了完整的自我。出院后,他坦然地调整自己,很快适应了那个属于他的黑暗世界。他努力学习自己管理食物,还学着做饭。他能凭脚步声知道谁来到了他身边。虽看不见一切,但他那双无光的眼睛又好像监视着身边的一切。摩莉为他准备好咖啡和茶,但他总是拒绝。他有意在精神上折磨摩莉,并以此为乐。由于他的存在,安娜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经常与摩莉谈家常,叙友情了。

自从汤姆出事以后,马莉恩倒成了摩莉家的常客。她丢下自己的孩子(她与理查生有三个孩子)不管,每天买来报纸,读给汤姆听。汤姆欢迎她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欢迎自己的得意门生。原先对政治一窍不通的马莉恩在汤姆的影响下,开始关心起天下大事和左翼政治,并为黑人穷人的不公正待遇大声疾呼。

一天下午,安娜如约来到理查的办公室谈马莉恩的事。安娜建议他先雇个女佣照管他们的孩子,理查却下定决心要与马莉恩离婚,然后娶秘书琼为妻。理查约安娜来不是跟她商量如何解决家庭纠纷,而是为了接受安娜对他的谴责,以便获得心理平衡。安娜不想参与这个愚蠢的游戏,准备告辞离开;理查趁机再次纠缠她。摆脱纠缠后的安娜心情很不好,乘地铁回家

时又遇交通高峰。一个歪嘴巴、流口水的男人一直跟踪她。跌跌撞撞赶回家后，发现女儿简纳特正盘腿坐在床上，津津有味地听阿尔佛给她读小人书。汤姆住院期间，房客阿尔佛主动过来照看简纳特，安娜对他既感激又不安，因为他是个同性恋。从阿尔佛给简纳特朗读小人书的语气中，她能听出那里面隐含着一个男同性恋者蔑视女性的英雄气。一想到这将对她的女儿产生很坏的影响，安娜的内心十分惶恐。当她推开卧室的门时，又发现马莉恩幽灵般地坐在那里等她。马莉恩来向她打听关押左翼政治犯汤姆·麦斯隆的监狱地址。她还恳请她与她们一道为共同的事业而工作。原来，马莉恩是受汤姆委派来“拯救”她的灵魂的。送走了马莉恩以后，她马上给汤姆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她不需要拯救。

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使安娜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晚上做了噩梦，梦见沙漠。第二天醒来有了感悟：她应该为自己卸下身上的负担。作为减负的第一个举措，她对阿尔佛下了逐客令。

《自由女性》Ⅳ

汤姆与马莉恩参加了一次与非洲某国的独立有关的政治会议，会后在该国驻伦敦总部门外的大街上举行了一次自发性的群众示威活动。马莉恩与汤姆在示威的人群中。示威群众挑衅警察，汤姆和马莉恩都被带到了警察局。第二天处以罚金后才获释放。

理查气急败坏，硬说游行示威是安娜和摩莉等人策划的。摩莉打电话给安娜，要她去劝说汤姆与马莉恩，希望他们能“理智些”。安娜把自己以前与左翼领袖麦斯隆的交往说给马莉恩

听，还举某工会领导人为例说明险恶的政治如何导致正直的人身心崩溃。安娜知道，马莉恩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她热衷于政治完全是因为受汤姆的影响。汤姆其实也早就认识到那些所谓的大事业对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好处。他十分勉强地与安娜争辩，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关爱。安娜提醒他，他对待自己的母亲的态度就不是一种关爱。汤姆听后红了脸，低下了头。

摩莉和理查来打听规劝的结果；安娜告诉他们：一切都将走上正常。

《自由女性》V

安娜的女儿简纳特要上寄宿学校，她不想步母亲的后尘，渴望过普通人的生活。接受她母亲的生活方式，即意味着与生活形成冲突，这是她不想考虑的。安娜只好迁就。

马莉恩和汤姆由理查出资，去了西西里度假。理查带上女秘书琼去了加拿大，名义上是处理公司的事务，实际上是度蜜月，因为马莉恩已同意离婚。

安娜觉得结束先前的生活状态需要一个男人，这是她为自己的人格分裂症开出的处方。由此她认识了美国作家纳尔逊，并与他过了一夜，但发现他缺乏性能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头绪纷繁的世界，她将报纸杂志上的各种报道分门别类，剪成剪报贴到墙上。但她很难将原子弹爆炸和普通人找工作这样的信息协调起来。剪报贴满房间的四壁，各种信息总是那么难以理解，难以协调，但她似乎又从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启示，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世界的理解。

重读四本笔记本，总觉得汤姆的自杀与这些笔记有关（她

知道汤姆偷看过她的笔记),内心因此产生负疚感。她又做了个梦,梦见她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简纳特,长得白白胖胖的;另一个是汤姆,长得又瘦又弱,皮包骨头。

摩莉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安娜,说是一位美国的左翼人士需要找个房间住几天,询问她能否接待他。安娜答应了。此人叫米尔特,一个有过与安娜相似经历的美国人。他花了一个小时时间将安娜贴在墙上的剪报全部清除。安娜感到有种受到保护和关爱的感觉。他还阅读了她的笔记,并说她是在“囚禁”真理或真实一类的东西。此人在安娜家里住了五天,相互间充满爱怜之情,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分手时安娜告诉他:她要找份工作。

最后,摩莉再嫁,马莉恩开了一家经营上等成衣的服装店,汤姆接管了父亲理查的业务。安娜在婚姻福利中心找到了工作,还准备加入工党。

[阅读要点]

四本笔记是《自由女性》的注解

《自由女性》是一部以传统的写实手法为基调的中篇小说。写作背景是1957年。开卷句“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是后面内置《金色笔记》中索尔为安娜的小说写的第一句。这表明:《自由女性》是安娜克服写作障碍症,灵魂获得新生以后写的。

关于《自由女性》与四本笔记的关系,莱辛自己有个说法:在1971年写的那篇著名的《前言》中,莱辛向读者坦诚地交代

了创作的构思："我的本意是想写出一部能注解自身的作品，我要让这部作品作出无声的声明：谈论写作的过程就是小说的构成。"(《前言》P.13)这个意思在她给我的那封信中也提到过："那个框架式故事《自由女性》是一部传统的中篇小说，全书的其他部分都是它的注解。"(见《莱辛的一封信：解码〈金色笔记〉的一把钥匙》)

四本笔记如何成了《自由女性》的注解？值得注意《前言》中的另一段话：

> 如果这部作品构思得当，还可以就传统小说发表作者的意见。自从小说问世以来，关于小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一点你只要阅读一下当前的学术研究，就想象得到。我将《自由女性》这部中篇小说作为那一大堆材料的归纳与缩写，本意就是想谈谈传统小说，这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所写的表示不满的一种方法："我刻意想表现的真实太微不足道了，我从杂乱中梳理出的东西太有限了！经验为我提供的一切是那么的粗粝，那么的无序无形，这篇短短的文字又如何能反映真实呢？"
>
> (《前言》P.13)

这段话归纳起来有两点意思：一是说四本笔记是粗粝的经验材料，《自由女性》是根据这些材料写出的；二是说作者不能满意这种归纳与缩写，由此导引出一个属于文学理论的命题：文学能否反映生活的真实？

原来，《自由女性》与四本笔记的关系就是文学文本与文学

素材之间的关系。整部《金色笔记》既是小说，又是谈论小说的小说，借小说表达作者的文学观。通过实例分析，作者告诉我们：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又是无序无形的，杂乱无章的，从生活中提炼出来进入文学文本的那一部分内容与庞杂的生活本身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因此，一个难题就摆在了刻意想表现真实的作家面前：文学能反映真实吗？

"自由女性"是反讽

"自由女性"是否真的自由，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金色笔记》所表现的主题，更影响到人们对作者的思想立场的判断：莱辛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金色笔记》出版后，许多批评家都当它是一部宣扬女权主义的书。"无论友好的评论家还是不怀好意的人士，都说它描写的是性战争，女人们还宣称这部书是性战争中的一件有用的武器。"（《前言》P.8）有人还将作者贴上"女权主义的老祖母"的标签。但莱辛偏偏不识"抬举"，屡次三番为自己"平反"，要求推翻强加在《金色笔记》和她本人身上的那些不实之词。在《金色笔记》前言中，莱辛郑重其事地向读者宣告："这部小说不是为妇女解放吹响的号角。" "妇女解放运动不可能带来多大变化，这并非因为这场运动的目标有什么差错，而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整个世界因这动荡而改变了模样。这一点一目了然。如果这场动荡能有个了结，到了那一天，也许妇女解放的目标已显得渺小而怪异了。"（《前言》P.8）

为什么读者和作者会产生这么大的分歧？为什么文学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不能有共同语言？问题就出在"自由女性"上，

读者从《自由女性》中接受到的信息与作者凭此传达的信息出现了误差。接受方觉得《自由女性》在宣扬女性的“自由”，为女性同胞疾呼同等的权利；莱辛自己却旨在说明：所谓的“自由女性”其实并不“自由”；她们争取自由所作的努力不仅劳而无功，而且没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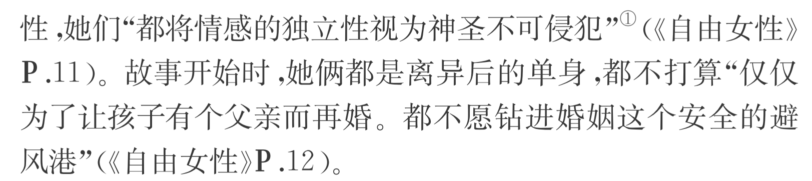
莱辛是一个女人，为什么不站在自己的女性同胞一边，偏要给妇女解放运动泼冷水？她难道对男权主义熟视无睹，甘心做“二等公民”？这倒不是。

莱辛说过，就妇女解放运动本身，她是支持的。她同情她的女性同胞，她不希望一个女子一听到男人说“你不像个女人”时，“就像被人丢了石块的小狗那样躲到男人身边”（《前言》P.8）。她看到：长期以来，女性都处在“半奴隶的状态”（《前言》P.8），因此，她谴责男性恐吓者，同情女性同胞的命运。

但是，同情归同情，当她从世界整体的高度来审视全人类的命运时，又觉得女权运动与其他政治相比，已显得不那么重要。莱辛显然比一般的女性站得高。《金色笔记》就是一部关怀全人类命运的书，她要在那里写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这些更大的政治。《自由女性》的主题固然是女性的自由，但在那些更大的政治面前，男女间的权利之争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莱辛写《自由女性》的本意就是对“自由女性”实施反讽，从而见出女权运动的次要性和非迫切性。

读《自由女性》而不能领悟反讽的内涵，那就意味着你没能理解作者的良苦，你的阅读已进入误区。

诚然，《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和摩莉是两位特立独行的女



性,她们“都将情感的独立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①](《自由女性》P.11)。故事开始时,她俩都是离异后的单身,都不打算“仅仅为了让孩子有个父亲而再婚。都不愿钻进婚姻这个安全的避风港”(《自由女性》P.12)。

安娜是个作家,写过一部题为《战争边缘》的小说,尽管她自己不满意这部小说,但它能源源不断地为她带来稿酬,从而使她衣食无忧。她与前夫生有一个女儿简纳特,母女俩原先就住在摩莉家,后来听从了情人迈克尔的建议,搬出来自己租房子住。表面上看,安娜是自由的:没有婚姻的约束,经济上不依赖男人,生活上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这种自由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相反地,她患上了写作障碍症,人格发生严重分裂。为了克服死亡的意志,她才用四本笔记本来梳理陷于极端混乱状态的情感体验。

《自由女性》的最后一节,写的就是安娜如何下决心改变她的生活状态。她发现自己整日无所事事,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追求,便断定“结束这种状态需要一个男人:这是她为自己开的处方”(《自由女性》P.684)。

安娜的好友摩莉是个演员,她跟理查离异后与儿子汤姆住在一起。当理查过来与她商谈汤姆的事时,她总是找话茬奚落他,尽量贬低他作为商界巨子的形象。理查走后,两个女人又在厨房里谈家长里短,言语间少不了对男性的嘲讽和蔑视。但这个爱说男人坏话的摩莉最后还是嫁了人,从“自由的”非婚状态回归“不自由的”婚姻状态。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情感的独立性”,最后是被她自己侵犯的。

① 译文页码根据 2007 年 10 月译林出版社第 2 次印刷的本子,下同。

值得玩味的是，安娜和摩莉最终放弃与异性对抗的立场并非出于异性的胁迫，而是自身的觉悟和需要。通过安娜和摩莉的例子，作者告诉我们：男人需要女人，女人同样需要男人。因此，真正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用安娜的话说，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新女性。"（《自由女性》P.4）

更具反讽的是，安娜和摩莉在一起时似乎无话不谈，两人间的友谊可谓深厚之至，但这种友谊并没有超越异性间的爱。安娜自己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女人最终总是忠于男人，而不是自己的同性。有关男人与女人的事，那些恩恩怨怨啊，相互责备啊，背信弃义啊，都一笔勾销吧。"（《自由女性》P.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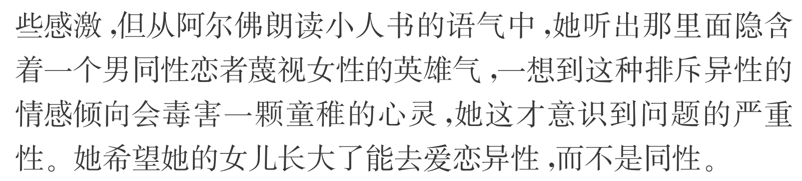
安娜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自由女性》第三节描述了安娜驱逐房客阿尔佛和罗尼，此事反映了安娜的同性恋的态度。

房客阿尔佛是个乐于助人的人，汤姆住院期间，他看见安娜无暇照顾简纳特，便主动过来帮忙。然而，"好心"没有好报，安娜对他下了逐客令。阿尔佛为了讨好她，买了一束鲜花，喃喃地说了句："献给世上最好的女房东。""安娜接过花，稍稍迟疑，随即将花摔在他的脸上。"（《自由女性》P.556）

为什么安娜对阿尔佛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呢？因为阿尔佛是同性恋。这是她所不能容忍的。

在安娜看来，异性恋是正常的，健康的；同性恋是反常的，丑陋的。在小说中，促使安娜下决心驱逐阿尔佛的直接原因是：她担心女儿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当时她跌跌撞撞地从医院回到家里，听见阿尔佛正在给简纳特读小人书。一开始她还有



些感激，但从阿尔佛朗读小人书的语气中，她听出那里面隐含着一个男同性恋者蔑视女性的英雄气，一想到这种排斥异性的情感倾向会毒害一颗童稚的心灵，她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希望她的女儿长大了能去爱恋异性，而不是同性。

《自由女性》最后一节写了美国人米尔特与安娜间的风流韵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美国人的原型就是《蓝色笔记》和内置《金色笔记》中的索尔·格林。他帮安娜清除了贴在墙上的剪报，安娜便感到有种受到保护和关爱的感觉。他在安娜家里住了五天，"他们已非常喜欢对方，十分友好而亲密，充满了爱怜之情，就像已经结婚二十年的恩爱夫妻"（《自由女性》P.699）。可见，正常的异性之爱是安娜肯定的。

汤姆的自杀折射了安娜的死亡意志

《自由女性》的一个中心情节是汤姆的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他的自杀与安娜有什么关联，这是阅读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汤姆是摩莉和前夫理查生的儿子。理查希望他能上伊顿、牛津等名牌大学读书，将来继承他的事业，做一个"与财神爷打交道的人"。但汤姆不愿成为父亲理查那种人，不愿按那样的生活方式生活；但他同时又不想像母亲那样，在形势所迫时，其政治信念可以变来变去。在安娜和摩莉的影响下，他向往起共产主义，但又看不到它的未来，于是患上了意志麻痹症，失去了人生的目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不想要的，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自由女性》P.49）在他迷惘时，曾化名汤姆·温特斯、莱恩·科豪和勃伯·福勒给

安娜写信。他还偷看安娜的日记。最后他朝自己开了一枪,经过抢救,性命保住了,但成了双目失明的残疾人。

汤姆自杀折射的是安娜自己的死亡意志。安娜也想自杀。她用四本笔记本来梳理陷于极端混乱状态的情感,其目的就是为了克服死亡的意志。"她好像正在跟某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这敌人就是死亡的意志。"(《自由女性》P.285)通过汤姆的自杀行为,莱辛为安娜的人格设计了另一种可能性:一个执著于自己的信仰的安娜,当信仰幻灭时,她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死亡是必然面对的。

小说中的汤姆被描写成一个能洞察安娜灵魂的人,这是因为,汤姆本来就是安娜灵魂的一部分。《自由女性》最后一节有那么一句话:"如果我认为文字能表达真理,我就不会记这些不让任何人看的笔记了——当然,汤姆是个例外。"(《自由女性》P.688)为什么汤姆应该是个例外呢?就因为汤姆本来就是安娜灵魂的折射,是她的另一个自我。

莱辛似乎还担心她的读者不能理解她的良苦用心,干脆通过梦的形式泄露"天机":"她(指安娜)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简纳特,白白胖胖的很健康。另一个是汤姆,一个瘦小的婴儿,她让他挨饿了。……只见他缩成了皮包骨头一小团,随即完全消失了。"(《自由女性》P.687)

这个梦是即将走出迷惘,与生活达成妥协的安娜做的,它的寓意是:汤姆所代表的追求虚幻的理想的那个安娜死了,另一个安娜,即懂得在分崩离析的世界里谋求生命的有限价值的安娜将健康地活下去。



第 2 节

《黑色笔记》叙事概要与阅读要点

[叙事概要]

《黑色笔记》Ⅰ

安娜(笔记中的第一人称“我”)写过一部题为《战争边缘》的小说,获得很大成功。电影制片商想把它改编成电影,但片名要改成《被禁止的爱》。安娜对此很不满。但这部小说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她不得不与代理商周旋。作为一位相信文学应反映真实的作家,她同时很不满意小说本身,因为它是虚幻的情感的反映,它好像成了“一头有生命的野兽”,与安娜自己毫不相干。

安娜为代理商写出《战争边缘》的故事梗概:牛津大学学生彼得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止学业,到中部非洲接受飞行员培训。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与一些进步人士一起为黑人的不公正待遇大声疾呼。当地有家餐馆,老板是英国人布斯比。他的太太和女儿都

暗恋上了彼得。而彼得偏偏无视种族差异爱上了黑人厨师的妻子。他们的爱情为白人居住区的戒律与习俗所不容。彼得的上司得到布斯比太太的告发后决定将彼得调离殖民地。黑人厨师知道了妻子的不贞行为后即刻休了她;但这位黑人女子不愿回娘家,干脆进城做了妓女。在最后分手的那个晚上,被拆散的一对恋人相拥在妓院里。第二天,彼得告别那些所谓的进步人士,上了火车,登上了随时有可能捐躯沙场的征程;他的黑人情人则回到妓院,怀着满腔的悲愤倒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

《战争边缘》根据安娜早年的非洲生活写出,那里面字字句句闪烁着可怕而虚伪的怀旧情结。安娜自己也感诧异:当初为什么不用简捷的报道来揭示真理,而偏要编造出一个与原始材料毫不相干的"故事"来呢?

接下去便是安娜对非洲生活的回忆。当时她参加了一个由白人殖民者组成的"共产党组织",但这个所谓的"党"从来没有宣布成立过,只是一个感情的实体。参与者都是号称左派或与左派有联系的自由主义者。组织成立不久,就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分裂成两派。安娜加入的这个派别连她在内共有七人:三个来自空军兵营的飞行员:保罗、杰米和泰德(前两位是同性恋),一个养路工乔治·豪斯娄,一个来自德国的难民维利·罗德,还有一个出生在非洲的白人姑娘玛丽罗斯。维利是这个党小组的"领袖",自称是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工作者,其实是个机会主义者。安娜自己在这个组织中充当"领袖的女友"的角色,但她与维利并无爱情。

这个党小组的活动场所是庚斯博罗旅馆。他们每星期都要开几次会,分析国际形势,清谈如何促使非洲劳苦大众

进行武装斗争。他们知道,在一个以黑人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反对种族主义,白人中的先进分子应该与黑人的先锋联合起来,但这一"行动方针"从来没有实现过,他们自己也没有与当地的黑人发生任何联系。回忆起这段无聊的党组织生活,安娜不能不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

由于嫌旅馆的饮食太差,每逢周末,他们就去邻近的马雪比旅馆,享受啤酒、月光和美食。他们意识到沉溺于享受是堕落的、意志薄弱的象征,但一到节假日,还是甘愿上那里去"消磨斗志"。在那里,同志们一起喝啤酒,一边说一些有关非洲革命的废话。他们感到自己正在走向堕落,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眼睛看清了自己的精神面貌。杰米因醉酒磕破了头皮。养路工乔治开了他的工作用车前来参加聚会,他不让任何人接近他的车子,因为车子里藏着一个女人。这女人是个黑人,她的丈夫是马雪比旅馆的黑人厨师。乔治说他要尽自己的能力与种族歧视作斗争,他还主张大家都像他那样跟黑人女子睡觉,为殖民地增加一个半白半黑的人种。

保罗经常以平等的姿态与那位黑人厨师交谈,这使暗恋保罗、种族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布斯比太太大为不满。她禁止顾客进入厨房,保罗则有意跟她作对,偏要当着大家的面与黑人厨师保持亲密的关系。同性恋者杰米再次喝醉酒,昏睡在厨房的地板上。厨师杰克逊把他扶起,杰米醒来后抱住杰克逊的脖子,一边说:"你爱我,杰克逊,是不是?"这一幕恰好被布斯比太太看见,她当场解雇了忠心耿耿为她工作了十五年的黑人厨师。

就在同一个晚上,对政治、对生活深感失望的安娜与玩世

不恭的保罗摸黑来到野外，在毫无理智的情状下享受了一次疯狂的、苦涩的性的幸福。两人的衣服都被雨水淋得皱巴巴的。黎明前安娜回到房里，明明知道她刚跟保罗做过爱的维利又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以上就是《战争边缘》的创作素材。这样的生活，安娜宁愿死也不想再重复。

《黑色笔记》Ⅱ

安娜与电视台记者的两次会谈：五色镜电视台记者来跟安娜谈《战争边缘》改编电视剧的事。他们要把小说改编成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安娜很失望，拒绝了他的建议。后来，美国电视系列剧剧组“蓝鸟”的代理人爱德文娜来跟安娜谈《战争边缘》的改编，安娜告诉她：自己是个共产党，爱德文娜受了惊吓，改编一事不了了之。

《黑色笔记》Ⅲ

1955 年 11 月 11 日，一只鸽子行走在人行道上，被一位男子踢了一脚，死了。安娜晚上梦见了那只死鸽子，同时唤醒了脑海中关于屠杀野鸽的记忆。

那是他们在马雪比旅馆度周末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们与布斯比太太的关系还没有闹僵。吃早饭时布斯比太太拿了一支来复枪过来，说布斯比先生喜欢吃鸽肉馅饼，她请他们帮忙去附近的洼地里打几只野鸽回来。他们很高兴午饭前可以借此消磨时间，便由保罗扛上那支来复枪出发了。

早上刚下过一场大雨，野外到处是昆虫的世界。草丛上空，几百万只蝴蝶在盘旋起舞；小道两旁，数量更多的蚱蜢在举行集体婚礼。公蚱蜢骑在母蚱蜢的背上，睁着黑乎乎、呆兮兮的眼睛，那景象十分丑陋。玛丽罗斯说翩翩起舞的蝴蝶很美；维利告诉她：那些蝴蝶和丑陋的蚱蜢一样，也在追求邪恶的性。他们发现蚱蜢的集体婚礼中喧嚣着一片混乱与荒唐：大配大，小配小，一雌配一雄的原则在这里已被扭曲、破坏。保罗还模仿起斯大林的口吻说："不言而喻，毋庸赘言，过不了多久，这些昆虫就会相互殴斗撕咬起来，通过残杀和自杀，或笨拙的性交而毁灭自己。"

他们继续往前走，终于来到野鸽经常出没的地方。野鸽一只只飞来，撞上保罗的枪口。杰米冒着炙热的阳光从树林子里找回野鸽血淋淋的尸体。草地上沾满斑斑血迹，空气中能闻到血的腥味。维利一直在看书。杰米在观察一个小沙坑，那里也一样进行着一场血腥的屠杀：一只食蚁虫捕杀了几只小蚂蚁，最后又与一只甲虫发生激烈的厮杀，结果双双阵亡。这边，保罗退出弹壳，重新装上子弹，举枪向另一只野鸽射击，一边还与他的同志们讨论毁灭的法则，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

《黑色笔记》接着以日期为序记录安娜日常生活的片断。其中提到，批评家是知识界的娼妓，色情是50年代新闻业的真谛。但为了生计，作家不得不讨好批评家，安娜也不得不为某杂志写色情作品。安娜想到了自杀。复活节时见善男信女们向上帝顶礼膜拜，安娜问起自己：我的真理在哪里？她决定从今往后要做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

《黑色笔记》至此用大头针别了一篇题为《香蕉林的血迹》

的抒情散文,三篇关于《战争边缘》的评论。抒情散文是借托一个名叫詹姆斯·雪佛的美国作家写的,说的是白人店主奸污了黑人姑娘,姑娘的黑人丈夫要找白人店主报仇,以便香蕉林不再结出野果,他们被蹂躏的国家不再哭泣。这篇文字用象征的手法,浪漫的笔触说明了种族隔离的危害性与危险性。

三篇评论均来自苏联的报刊,意在讽刺庸俗的阶级分析法的文艺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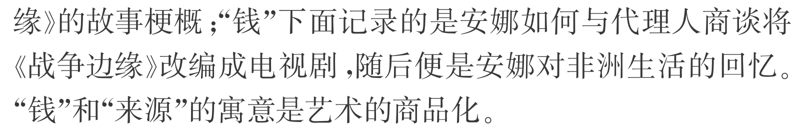
《黑色笔记》Ⅳ

《黑色笔记》在这里粘贴了无数的剪报,内容都是 1955 至 1957 年间发生在非洲各地与暴力、死亡、骚乱、仇恨有关的事件,小说文本中没有显示。安娜自己写的文字只有短短的一篇,内容说的是安娜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电视剧组亲临非洲,拍摄了马雪比旅馆的实景。剧本是别人写的,表演安娜的演员说着安娜自己不熟悉的台词。摄影机还幻化成了机关枪。安娜责问导演为什么改动她的故事,导演说他拍摄的是他所见到的真实。安娜由此产生迷惑:觉得自己所"记得的"也许并不真实。

[阅读要点]

非洲生活的回忆:注释中的注释

《黑色笔记》一开始分一左一右两块,左侧的小标题是"来源",右侧的小标题是"钱"。"来源"下面记录的是小说《战争边



缘》的故事梗概；“钱”下面记录的是安娜如何与代理人商谈将《战争边缘》改编成电视剧，随后便是安娜对非洲生活的回忆。“钱”和“来源”的寓意是艺术的商品化。

四本笔记是《自由女性》的注释，这是《金色笔记》的大格局。然而，在《黑色笔记》中，我们发现这个格局在小说的局部延续着，那就是安娜对非洲生活的回忆与《战争边缘》形成新的注释关系。这该是注释中的注释了。

作家安娜因写出了《战争边缘》这部小说而有了生活的来源，但她自己很不满意，原因就在于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脱节：小说反映了作者的怀旧情结，但这情结是虚幻的，被后来的安娜所否定。生活本身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文学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通过注释中的注释，安娜意在说明：文学创作不应有先入为主的思想纲领，否则，他所创造的文学只会离真实越来越远。

文学背离生活最好的例证是男主人公彼得这一形象的塑造。

《战争边缘》中的彼得是个有理想有热情的青年，一个为黑人的不公正的待遇大声疾呼的“进步人士”。他无视种族差异爱上了黑人女子，但他们的爱情为怀有种族偏见的白人所不容。一对肤色不同的情侣最后被活活拆散，有情人没能终成眷属。

但实际生活中的保罗（即彼得的原型），却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一个玩世不恭者。他和安娜、维利等人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党组织”，但这个“党”除了清谈非洲革命，从来没有为当地的黑人做过任何事情。表面上他跟一位黑人厨师关系亲密，但骨子里却怀有严重的种族偏见。“我们和他们都经历了无数个世

纪的进化，不过，他们确实都是些狒狒。"(《黑色笔记》P.109)这才是他对黑人的真正态度。他与那位黑人厨师保持所谓的"友谊"只是出于恶作剧。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根本不可能允许他真诚地对待一个与他肤色不同的人。至于爱情，就更无从谈起(他的第一次性体验还是跟安娜发生的，但那里面也没有真爱，有的只是丑陋的情欲的宣泄和绝望的灵魂的挣扎)。

造成文学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症结在于安娜的怀旧情结，在于某种先入为主的道德观。这种控制着她的创作的情结来自盲目的信仰，是虚伪的，有害的。反省从文学素材到文学文本形成的过程，安娜发出深深的自责："当初我为什么不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予以报道，而偏要编造出一个与原始材料毫不相干的'故事'来呢？"(《黑色笔记》P.70)

种族隔离：《黑色笔记》的主题

必须看到，安娜对于怀旧情结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她同时抹杀或漠视了《黑色笔记》的主题：种族隔离。安娜反对非人道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这是她的立场。《黑色笔记》旨在向人们提出一个警告：种族隔离会导致种族间的冲突，甚至战争。

"战争边缘"一语其实是双关语：一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非洲大陆对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是边缘地区；二是指种族间的战争：这场战争虽然没有发生，但只要种族隔离政策长期延续下去，由种族间的敌视而引发的战争也就为期不远了。——这是莱辛向世人敲响的警钟。

维利、保罗等人号称共产主义的信徒，但他们始终怀有种族偏见，早就"认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黑色笔记》P.96)。他

们从种族偏见出发看待人类的进化，想当然地以为白人一定优越于黑人。当泰德以平等的口吻与黑人佣人交谈时，维利就嘲笑他："你有没有想过，泰德，你对佣人如此亲切，是不是存心要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呢？"（《黑色笔记》P.96）维利的嘲讽正好诠释了布斯比太太的一个论调："白人与黑人之间存在着一条界线，那是他们绝对不可以跨过去的。"（《黑色笔记》P.109）

莱辛意识到种族主义是20世纪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以审察一个分裂的世界文明为己任的她于是在四本笔记中留出了它的位置。虽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冲突是时代的主流，但种族主义同样会导致战争与流血。从这个意义上说，《黑色笔记》同样也是"对死亡的沉思"（《黑色笔记》P.305）。

了解了种族隔离这个主题后，读者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在《黑色笔记》中附上一篇《香蕉林的血迹》的抒情散文。无论语言或情节，那篇文字似乎都与正文格格不入。莱辛却有自己的良苦用心，即强调种族隔离的危险性：白人凭借自己的优势意识无视黑人的正当权利，犯下欺男霸女的恶行时，忍无可忍的"劣等"人种必然会奋起反抗，那时候，香蕉林就不会再有昔日的宁静与安谧了。那时候，香蕉树下那片紫色的土地上将出现"忠诚的仇恨的红蛇"，"红色和猩红将使仇恨所滋养的，受月光映衬的香蕉叶一片片掉落"（《黑色笔记》P.470）。

从昆虫到人类，充满血腥的生存法则

《黑色笔记》Ⅲ主要描写一次野外活动，这段文字揭示的真理是：无论昆虫还是人类，其生存法则就是血腥与残忍。

一个路人在伦敦街头踢死了一只鸽子，安娜从这只死鸽展开意识流式的自由联想，记起了在非洲猎野鸽的一段往事。布斯比先生想吃鸽肉馅饼，保罗他们承担了打野鸽的任务。在去野鸽出没的洼地的路上，他们目睹了几百万只蚱蜢和蝴蝶举行集体婚礼的场面。蚱蜢的婚礼显得十分丑陋，翩翩起舞的蝴蝶则看上去很美，但在这美和丑的表象下统一的是邪恶的性。“过不了多久，这些昆虫就会相互殴斗撕咬起来，通过残杀和自杀，或笨拙的性交而毁灭自己。”（《黑色笔记》P.444）

到达目的地以后，保罗负责打鸟，无聊的杰米观察小沙坑里进行的另一场屠杀：食蚁虫与蚂蚁间的弱肉强食。胜利者最后碰上一只小甲虫，经过一番厮杀，结果双双阵亡：食蚁虫的钳子插进甲虫的躯体，甲虫则咬断了食蚁虫的头。

作者费了许多笔墨来写昆虫间的争战，显然是以虫事喻人事。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法则是颠扑不破的，人也不能例外。

黑色
　黑，它太黑了
　　它是黑的
　　　这里存在着一种黑　（《黑色笔记》P.62）

这是《黑色笔记》卷首的题词。显然，这“黑”的象征就是死亡。



《红色笔记》叙事概要与阅读要点

[叙事概要]

《红色笔记》I

笔记的首页写着“英国共产党”几个字。记录从1950 年 3 月开始。

安娜觉得文学圈子里的人都俗不可耐，而共产党内部有一种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工作的气氛，她因此犹豫：是否加入英国共产党。负责党内文化工作的比尔找她谈话，说他已听说她想加入党组织；安娜没有申辩，默认了这个事实。入党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又回老家了：她又有权利去领略已经在非洲领略过的那种绝妙的讽刺和成员间的钩心斗角了。

入党后的一次聚会，讨论苏联所发生的一切。有人攻击苏联，安娜与之争论，双方都用上了“陈词滥调”。《泰晤士报》记者杰克因思想“左倾”而失业，党内则把他当作资产阶级的“间谍”。安娜和约翰去找

比尔，要求他为杰克主持公道。比尔对他们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间谍，包括我自己。”东欧的流放者迈克尔是安娜的情人，他的三个朋友被当作共产党的叛徒在布拉格被处以绞刑。他为朋友的遇害痛哭了一通宵。在纽约，卢森堡夫妇被当作共产党的间谍处以电刑，安娜为之请愿，但无法挽救他们的性命。这两件事让安娜感到很恶心，并萌生了退党的念头。写好了退党申请，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交上去合适。

安娜与迈克尔去了一趟东柏林。迈克尔是想去见见战时分散的朋友。但是，到了东柏林后，他发现以前所认识的人都对他怀有敌意，原因就在于在布拉格审判中被绞死的三个人是共产党的叛徒，这意味着迈克尔也是叛徒。以前的同志还责问他是不是到东柏林来“散布资本主义的毒素”？

斯大林去世了。摩莉为革命领袖辩护：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迈克尔说有这种可能。但到了晚上，他在睡眠中哭了起来，安娜不得不推醒他以打断他的噩梦。

安娜所在的伦敦北区举行补缺选举，工党、保守党和共产党竞争一个席位。明明知道共产党的候选人没有希望当选，但来自党中央的代表说：不应该有失败主义思想，因此，同志们便开始为自己的候选人拉票。安娜连续五个下午出去拉选票。选举日到了，工党的候选人还是以微弱的多数当选，共产党的候选人败下阵来。共产党竞选总部的人说：黑暗中总还是有一线光明的。



《红色笔记》Ⅱ

记录从 1954 年 8 月开始。

炮轰金门事件使安娜和摩莉大为震惊,以为新的战争开始了,结果是一场虚惊。摩莉的几位亲密朋友销声匿迹,去总部打听,总部说他们正在为党做重要的工作。直到昨天,事情才真相大白:这几个人已经在捷克斯拉伐克蹲了三年的监狱,刚刚获得释放。摩莉去责问党的高级领导人海尔: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死了,为什么还要搞大清洗?海尔回答:这是一个是否支持困境中的苏联的问题。摩莉于是决定退党。

安娜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彻底动摇了。晚上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张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红色大网,她用手触摸这件织物,高兴得哭了起来。这张大网后来变成了苏联的地图,并开始不断地扩大,最后使整个世界都统一在金光闪耀的色彩中。那一刻安娜感到幸福极了。然而,这不断膨胀的幸福后来居然突然间崩裂,爆炸开来,那缓缓转动的地球也开始解体、分裂,变成碎片飘浮在空中。

《红色笔记》至此粘贴了两篇文字。

第一篇写于两年前(即 1952 年),记录的是一次作家会议上关于斯大林语言学理论的讨论。文艺批评家莱克斯建议逐句讨论那本关于语言学的小册子,要吃透其中的精神。安娜心里想:斯大林费心劳神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正是语言不得安宁的一个信号。但在会上她没说心里话,只说自己不具备对它进行评判的理论修养。会上说假话,会后说真话,这也是英国共产党的会风。

第二篇文字是一位党内的同志寄给安娜的一篇短篇小说，意在讽刺党内的盲目崇拜。在那次作家会议上，安娜将这篇故事读给与会者听了：

泰德同志入选一个老师代表团出访苏联，他激动得有些忘乎所以，决心将旅途中珍贵的分分秒秒都记录下来。在莫斯科某家旅馆入住后，已经时近半夜，两个戴布帽子的年轻人带他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前。为全世界没日没夜操劳的斯大林同志接见了泰德。斯大林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认真听取泰德的建议。泰德从分析英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开始，足足说了近三个小时。天快亮了。斯大林同志看了看表说："同志，很抱歉，太阳升起前我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泰德的眼睛湿润了。回旅馆的路上，他心里一直在想着那位为人类的命运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的全世界最伟大的人。

当安娜念完这个故事，一位叫克拉夫的同志说他读过译自俄国 30 年代初的一部作品，那个故事说的是斯大林如何在红场上帮助两个年轻人修理拖拉机。

听完这个故事，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红色笔记》Ⅲ

记录时间是 1955 至 1956 年。

《红色笔记》至此是一些关于俄国共产党二十大的剪报和方方面面的人写来的探讨政治或商谈政治会议的日程安排的书信。这些东西用橡皮筋扎起夹在笔记本里。安娜亲笔写的记录只有三则。

苏联发生巨变后，安娜曾经期望过英国共产党会发生脱胎

换骨的变化，一个新的、诚实的共产党即将诞生。一次党内的会议上，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想让深受斯大林主义毒害的英国共产党改掉结党营私、寡廉鲜耻等恶习，就好比呼吁某个职业抢劫犯洗手不干一样困难。

不出所料，安娜与同志们折腾了数月之久，一个“真正的英国共产党”并没有出现，倒是更多的人纷纷退出了共产党。安娜也不再参加任何会议。英国共产党从此成了一个小小的宗派组织。

不可思议的是汤姆，他和一班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仍在用安娜和摩莉早已嗤之以鼻的那套行话来展望未来，好像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新英国下星期二就要诞生。

《红色笔记》Ⅳ

和《黑色笔记》一样，《红色笔记》在这里也粘贴了无数的剪报，都是有关苏联、中国、欧洲和美国的报道，而且都与暴力有关。

“二战”老兵哈里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直在研究苏联的历史，为苏联总结历史经验。他希望有一天苏联人能请他去，认真地听取他的意见，走向正确的道路。他的朋友杰米正在组织一个教师代表团出访苏联，邀请他参加。可怜的哈里以为是赫鲁晓夫从莫斯科亲自向他发出邀请，召唤他去帮助苏联共产党摆脱困境的。他于是精心准备了许多文件资料，出发时都装在衣服口袋里。

到了莫斯科以后，发现没有人邀请他去谈历史教训，这使他大失所望。结束访问前的一天，俄方的译员来向代表团道

别，哈里拉住这位译员，跟她谈了整整一个通宵。当他谈到斯大林如何策划暗杀托洛茨基时，谦恭的俄方女译员已经因极度的疲惫而睡着了。

［阅读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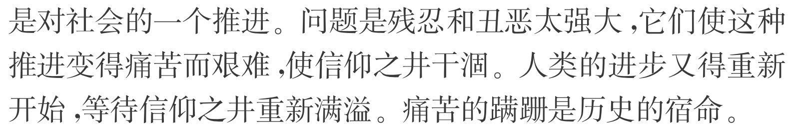
左翼右翼，都不是安娜的精神家园

《红色笔记》集中地体现了安娜的政治立场，即她对左翼政治和右翼政治的态度。

安娜早年参加过共产党，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她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她否定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出现使她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与未来。在她的灵魂深处"追求的是一种完美，希望能由此结束我们所过的那种破裂的、分离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红色笔记》P.173）。她还相信：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共产主义哲学是人类的一个伟大梦想。

《自由女性》中就已提到，安娜凭一种哲学而活着。即使这种哲学幻灭了，她仍相信："每隔一段时间，也许是一个世纪一次，总会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出现。信仰之井满溢开来，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就会出现一次巨大的革新运动。这个运动对全世界是一个推进，因为它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想象全世界都有可能照章办理。——再以后，那口井干涸了，因为残忍和丑恶太强大。那口井以后还会满起来。再以后又会出现一次痛苦的蹒跚。"（《自由女性》P.291）

这段话诠释了安娜的历史观和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态度。她肯定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它能引导革新运动；而革新运动



是对社会的一个推进。问题是残忍和丑恶太强大，它们使这种推进变得痛苦而艰难，使信仰之井干涸。人类的进步又得重新开始，等待信仰之井重新满溢。痛苦的蹒跚是历史的宿命。

可以说，莱辛并不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她否定的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残忍与丑恶。

安娜的情人迈克尔就是这种残忍的受害者：他是个来自东欧的共产党人，但被当作叛徒离乡背井，来到英国避难。他的三个朋友因同样的罪名在布拉格被处死。记者布里格斯因为在英国情报局工作过，英国共产党把他当作“资产阶级的间谍”；而右翼这边又因他思想左倾而疏远他，结果弄得他完全孤立，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摩莉的三位共产党朋友突然销声匿迹，她去总部打听，总部骗她说他们正在为党做重要的工作，后来才知道他们在捷克斯拉伐克坐了三年监狱。更骇人听闻的消息还有在党的核心会议上传达的有关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内幕，包括“那些酷刑，那些毒打，那些最最狠毒的杀戮”（《蓝色笔记》P.511）。

除了残酷的内部斗争，英国共产党和东欧其他共产党组织一样，普遍存在腐败、堕落、虚伪等丑恶现象。尤其使安娜厌恶的是党内的风气：会上说假话，会后说真话。“本应表达的意思与实际上所表达的意思之间存在着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红色笔记》P.319）“两个人在一起时，所讨论的内容往往跟三个人在场时大相径庭。两个人在一起就跟非党人士没有两样，总以批评的姿态探讨政治问题。”（《红色笔记》P.320）

正是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说假话的风气使安娜对英国共产党失去了信心，使她认识到这个组织最大的弊端是纸上的教义与革命实践的背离。苏共二十大以后，她期望局

面有所改观，英国共产党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一个新的、诚实的共产党即将诞生。她还为之忙碌了一阵子，但这个“真正的共产党”一直没有出现。在极度的失望中，她决定退党。这对追求完美的安娜来说是很困难的：退出左翼政治即意味着精神的崩溃，因为右翼政治更不是她的精神家园。

1951年3月，卢森堡夫妇被美国当局以间谍罪判处死刑，安娜为之请愿。她四处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想营救他们，但没有成功。安娜在《红色笔记》中是这样写的：“卢森堡夫妇被处以电刑。晚上很觉恶心。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问了问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关心卢森堡夫妇，却对共产主义国家里的受害者则仅仅表示无奈和沮丧呢？回答是具有讽刺性的。我觉得发生在西欧的事我有责任过问，而对发生在那边的事就根本没有这个责任了。”（《红色笔记》P.171）

这就是安娜，这就是莱辛本人：她始终为那些蒙受不公正待遇的人鸣不平。这个安娜（或莱辛）已经超越了左翼政治和右翼政治，她有自己的道德标尺和是非准则。她不怀偏见地跟残忍和丑恶作斗争，无论它来自左翼还是右翼，只要是残忍与丑恶，她一概反对。她这样做使自己失去了精神家园，没有了归宿与依托。其实她是在追求更高层次上的一种精神寄托，只是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后，她一时还不知道另一个寄托在哪里。

讽刺盲目的个人崇拜

《红色笔记》Ⅱ中有两则故事是讽刺个人崇拜的，用的是幽默的笔法。

第一则说的是一个名叫泰德的同志某天深夜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该同志受宠若惊，在“全世界最伟大的人”面前分析了英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斯大林看了看表说：“同志，很抱歉，太阳升起以前我还有许多事要处理。”当泰德离开时，“斯大林又装上烟斗，他的目光已经落在那一大堆等他审阅的公文上”（《红色笔记》P.322—323）。

第二则说的是两个年轻人在红场上修拖拉机：他们不知道机器的毛病出在哪里。这时，一个叼着烟斗的魁梧男子走了过来。“怎么啦？”他问。“机器坏了，同志，我们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身体魁梧的人用烟斗指了指机器的某个部件：“你们检查过那个地方吗？”两个年轻人试了试——拖拉机又隆隆地响起来了。年轻人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就是斯大林！（《红色笔记》P.324）

第一则故事一开始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但写到两个戴布帽子的年轻人在泰德面前出现时，第三人称忽然变成了第一人称。不知这是莱辛有意为之还是笔误。如果是前者，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泰德同志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同时也折射了莱辛自己曾经有过的迷信。这篇文字也是她对这种迷信的反省或忏悔。

为什么“自由”被划了红线？

在《红色笔记》Ⅳ的开头，有一段说明文字，云：“和黑色笔记一样，红色笔记也全是剪报，时间是1956年和1957年。都是有关欧洲、苏联、中国和美国的事件。像同期有关非洲的剪报一样，这些内容大多是有关暴力的。凡是出现‘自由’一词，

安娜都用红色铅笔在下面划了线。在剪报终止的地方，她已经将划出的红线数目相加，“自由”一词总共出现 679 次。”（《红色笔记》P .559）

剪报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出现在小说里，因此，这段文字很容易被读者忽视。其实，通过剪报的形式，作者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自由”这个重要概念。这个词在这里出现频率很高，还划上了红线，那意思是说，这里的“自由”有别于《自由女性》中的那个表示反讽的“自由”。在当今这个世界，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其焦点也落在“自由”上。但这个“自由”显然大于《自由女性》中的“自由”，因为它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而不仅仅针对某一性别的权益。在这个更大的“自由”面前，作为妇女解放的目标的那个“自由”已经显得“渺小而怪异”。（《前言》P .8）



第 4 节

《黄色笔记》叙事概要与阅读要点

[叙事概要]

《黄色笔记》I

《黄色笔记》是安娜写的一部小说稿,题为《第三者的影子》。

《家庭妇女》杂志的编辑爱拉离异后与儿子迈克尔寄住在朱丽娅家里,她正在写一部关于自杀的小说。韦斯特医生家里有个聚会,朱丽娅撺掇她去参加;安娜嘴上说不去,但不知不觉间还是打扮了自己,做好了出门的准备。在韦斯特家,爱拉认识了保罗·唐纳医生,两人说不上一见钟情,但谈得很愉快。当保罗出于礼貌不得不与别的来宾交谈时,爱拉便借故向主人告辞。保罗赶紧离开别的宾客开车送她,并约好第二天与她一起驾车出游。

第二天,两人驱车穿过市郊,来到一片被灌木所包围的草地。保罗已在草地上摊开了一块毯子。他

们做了爱，爱拉感到既幸福又满足。她觉得他们的肉体相互理解，因此想跟他结婚。保罗却说："爱拉，你不结婚很明智。做个聪明人，就那样生活下去吧。"爱拉感到自己已被抛弃。

保罗其实是个有妇之夫，只不过他们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当他想离开爱拉，找别的女人时，还把钱放在壁炉架上。临走时，还说："你有空接待其他男友了。"爱拉的身体已在颤抖。当天晚上，她索性跟一个她没有丝毫感情的男人过了一夜。第三天晚上，保罗又回到她的身边。他们都尝试了别的异性，都感受到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情感体验。她尝试从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她与保罗的关系，对未来总是不踏实。她于是干脆不去想它，过一天算一天。

《第三者的影子》写到这里交代安娜的写作构思。她的这部小说的主题是第三者的影子。这影子一开始是保罗的妻子。虽然爱拉从没有见过她，但在她心目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沉着冷静、无妒无忌、无欲无求的女子形象。一想到从她那里夺走了她的丈夫，爱拉先是得意，然后便感惭愧，最后是妒忌。既然从未见过保罗的妻子，这个形象从哪里来的呢？爱拉后来慢慢弄明白了，这虚构的女性其实是她自己的影子。她紧紧抓住这第三者的影子，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保护。

小说的第二个主题是保罗的妒忌。保罗的人格也是分裂的：爱拉一开始只认识他"积极的"一面，但他还有一个消极的自我，即属于他的那个第三者的影子，那是一个放荡不羁，无情无义，女性玩弄者的形象。

小说的次要情节还有爱拉在写关于自杀的小说，爱拉与朱丽娅的关系，爱拉对儿子迈克尔的爱，保罗对待职业的态度，等等。

小说要表达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是“推大圆石上山”。大圆石代表真理，那座山就是人类的愚昧。推大圆石的工作因此是徒劳的。推大圆石的人都是失败者。

小说构思完整后，安娜忽然发现小说还有一个主题是爱拉的天真。安娜觉得自己在与迈克尔（《红色笔记》中的迈克尔，安娜的情人）的交往中就表现了天真，以致对不幸的结局缺乏预见。如今她把这种天真赋予了女主人公爱拉。

交代完小说的构思，《第三者的影子》继续写下去，但不再是连贯的情节描写，而是两段节录。一段描写爱拉什么时候意识到保罗将抛弃她；另一段描写保罗关于革命的奇谈怪论：他说当代真正的革命不是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而是女人反抗男人，因为人类的繁衍已经不需要男女的性接触，只要在女人的子宫里放冰（指冷冻的精子）就行。

这以后，安娜从小说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入手，剖析爱拉和保罗最终不能走到一起的原因。

安娜提出的命题是：对于女人来说，性本质上属于情感的问题。在最初的几个月中，只要爱拉一开始跟保罗做爱，她便即刻体验到性欲的高潮，由此，她坚信他是爱她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罗开始使用性技巧，爱拉便意识到，保罗将疏远她了，只是一时还不敢相信这将是一个事实。爱拉问过保罗，他与他的妻子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他为什么不离婚？保罗说他的妻子愿意这样生活下去，而他也只好扮演一个尽心尽职的好丈夫的角色。爱拉逐渐明白：保罗是那种既需要冷静而体面的妻子，又需要热情而性感的情人的那种男人。

保罗要到尼日利亚工作，没有看透保罗的为人的爱拉想跟他一块去，并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他借口他需要先熟悉那里

的情况，没有让她同行。到达尼日利亚后，保罗只给爱拉写过一封信，从此音信全无。在焦急的等待中，爱拉终于从韦斯特医生那里得到了有关保罗的消息：出国以前，保罗就对韦斯特说过，他被一个“轻浮的婆娘”缠上了，一定要他娶她；韦斯特回信给保罗，建议他在国外多待一些时候，因为这种事是很不容易解决的。韦斯特对爱拉说：“这个女人一定厌倦了放荡的生活，打算收心了。”

晚上，爱拉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鬼魂。后来，她听说保罗回英格兰度假，又把自己打扮起来，站在窗口等待保罗。她觉得自己疯了。因为疯子的标志就是明明知道事情不合情理，仍未能阻止自己去做。

《黄色笔记》Ⅱ

与保罗分手一年后，爱拉仍不能摆脱他的阴影。《家庭妇女》杂志需要有人去巴黎商谈购买某个作品的版权。为了治愈精神创伤，爱拉接受了帕特里西娅的建议，去巴黎出差。她所住的旅店是两年前与保罗一起住过的，本想来巴黎图个清静，内心的痛苦反而越发加深。

第二天，与法国《妇女与家庭》杂志的编辑谈购买版权的事。爱拉不满意那部作品的叙述基调，版权最后没有买下。在法国期间，保罗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返回英国时，她所乘坐的飞机起飞时出现了故障，试飞了三次仍升不上天空。乘客被请下飞机。在候机大楼，爱拉认识了一位美国乘客（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西·梅特兰）。重新登机时，乘客们都心存恐惧，担心飞机会出事。爱拉却盼望飞机真的成了她的死牢。死亡对

她来说是一种解脱。

回到英国后，美国人梅特兰约她出去吃饭。吃完饭美国人邀请她去他住的旅馆。两人交谈到十二点。爱拉问他："你不想跟我上床吗？"与梅特兰做爱时，爱拉觉得自己的人格已发生分裂。她心里想，对于我这样的女人，完美不在于贞操，不在于忠诚，完美就是性兴奋。但与梅特兰在一起，她没有性兴奋，只是奉献快乐。从梅特兰处回来时，她的脸色很不好，心里很难受。她知道，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有待时日。

《黄色笔记》Ⅲ

安娜先为读者解释了什么叫"第三者"，然后继续《第三者的影子》的故事。

爱拉从朱丽娅家搬出，住进了新公寓。韦斯特医生打来电话，说妻子度假去了，邀她共进晚餐。韦斯特医生在打爱拉的主意。后来又有几个男人先后打电话给爱拉，说他们的妻子不在家。爱拉知道，这都是作为"自由女性"所必然遭遇的危险或机遇。

"放荡"了一阵了以后，爱拉决定，在真正爱上某个男人以前将洁身自好。然而，新的情况出现了：她开始感受性饥渴的煎熬。这使她无法入睡，经常实施手淫。偶尔与陌生的男人来点风流韵事，又达不到性高潮。爱拉终于明白：女人的性欲是由男人激起的。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真爱，就不会有性满足。朱丽娅也告诉爱拉，有位与她上过床的性低能者反说她是"让人勃不起来的女人"。她们觉得自己就生活在一所性欲横流的疯人院里，既然选择做"自由女性"，这就是她们应为之付出的

代价。

爱拉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性欲,出现了性冷淡。她决心继续写作,利用她与保罗的情感体验写小说。

安娜再度现身说法,说她见到爱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构思她的小说:那个爱拉是从她身上游离出去的另一个自我,她是安娜,又不完全是安娜。她还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用爱拉这个名字。

爱拉这样构思她的小说: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但由于妒忌,他总是指责她不忠,最后抛弃了她。其实,在与他交往的五年时间里,她一心一意只爱着他。被抛弃后,她便真正放荡起来,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结交了许多异性朋友。故事的关键在于:她这放荡的新个性是他促成的。后来,她与前男友再次相遇,他又爱上了她。但遭到她的拒绝。她拒绝他是为了维护真正的自我。

这个故事没有写出来,因为她害怕故事会成为现实。

爱拉换了一个角度构思小说,结果让那个女人变成了专横霸道的泼妇。她觉得这个人格不属于自己。于是,再次放弃写作的计划。

在这期间,爱拉去看望了父亲。她的母亲去世许多年了,她父亲过着独居的生活。她跟父亲谈起了母亲。在她的追问之下,父亲终于承认自己有过对妻子的不忠。父亲如今过着超然脱俗的生活。爱拉惊奇地发现,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居然还在写诗!跟父亲的谈话使她对小说有了新的构思。她打算舍弃失败、死亡一类的东西,尽量表现幸福或简朴的生活模式。但没有成功。

《黄色笔记》Ⅳ

《黄色笔记》至此是 15 个短篇小说和 3 部中篇小说的写作提纲，那都是安娜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构想出来的。故事中的人物大多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或数个女人）。在这些故事中，受伤害的，被遗弃的或蒙受欺骗的一方无一例外都是女的。第 10 篇和第 11 篇写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应该属于《蓝色笔记》。第 9 篇写一位美国的“前赤色分子”如何因朋友的冷漠而自杀。

最后一篇（第 19 篇）是模拟浪漫派风格的抒情散文，写三位青年男子在白雪遍地的曼哈顿人行道上玩耍。后来，来了一位名叫罗茜的少女，其中一位便撇下他的朋友，跟着少女走进“无法追忆的命定的雪花之舞中，让雪花在他的衣领上添上干巴巴的诗行”。这篇文字的寓意是：异性之爱比同性之爱更具吸引力。

［阅读要点］

何谓“第三者的影子”？

《黄色笔记》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部题为《第三者的影子》的小说，这是主体；安娜关于这部小说的构思；最后是 18 个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提纲和一篇模拟浪漫派风格的抒情散文。

《第三者的影子》的女主人公是爱拉，她的原型是安娜自己，朱丽娅的原型是摩莉，保罗的原型是迈克尔。安娜将爱拉的儿子取名为迈克尔，是纪念她的情人迈克尔。

何谓“第三者的影子”？安娜在交代小说的构思时说：“小说的关键‘第三者’，最初指的是保罗的妻子；然后是指年轻的爱拉的另一个自我，那是从她对保罗的妻子的幻觉中形成的；再以后是有关保罗的回忆；最后回到爱拉自己。爱拉的人格是破碎的，分裂的，她因此执著地追求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幸福的自我。”“各个‘第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弄清楚：这联系意味着常态，更重要的是——常规，即与‘体面的’生活相适应的人生态度或情感。但事实上，爱拉又拒绝与这种生活妥协。”（《黄色笔记》P.477）

原来，“第三者”一开始指的是保罗的妻子。爱拉占有了她的丈夫，保罗的妻子对于她来说就成了“第三者”。但爱拉从来没见过保罗的妻子的面，爱拉把她想象成“一个沉着冷静、无妒无忌、无欲无求的女子”，只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当她与保罗的爱情处于危机的时候，她需要借助这个“无妒无忌”的形象安抚自己。这样，“第三者”就成了爱拉的“另一个自我”，是她分裂的人格的一部分。保罗的人格也是分裂的：他一方面为人正直坦诚，作为医生一心为病人着想，作为丈夫，似乎也尽心尽职；但另一方面，他又玩世不恭、薄情寡义、好玩弄女性。他人格中消极的一面是他的另一个自我，是属于他的“第三者”。

爱拉和保罗的爱情最后没有走向圆满，其原因就是“第三者”在从中作梗。保罗从积极的一面出发爱爱拉时，他的爱是真挚的；但当他消极的一面占据上风时，他便会毫不留情地抛弃爱拉。爱拉也一样，当她的真心换不来真爱时，她也会变成一个“轻浮的婆娘”，主动邀请男人上床（《黄色笔记》P.342）。

性兴奋:真爱的标尺

在被保罗遗弃时,爱拉内心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为了治愈精神创伤,她出差去了一次巴黎,回国时飞机出了故障,她盼望飞机真的会出事。“死亡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黄色笔记》P.335)她之所以那么痛心,是因为她付出过真爱,同时她相信保罗也真心爱过她。真爱的失落是她一时难以接受的。

一个女人用什么方法来衡量自己是否真正爱着或真正被爱着?安娜运用性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知识,提出一个命题:性兴奋是真爱的标尺。

安娜认为:女人的性欲是由男人激起的,是为男子所包容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由他带去睡觉的”(《黄色笔记》P.483)。女性的性快感可分阴道性快感和阴蒂性快感两种。前者是真爱的标志,后者则不然。阴道性快感是一种隐秘的、全身性的知觉扩散过程,人就像躺在温暖的旋涡浴池里被不断地旋转着。这种快感只有当男人以他全部的需要和渴望要一个女人并想得到她全身心的反应时才会出现。而阴蒂兴奋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尽管阴蒂快感似乎是“真正的性高潮”,但它是虚假的,暂时的,因为它是凭性技巧激发的。

凭着这一性爱理念,爱拉知道在他们交往的最初几个月里,保罗是真正爱她的,因为那时候,“只要爱拉一开始与保罗做爱,便即刻体验到性欲高潮。那是发自阴道的性兴奋。这种性兴奋产生于男人对女人的需要,表示了男人对这种需要的确认”(《黄色笔记》P.228)。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罗开始使用性技巧。她于是意识到:“她从此再也得不到真正的性快感了。这也正是事情的结

束,保罗即将离开她的时候了。”(《黄色笔记》P.228)

命定的雪花之舞

《黄色笔记》最后部分是18个中短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和一篇模拟浪漫派风格的抒情散文。

在18个中短篇小说的故事中,除了第9篇和第11篇,其主题都是男女情爱。尽管情节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几乎一致:在那些形形色色的风流韵事中,总存在着某个具有破坏力的阴影。安娜记录下这些故事,其实是在加强《黄色笔记》的主题,即“第三者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这股破坏爱情的暗流大多来自男性一方,女性一方总是受害者。虽然莱辛自己一再声称她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她对女性同胞的同情是一贯的。通过这许许多多爱情事例,她要昭示她的读者,同时也告诫了她的女性同胞:在爱情这个“战场”上,女人总是执著地寻找真爱;而那位寄托着她的真爱的希望的男性,总不肯付出同样多的真情,总是在逢场作戏。情场上的男性大多有一个“第三者的影子”。

从内容看,第7篇可以看作安娜与迈克尔爱情关系的一个缩写:一个四处流浪的男人来到一个女子家中,为的是有一个安身之处。当那个女子真的爱上他时,他便赶紧与她一刀两断:名义上以朋友的身份分开,从此一去不回。这确实就是安娜和迈克尔爱情的真实写照,尽管迈克尔的名字没有挑明。

例外的第9篇可以作为《红色笔记》的补充。《红色笔记》中说到安娜与迈克尔去了一趟东柏林。尽管红色恐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到了东柏林后,迈克尔发现以前所认识的人仍对他怀有敌意。人家仍然把他当作叛徒看。以前的同志还责问

他是不是到东柏林来“散布资本主义的毒素”?(《黄色笔记》P.173)同样的遭遇现在发生在美国的“前赤色分子”身上:他来到伦敦,求助于他的英国朋友。人家把他当作一个变节者,最后导致这个失意的美国人自杀。安娜用这个事例告诉我们: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一样,都是触目惊心的。

第 11 篇谈的是精神病症和精神分析疗法,按内容应归在《蓝色笔记》中。

最后一篇是模拟浪漫派风格的抒情散文,题为《写作的浪漫派》。这篇文字与《黑色笔记》中的那篇《香蕉林的血迹》异曲同工:一是借模仿否定浪漫派的文风,二是作为《黄色笔记》的结尾,为男女情爱问题给出一个结论性的意见。

三个男性朋友在曼哈顿寒冷的摩天大楼下的雪地里玩耍。戴夫的拳头捶击着巴迪的肚子。真正的交手,快活地笑着。冰冷的人行道上传来了音乐般美妙的高跟鞋的橐橐声。罗茜来了。“我们的伙伴巴迪说:‘我爱她,伙计们。’我们伫立着,看我们的朋友巴迪,命中注定似的,跟着罗茜走了。”“神奇的时光之翼拍打我们的心,雪花飞旋,漫天皆白,时光将卷着我们大家,尾随我们的罗茜们,直到生命的终点,直到木板房里举行葬礼。看到我们的巴迪向前走去,走进无法追忆的命定的雪花之舞中,看雪花在他衣领上添上干巴巴的诗行,那感觉真是既悲哀又美丽。”(《黄色笔记》P.575)

虽然否定这样的文风,但莱辛要借这样的文字表达一个意思:尽管异性间会不断出现情感危机,他们之间的爱总笼罩在“第三者”的阴影中,但异性间的吸引力仍然超过同性。这是“命定的雪花之舞”,这是“干巴巴的诗行”,但这舞还得跳,这诗行还得写,直到人生的终结,直到“木板房里举行葬礼”。

第 5 节
《蓝色笔记》叙事概要与阅读要点

[叙事概要]

《蓝色笔记》Ⅰ

《蓝色笔记》记载安娜的心理状态,或者说精神体验,叙事背景与《自由女性》保持一致。卷首有一语:"汤姆似乎怨恨母亲。"然后以时间为序记事。

1950年1月7日:汤姆第一次拜访了他的父亲理查,回来后指责他的母亲,说她活得像个"波希米亚人"。安娜出面调解,她告诉汤姆:理查曾威胁摩莉,说他要向她的雇主告发她是个共产党,以促使她失业。摩莉与理查的失败婚姻使安娜想起自己的前夫麦克斯,她担心女儿简纳特长大后也会像汤姆那样责怪她。

安娜想起四年前记的一篇日记,那里面记下了她如何怀上简纳特。她与麦克斯没有共同语言,他们不是同一种人,但还是做了爱。那次无爱的性使她怀上了简纳特。一周后,办理结婚手续;一年后离婚。安

娜觉得自己得去咨询一下心理医生。

1950 年 1 月 10 日:安娜将自己明知有错偏要犯错的心理特征说给苏格大娘听,心理医生问她是不是写过一部小说,她说是;苏格大娘又问她是不是想再写一部,她说不。心理医生给她的心理暗示是三个字:“是”和“不是”。

1950 年 1 月 14 日:做了两个梦,梦境中的安娜像一个木偶。咨询了心理医生,梦的含义是缺乏感情。

1950 年 1 月 17 日:预感迈克尔会抛弃她,安娜在与女儿玩积木时出现幻觉,人格一分为二。不想再做文学家。心理医生对她说:“文学家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安娜觉得这话很滑稽。

1950 年 1 月 31 日:做了许多噩梦,感到十分恐怖,醒来后总是大汗淋漓。但又喜欢做噩梦。心理医生暗示她:她的创造力都进入梦境中去了。

1950 年 3 月 27 日:在睡梦中痛哭,又去咨询心理医生。苏格大娘说睡梦中流的泪是生命中最真的泪。她还暗示她,记日记可以治愈她的写作障碍症。安娜听了很生气,中断与她的交往,并停止记日记。

《蓝色笔记》至此粘贴了许多剪报。剪报都是一些关于战争、凶杀、暴乱和苦难的记录,主要来自《新政治家》、《快报》和《政治家》三份报纸,主题包括朝鲜战争、氢弹试验、审判共产党人、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生殖细胞速冻保存技术、穆斯林战争、未来的人口危机、苏维埃大肃反运动、苏美两国扩军备战、麦卡锡主义、细菌战、美国的政治清查运动、台湾问题、麦卡伦法案、斯大林去世、联合国的作用、贝利亚受审、埃及暴乱、波斯政变,等等。时间跨度是 1950 年 3 月至 1954 年 3 月,空间跨度几乎是整个世界。

1954年4月2日:个人记事恢复。回想起心理医生的一句话:分析治疗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种交往(即精神分析)的结束。

1954年4月4日:做了个噩梦,梦见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原则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小矮人,而苏格大娘则成了一个魁伟强大的好女巫。心理医生为她挑明:好女巫的形象是安娜自己的化身。安娜决心摆脱因信仰的幻灭而造成的灵魂无所依托的状态。

1954年4月7日:安娜再次咨询心理医生,告诉她自己这几年没有记日记,而是收集剪报。剪报的主题词是"毁灭"。苏格大娘说:收集剪报是引导做梦(即为自己谋求新的精神寄托)。

1954年4月9日:心理医生问她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写作?安娜反问她:在目前的情况下,她又能写点什么呢?

1954年4月15日:心理医生问她:通过心理治疗,她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安娜说学会了如何痛哭。

1954年4月23日:最后一次拜访心理医生,告诉她自己梦见手上捧着一个盒子,里面盛着宝物。她把这个宝盒交给商人们,打开时发现盒子里装的不是她原先想象的珍宝,而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如来自非洲的一块泥巴,从枪械上卸下的一块金属碎片,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士兵的一截残肢,某位死于肃反扩大化的共产党人佩带过的一枚徽章,流着泪珠的一条绿色鳄鱼,等等。她把这个宝盒交了出去,同时梦也醒了。与苏格大娘最后话别时,她知道,以后如果再次陷入困境,她还会梦见那个魁伟强大的好女巫。



《蓝色笔记》Ⅱ

1954 年 9 月 15 日：迈克尔准备与安娜分手。他责备她虚构生活中的各种故事，以致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安娜于是下决心如实记录她的生活。

1954 年 9 月 17 日：凌晨五点，安娜醒了过来。迈克尔睡在她身边，她想起那些死于共产党人之手的共产党人，包括迈克尔的父母。她对这个经历了无数磨难和死亡威胁的男人既同情又怨恨。早上六点，隔壁传来一阵响声：女儿简纳特醒来了。半睡半醒的迈克尔从背后占有了她，动作很粗野。六点半，安娜起床为简纳特打开取暖器，进入厨房做早饭。迈克尔宁可睡到简纳特上学后再起床上班。安娜得扮演简纳特的母亲和迈克尔的情人这双重的角色。她觉得很累，觉得男女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中存在着一种非人格化的不公平。早上八点，安娜与迈克尔一起吃早饭，心里一边在想迈克尔前几天去了哪里。她很妒忌，很痛苦。出门前，迈克尔对她说："如果我们已没有其他的共同点，至少还有性。"这意味着他们的爱情已走到了尽头。迈克尔走后，她急匆匆去商店买好小牛肉，并将它敲扁，以便给迈克尔做一顿可口的晚餐。整理床单时发现自己来了例假，心里十分懊恼。

九点半左右，安娜乘公共汽车赶往办公室。那天上午，她得向来自总部的共产党领导人汇报两部书稿的审阅意见。书稿的文笔拙劣，故事乏味，宣扬的是一个当代的神话。在作者的笔下，整个不列颠笼罩在贫困、荒凉的阴影中，所有的工人都成了共产党人，或者至少承认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队，这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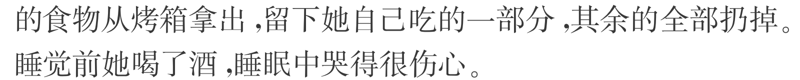
地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但书稿还是要在总部所属的出版社里出版。安娜这个“批评家”的意见根本无法改变党的决议。与总部领导人布特同志的谈话结束，安娜也下定了决心：退党。

回到办公室，准备阅读来自共产党国家的英文版报纸和杂志。这是她的工作的一部分：阅读《苏联文化》、《苏联文学》一类的杂志，找出其中“适合英国读者”的东西，推荐给布特同志。但他们的文学大多平淡无味，充满乐观主义。这种风格源自某个神话。安娜自己在创作《战争边缘》时也流露过这种思想倾向，她为此深感惭愧。她现在再也不想看这些东西。负责出版社工作的杰克同志约她喝茶，吃三明治。两人边吃边谈苏联的政治。杰克问安娜是不是真的要退党，安娜点点头。她心里想：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此终止了。

随后安娜回忆起以往为党所做的工作，发觉她的“福利工作”竟是那么无聊可笑。她与杰克的关系一直很融洽，杰克为了挽留她，与她发生了争执，但安娜去意已决。

下午，天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令人烦恼。安娜乘公共汽车回家。因为例假，她的两条大腿黏糊糊的贴在一起，到家后赶紧洗澡换衣。随后开始为女儿和迈克尔做晚饭。忘了买烤苹果用的红糖，赶紧下楼去杂货店购买。摩莉回来了，在跟汤姆吵架。女儿放学回家，把地板弄得到处是水。简纳特的一份鸡蛋加乳酪做好了，女儿一边吃一边听母亲给她讲故事，唱儿歌。哄女儿睡着后，安娜开始为迈克尔做晚饭。整个厨房弥漫着美食的香味。明明知道迈克尔不会来了，还是要做好饭等他。天很晚了，摩莉过来问：“迈克尔要来吗？”安娜说：“要来。”

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电话铃响了，是迈克尔打来的。他说今天晚上他无论如何来不了。安娜说没有关系。她把所有



的食物从烤箱拿出，留下她自己吃的一部分，其余的全部扔掉。睡觉前她喝了酒，睡眠中哭得很伤心。

上述文字写出来后又被安娜划去了，安娜接着用工整的笔迹另写了一段，日期依然是 1954 年 9 月 15 日，但她把这一天称作“平常的一天”。关于退党，只写了一句话：“在跟约翰·布特和杰克谈话过程中决定退党。”关于情感危机也只轻描淡写地记下：“我意识到迈克尔终于决定与我分手。我必须振作起来。”

《蓝色笔记》Ⅲ

此后的 18 个月，《蓝色笔记》只是一些三言两语的简单记录，如“早起。读什么书，见某某人”，等等。1956 年 3 月开始的记录不再分日期。

安娜说她本指望这本蓝色笔记的记录是最真实的，但结果却比其他几种笔记更糟。1954 年 9 月 15 日的记录太动感情，太主观臆断，因此就显得虚妄不实。她求诊于心理医生，是想弄清神经质是否意味着意识处于极度敏感的状态。心理分析的成败就看它能否造就道德上更完善的人。通过心理分析疗法，她承认自己的内心冲突、疑虑和神经过敏已有所缓解。梦境的解释是对混沌的廓清，使杂乱无章变得整饬有序。安娜告诉苏格大娘，她的下一阶段是离开神话的安全区，独自前行。

她和苏格大娘还谈了文学。安娜说，表现形式的差异使有的书只能为少数读者所接受。苏格大娘指出，她的艺术观过于贵族化，因为她写作只为自己。安娜为自己辩解，说别的作家也在写秘不示人的书，因为他们和她一样害怕自己正在思考的东西。

《蓝色笔记》至此划出一条黑黑的粗线。

接着交代为什么用四本笔记记录自己的人生体验。承认自己的文笔显得呆板，写出的东西与记忆相比较，显得不真实。为了记录真实，才选择了蓝色笔记，但重读蓝色笔记中的记载，又觉得这些文字没有成为经验的载体。文字像一叶叶小舟在意象的大海中漂荡，失去了意义。她感到自己正走向崩溃。连续几个晚上都做噩梦，关于毁灭的噩梦。梦的意象以花瓶、丑老头、老妪的面目出现。安娜感到非常害怕。

《蓝色笔记》至此又划出一条黑黑的粗线。

解释划黑黑的粗线是因为害怕写出与噩梦有关的体验。但爱独立思考的安娜最后决定秉笔直书，写出这些与噩梦有关的精神体验。

一次党内会议在摩莉家召开。党内的高级学者哈里去了一趟苏联，会上向同志们传达了一些骇人的内幕消息，都是关于严刑逼供方面的。当时的安娜已经退党两年，但被允许参加党内的核心会议。哈里说完后，流亡的美国共产党人纳尔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每个人受他的情绪感染，都变得歇斯底里。会后，纳尔逊送安娜回家。

至此，笔记本上划过另一条黑黑的粗线。

安娜不想写她与纳尔逊的事，因为她不愿写到性。纳尔逊已有三个孩子，但他与妻子的关系很紧张。安娜与他上了床，却发现他性低能。他因自己参与过共产党的失误行动而内疚。纳尔逊在自己的公寓举行一次聚会，邀请安娜参加。出席的有十几人，大多是上了黑名单的美国左翼人士。纳尔逊太太表面上十分自信，内心却充满焦虑。在这班美国人愉快的谈话中，从他们机警的眼神里，有种歇斯底里在蠢蠢欲动。多年来，他

们一直生活在这种状态中。他们说话很幽默，但这幽默产生于他们的自我厌恶的意识。大伙无节制地喝酒，说着笑话。纳尔逊与他的夫人发生激烈的争吵。纳尔逊太太嘲笑纳尔逊上了黑名单，反成了英雄。纳尔逊反唇相讥，言语中充满了对他的太太的怨恨与恶意。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有人建议跳舞。纳尔逊过来与安娜跳，每个人都装模作样地跳着，直到这疯狂、痛苦的舞会结束。

第二天上午，纳尔逊给安娜打电话，说他想跟她结婚，还说他已将他们上过床的事告诉了太太。安娜很生气，斥责他在与太太的冲突中利用自己做筹码。纳尔逊便在电话里辱骂她。一小时以后，又打电话过来，向她表示歉意。

至此又一条黑黑的粗线划过蓝色笔记本。

锡兰人席尔瓦是摩莉的朋友，安娜邀请他共进晚餐。这是个施虐狂，一个很不道德的男人，他还将自己如何对女性施虐的经历说给安娜听。安娜与他过了一夜，因为那个神志正常的安娜远远地离开了她。后来，他又打电话给安娜，说他想带一个妓女到她家里来过夜，问安娜能否将简纳特睡的那一间腾出来让他们睡，这样，到了晚上安娜就能听到他们如何做爱了。安娜气得说不出话来。

《蓝色笔记》Ⅳ

女儿简纳特上了寄宿学校。一位来自美国的左翼人士租住了安娜住处那间空房子。此人叫索尔·格林，上了黑名单。左翼政治给他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导致人格分裂。经常心不在焉，没有时间感，但当他集中注意力时，又目光敏锐，洞察

一切。他说起话来总是不停地重复我、我、我、我、我，就像疯狂扫射的机枪。他把美国称作“地狱般可怕的地方”。

一天早上，索尔的女友简给他打电话，安娜为传电话去敲他的门。索尔躺在床上，脸白得像一张纸，什么反应都没有。安娜十分恐慌，以为他死了。这时，他也惊醒了，伸出双臂搂住安娜的脖颈，就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尽管人在英国，索尔在与安娜交谈时，总像在美国那样自我防范。说到自己的事，他总是借托他人。安娜能感到他们之间的不和谐，但同时又对他徒生怜悯。安娜怀疑自己是否爱上了他；索尔则说“他的朋友”决心不再受挑逗。说到女人时，他总是满口脏话，但当安娜谴责他的言行时，他又诚恳地说自己从不指责女人。经过多次语言交锋，他对安娜的防范意识逐渐消除。他最后将自己的痛苦经历告诉了安娜：因为反对斯大林，他曾经被美国共产党开除；又由于曾经是个“赤色分子”，他在好莱坞被列入黑名单。

安娜已深深爱上了这个男人。他们做爱了。他们都有分裂的人格，都有各自的第三者，因此，恋爱中的安娜频频做噩梦，做那个关于丑陋的矮老头的梦。索尔也常在睡眠中受惊吓。他们同是担惊受怕的人，在恐惧中做爱。“相爱”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突然不再理睬她，像个陌生人。安娜忍耐不住，终于责问他：“这算个什么男人啊，一边那么多天与女人做爱，随之却躲开了，一句客套的托辞都没有。”这种相互冷漠，总能使他们获得更大的信任。索尔跟她谈麦卡锡主义如何对“赤色分子”施加压力，一些原共产党人如何向非美调查委员会告发自己的朋友，他自己又如何被开除出党，如何被迫辞去好莱坞的工作，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参与这样那样的政治迫害。安娜心里想：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自由、独立，真理，一个



自由的社会又如何诞生？

他们学会了相互理解，相互安慰。但他对安娜并不忠诚。他经常借口出去散步，其实是去幽会简。受妒忌煎熬的安娜开始偷看索尔的日记。日记所呈现的索尔是一个极其自怜、冷漠、工于心计而又毫无感情的人。“我喜欢安娜胜过任何人，但我不喜欢和她做爱。”当安娜读到这条记录时，一时间呼吸都停止了。索尔继续寻花问柳的生活。通过偷看他的日记，安娜知道除了简，他还有琼、玛格丽特、多萝西等多个情人。她心里很妒忌；但他们继续着时而竭尽欢爱，时而恶语相加的生活。安娜认识了索尔的人格的多重性：他有时是一个温柔多情的男子，有时是一个狡诈诡秘的孩子，有时则是充满仇恨和恶意的疯子。她又做了噩梦，梦见自己就是以毁灭为乐的法则；她与索尔的爱，是两个半具人形的怪物在爱抚，在庆祝毁灭。

但安娜并不想毁灭，她渴望弥补破碎的人格。女儿简纳特不久就要从寄宿学校回家度假了，她不想让女儿受到坏的影响，她必须结束这一切。一天，正当她在记笔记时，索尔来到她身边，问她为什么要用四本笔记本记事。安娜说：“我有必要把自己分解开，但从现在起，我将只用一本。”说完这句话，她才意识到她确实有必要这样做。于是，当她路过一家杂货店，见到一本封面金色的笔记本时，便把它买了下来。索尔见了这个笔记本，也喜欢得不得了，他恳求安娜把它送给他。安娜没有同意。索尔趁安娜不注意，用铅笔在金色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咒语：“不管是谁，看这本笔记都将受到诅咒，这是我的愿望。索尔·格林，他的笔记（！！！）”

安娜从此收起了黑红黄蓝四本笔记本，她要在金色笔记本里记下一个完整的自己。

［阅读要点］

安娜的精神危机

《蓝色笔记》记录的是安娜混乱的情感体验和精神生活，是四本笔记中最难理解的一部分。《蓝色笔记》的头绪最多，本身就像一个万花筒；安娜分裂的各种人格都出来说话，使你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安娜”，哪一个是假“安娜”。其中还有许多关于梦的描写，其含义是象征性的，也平添了理解的困难。

其实，《蓝色笔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安娜自己说过：“我有四本笔记，一本黑色笔记，是记述作家安娜·沃尔夫的情况的，一本红色笔记，与政治有关，一本黄色笔记，用来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故事，还有一本蓝色笔记，我尽量把它当作日记。”（《蓝色笔记》P.505）安娜的本意是想通过《蓝色笔记》呈献一份真实的人生记录，展示一个活着的灵魂如何在困惑中挣扎的生命轨迹。这里记录的是安娜的爱情危机和信仰危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存危机。

（1）**爱情危机**

安娜是一位追求真爱的女性，但真爱一直没有降临于她。早年嫁过一个叫麦克斯的男人，那是一次噩梦般的婚姻：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一年后离婚。此后便带着女儿过“自由女性”的生活。迈克尔的出现使她有了重建家庭的希望：他是个来自东欧的前共产党人，两人有共同语言，她也确实真心爱着他。但是，这个迈克尔却没有以同样的真情回报她：他只是把安娜的

家当作一个临时的避难所，根本没有想过要与安娜白首偕老。本质上，他是个玩弄女性的男人：嘴上口口声声说“伟大的爱情”，打心眼里却是逢场作戏。当安娜流露出与他长期生活的愿望时，他便赶紧选择逃避。

理解迈克尔其人，可以参阅《黄色笔记》。那里的男主人公保罗就是安娜根据自己与迈克尔的情感经历塑造的。爱拉和保罗都是人格分裂的人：当爱拉的人格甲与保罗的人格甲在一起时，他们会碰撞出真爱的火花；但当一方的人格甲遇上另一方的人格乙时，双方的爱就会扭曲，变形。这时的性就成了一剂毒药，成了“人类的鸦片”(《黑色笔记》P.462)。

被迈克尔遗弃后，绝望中的安娜又先后结识了纳尔逊和席尔瓦。纳尔逊是个性低能者，他与他妻子的关系也处在无法调和的危机中。安娜写他们的感情危机某种程度上是诠释她自己的，或者说补充也行。席尔瓦是个极不道德的性施虐者，安娜与他上床，大有自我作践的意思，因为真爱对她来说已无所谓了。她不敢再奢望它，因为它“已被推到远远的地方了”。爱情的挫折使安娜变成了另一个人，过去那个安娜，即神志正常的安娜，早已跋涉在“茫茫白沙的地平线上，我可以望见她的身影，却无法触及”(《蓝色笔记》P.533)。

(2)**信仰危机**

安娜原先是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密切地关注着那些超越自我的事物：如不同肤色的人之间如何和睦相处，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更能让普通百姓安居乐业，男女之间如何才能消除性别歧视，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等等。那些属于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国家的管理者所关心的问题，都是这位忧国忧民的作家所关注

的。但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她首先看到的是“生活水准的提高并不能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她无法理解“一个人目睹了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后会不厌恶它。从表面看，一切都很正常——很宁静，很安全，很温良，但骨子里却男盗女娼，充满着仇恨与妒忌，到处是孤独寂寞的人”。她因此渴望改变这一现状，希望有一天能有“一台大型推土机从地上碾过，碾过整个英国”（《黄色笔记》P.200—201）。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安娜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与未来。她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了人类的一个伟大梦想，她于是将这梦想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她因此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积极地参与党内的各种活动。然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实践这一学说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她所在的英共组织内部也充斥着不讲真话的不良作风。最令她不安的是党内的残酷打击和迫害。她担心：“假如安娜和摩莉这样的好朋友在俄国或匈牙利做共产党人，他们当中一个很可能将另一个当作叛徒开枪打死。”（《自由女性》P.276）

正是共产主义学说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骇人听闻的”现象使安娜对信仰产生了动摇；她不敢再称共产党人为“我们”，而要称“他们”。她对共产党的态度徘徊“在怕它恨它和拼命信赖它之间，不能一如既往地捍卫它，维护它”（《蓝色笔记》P.250）。她心目中那个伟大的梦想破灭了，她无法为自己的存在定位：“我们是人，我们在历史上的定位纯属偶然，以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梦想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想象。问题的关键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伟大的梦想已经逐渐消亡，而真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自由女性》P.58）极度的失望中她决定退党，尽管这一决定对于一个坚信过共产主义



的人来说是痛苦的。

(3)**生存危机**

爱情危机和信仰危机的直接恶果是生存危机:安娜渴望在私生活和集体生活两个层面都能达到一种和谐与圆满,但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她的理想,生存危机也就自然而至。生存危机表现在作家身上便是写作的中断。安娜患上了写作障碍症。

安娜首先反思了自己以往的创作,其结果是她越来越厌恶那部题为《战争边缘》的小说,因为那是她早年笃信那个伟大的梦想时写出的,那里面流露了“可怕而虚伪的怀旧情结”。对《战争边缘》的否定意味着安娜在痛苦中告别自己的过去。但她的未来在哪里呢?她弄清楚了什么是她需要否定的,但值得她肯定的又是什么呢?作为作家,她应该写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公正心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心呢?她自己一时还回答不了。迷惘、苦闷之中她觉得自己的存在成了多余,她于是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讨论《黑色笔记》时我们就已说过,汤姆的自杀折射了安娜的死亡意志。汤姆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同时也宣判了安娜那个过于偏激的人格的死亡。

安娜的自我拯救

安娜最后没有自杀,或者说她的自杀已经被汤姆所代替,理性的安娜觉得自己应该健康地活下去,应该延续作家的生命。这样,她就开始了自我拯救。她的具体举措是:求助心理分析医生,同时用四个笔记本记事。

安娜走进了心理分析医生的诊所，把自己做的一系列怪梦告诉苏格大娘，后者帮她分析，并指出：作为小说家，她的创造力没有她自己想象的那样枯竭了，而是都跑到梦境里去了。心理分析治疗使她意识到脱离“神话的安全区”的必要性。

自我拯救的第二项措施是用四本笔记本来记录陷于极端混乱状态的情感，为的是不让灵魂因混乱而崩溃。就像一团乱麻，她没有一斩了事，而是分门别类地进行梳理。梳理的过程就是拯救的过程。

自我拯救的最后完成还有待于索尔·格林的一臂之力。这索尔是个美国的流亡作家，一个同时被左派政治和右派政治抛弃的无家可归者：由于反对斯大林，他被美国共产党开除党籍；又因为是个“赤色分子”，上了非美调查委员会的黑名单。他从美国来到英国避难，住进了安娜的家。两人可谓同病相怜。他们像疯子那样做爱，宣泄过后，他们都意识到需要振奋颓废的精神，重新开始生活，因为他们都不想毁灭。他们需要弥补破碎的人格。当安娜从杂货店买来那本金色笔记本时，索尔见了喜欢得不得了，坚持要安娜将笔记本送给他。两人都那么看重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其寓意是：这本笔记本象征着人格的统一，是他们共同的救星。

关于梦的解释

《蓝色笔记》写了许许多多梦，这些梦都具有象征性的，或代码式的，或符号性的内在含义。其中有三个梦特别值得注意。

(1)**关于盛宝物的盒子的梦**

> 我(安娜)梦见自己手上捧着一个盒子,里面盛着宝物……他们在等我把盒子交给他们。我为自己终于能把这件宝物交给他们而欣喜若狂……我打开盒子,硬要他们过来看。与我的愿望相反,盒子里装的不是一件漂亮的东西,而是一些鸡零狗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全都残缺不全,全都是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破烂——我认得其中一块红土是从非洲来的,一块金属碎片是从印度支那的枪械上卸下来的,更有那些毛骨悚然的东西,我认得那是朝鲜战争中被杀害的人的残肢和一枚某个死于苏联监狱的人所佩戴过的共产党的徽章。 (《蓝色笔记》P.267)

这个梦的寓意是“伟大的神话”的破灭。盒子里的宝物就是“伟大的神话”。美好的事物最后变成了残忍,这是安娜所始料未及的。她的信仰危机也从此开始。

(2)**关于行刑队的梦**

> 一个男子被蒙住眼睛背靠一堵墙站着。他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对面站着六个男子,正举着步枪准备射击。他们受第七个男子指挥,那人已将手高高举起。只要他的手一放下,枪声就会响起,那囚徒也就一命呜呼了。然而,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料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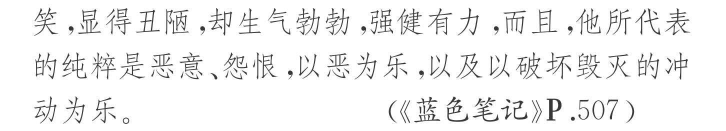
到的事——其实也不完全出乎意外，因为那第七个男子一直在留神倾听，担心会出现这种局面。在外面的大街上，响起了一阵呼喊声和斗殴声。那六个士兵用质询的目光看着他们的指挥官——即那第七个人。指挥官站在那里，等待外面那场斗殴的结果。这时，传来了一阵欢呼声："我们胜利了！"那军官听见后随即走到砖墙前，给那位男子松绑，并站到他站过的位置上……先前那位囚犯则走到行刑队跟前……枪声响了，那个人抽搐着倒在墙脚根。

（《蓝色笔记》P.365—366）

这个梦的寓意是：人类间的纷争本来就没有是非可言。决定一个人生与死的命运的往往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安娜写下这个梦的寓言，主要用来讽刺英国共产党（也可泛指其他党派）内部的所谓"路线"斗争。推而广之，也可以用来影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3）**关于丑陋的矮老头的梦**

我第一次梦见它时，那法则，或者说形象，是以我所拥有的一个花瓶的形状出现的。那是有人从俄国带来的一个农家木质花瓶，呈球茎形，外形看起来挺舒服，挺单纯，上面有着简陋的红色黑色及镀金的图案……几个月后，我再次做梦……那个法则或要素，化作了一个又丑又矮的老头，比起原先的花瓶形状不知可怕了多少倍……这矮老头不住地阴笑，傻笑或窃



笑，显得丑陋，却生气勃勃，强健有力，而且，他所代表的纯粹是恶意、怨恨，以恶为乐，以及以破坏毁灭的冲动为乐。 （《蓝色笔记》P.507）

这个梦影射的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那个又丑又矮的老头，指的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原则。这一点安娜已在 1954 年 4 月 4 日所记日记中作过说明："我受到了无政府思想的惊吓，但这一回它是以一个残酷无情的丑矮人的形象出现的。"（《蓝色笔记》P.264）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是俄国人，因此有"俄国花瓶"之说。

剪报：宏大的语境

直接在小说中粘贴剪报，是莱辛的一大创举。剪报的时间跨度是 1950 年 3 月至 1954 年 3 月，空间跨度几乎是整个世界，主要来自《新政治家》、《快报》和《政治家》三份报纸。主题包括朝鲜战争、氢弹试验、审判共产党人、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生殖细胞速冻保存技术、穆斯林战争、未来的人口危机、苏维埃大肃反运动、苏美两国扩军备战、麦卡锡主义、细菌战、美国的政治清查运动、台湾问题、麦卡伦法案、斯大林去世、联合国的作用、贝利亚受审、埃及暴乱、波斯政变，等等。

剪报真实地反映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世界风云。莱辛直接从报纸上摘录各种信息，为的是凸现一段历史的真实，为她的《金色笔记》布设一个空前宏大的语境。莱辛用剪报的简单形式告诉读者：《金色笔记》所关注的是整个世界，是全人类的命运。剪报的关键词是战争、凶杀、暴乱以及由此而来的人

民的苦难，这也是小说作者写《金色笔记》时所思考的，所忧虑的。

在众多历史事件中，苏联的大肃反运动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最具时代精神的，同时也与《金色笔记》中的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

苏维埃大肃反运动

苏维埃大肃反运动又称“大清洗”运动，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事件”。该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州委书记基洛夫被暗杀。半月后，苏联报纸宣布：暗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策划的。12月22日，首次提到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并确认基洛夫是该组织所暗杀的。1935年，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动员所有力量深挖隐藏在党内的托派阴谋集团，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党、政、军各部门都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许多老党员受“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和“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牵连，成了大量冤案错案的牺牲品。1937年2月，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不久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并被判处死刑。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联共二十次党代会上作报告，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归咎于斯大林和“个人崇拜”。

由于“老大哥”的榜样作用，东欧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也出现“大清洗”现象。《金色笔记》中的迈克尔就是一个见证这段历史的前共产党人。他的父母都被处死在毒气室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死了：他们都是死于共产党之手的共产党人。幸存者大多成了异国他乡的难民”（《蓝色笔记》P.352）。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难民。还有摩莉的几位朋友不明不白地“销声

匿迹”。摩莉去总部打听，答复是他们正在为党做重要工作。三年后才真相大白：他们一直被当作共产党的叛徒关押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监狱里（《红色笔记》P.315）。这件事还直接促成了摩莉的退党。

美国的政治清查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在国内搞所谓的“清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运动，打击进步势力。1945 年，非美调查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1947 年，杜鲁门政府在国内搞所谓的“忠诚调查”。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两千多万美国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1950 年，参议员麦卡锡发表了“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他手上有一份 205 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是从莫斯科“敌人”那里接受命令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分子。在麦卡锡的煽动下，反共情绪空前高涨。一项新的联邦法律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同路人”向政府登记。在麦卡锡主义得势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非美调查委员会的大清查。仅 1953 年一年，这种调查就举行了 600 多次，全国电视传播的公开听证会举行了 17 次。1954 年 8 月，《共产党人管制法》出台，该法令几乎等于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共产党人的公民权也受到严重侵犯。

《蓝色笔记》中的纳尔逊和他的那班朋友，还有后来的索尔·格林，都是来自美国的“前赤色分子”。他们为逃避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来英国避难。尤其是索尔·格林，他还是双重受害者：美国共产党因他反对斯大林，把他开除出党；非美调查委员会又因他曾经是个“赤色分子”，将他列入黑名单。用格林的

话说，当时的美国，简直就是“地狱般可怕的地方”。《蓝色笔记》用了很多笔墨写他近乎疯狂的精神状态，即使在英国，他还要“像在美国那样自我防范”（《蓝色笔记》P.593），那是因为他对那场清查运动仍然心有余悸。



内置《金色笔记》叙事概要与阅读要点

[叙事概要]

内置《金色笔记》的情节是《蓝色笔记》的延续。

安娜躺在黑暗的寓所里，觉得自己陷入一种新的状态。她讨厌自己的肉体，这种感觉以前从没有过。安娜问索尔到底是什么东西害得他们变成形形色色的人或物。索尔说他不知道，他只想如何从中解脱。安娜爬到床上躺下，脑子里不断地出现幻觉。她梦见自己晃荡在一片臭水里，一个声音要她继续奋斗。蹲伏在一个笼子顶端的一只老虎却对她说："安娜，你知道怎样飞翔，飞吧。"安娜真的飞了起来，站到了老虎身边。这时她听见了喧闹声，许多人要过来抓老虎，把它关回笼子。老虎赶紧从笼子顶上跳下逃走。安娜知道，这老虎就是索尔。

安娜决心写一部关于自己和索尔以及那只老虎的剧本。她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命名"储存在记忆

里的一切。过去的一切就像电影，一幕幕出现在她面前。安娜是影片的导演。她梦见索尔成了她导演的影片的放映员。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早已一团糟，她面临着收拾乱局再建秩序的重担。她不想索尔离开她，但为了新生活，他们必须分手。女儿简纳特不久就要从寄宿学校回来，她不想让女儿受到不好的影响。因此，索尔必须离开。

准备分手的两位作家友好地交谈着。他们认识到他们最美好的感情已与所生活的时代脱节，因此，他们只好把这感情封存起来。尽管成为共产党人是个错误，但毕竟是有意义的经历。他们是在美好的事业中发疯的。从今往后，他们要做平和安详的人。不做圣人，只做推石上山的人。

索尔似乎还不能接受推大圆石的命运，一时间又歇斯底里地发作了一通，说话又像机枪扫射，一连串的我，我，我，我，我。他又变成了疯子。受他的情绪感染，安娜也呜呜地哭了起来。两人于是又做了爱。睡过一觉后安娜感到未曾有过的轻松和幸福。像电影放映员重新放映她所经历的一切，其内容已超出了安娜的经历，爱拉的经历，超出了笔记本内容，从而产生融合。那个曾经想过自杀的女人正在说："我不想自杀，我决不，决不！"

索尔出去散步，她也终于冷静下来。回来后他建议安娜重新开始写作。安娜跟索尔谈了一部中篇小说的构思，主题是自由女性并不自由。索尔要她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他还给她的故事写出了起首句。索尔也准备重新开始写作，安娜也为他的小说写了第一句。

第二天，索尔收拾行装，离开了安娜的寓所。分手时，他们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金色笔记》中安娜的手迹至此结束。随后是索尔写的那部关于阿尔及利亚士兵的中篇小说。故事讲的是阿尔及利亚士兵看管一位学过哲学的法国俘虏。两人像兄弟一样进行交谈。指挥官认定阿尔及利亚士兵是个间谍,结果将两人都枪决了。小说出版以后获得好评。

[阅读要点]

推石上山:莱辛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从四本笔记本记事到只用一本笔记,安娜已经完成了自我拯救,四分五裂的人格已经得到整合,获得了统一。必须看到:这个完整的人格的回归是以放弃理想主义与现实达成妥协为代价的。安娜已经不是以前的安娜,无情的现实已经摧毁了她心中的乌托邦,从困惑中走出的安娜有了新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这是内置《金色笔记》所表达的主题。

但有读者抱怨内置《金色笔记》中并没有什么哲理性的表述,他们看不出安娜表达了什么真理,这是因为他们忽视有关推石上山的描写。其实,安娜的历史观和人生观都是凭这个寓言表述的。

推石上山的故事最初出现在那部小说中的小说《第三者的影子》中:

> 保罗对爱拉说:“大人物们太伟大了,你不便麻烦他们。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如何向金星移民,如何灌溉月球,这对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而你和我都是

推大圆石的。你和我，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耗尽了全部精力，全部才能，想把一块巨大的圆石推上山顶。那块大圆石就是大人物们凭天性就认识的真理。那座山就是人类的愚昧。我们在推那块大圆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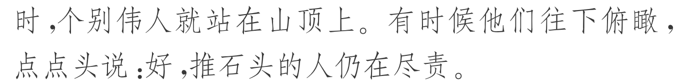
（《黄色笔记》P.222）

内置《金色笔记》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在安娜的梦中，出于一位电影放映员之口：

不能去烦扰伟人们，他们的想象已在关注如何向金星移民，他们脑海中已经在构思满世界都是自由高尚之人的未来社会。深深陷于恐惧中的广大民众已经落后他们一万年。……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些推大圆石的人。他们知道我们会继续推石上山，在一座巍巍高山的低坡上往上推动一块巨石，而他们早已悠闲地站立于高山之巅。我们这一辈子，你和我，我们竭尽全力，耗尽才智，将这块巨石往上推进一小寸。（《金色笔记》P.654）

另一次是安娜对索尔说的：

有一座黑暗的高山，那便是人类的愚昧。一群人正在推一块大圆石上山。当他们刚刚往上推了几尺，却爆发了战争，或者荒唐的革命，石头便滚落下来——不是滚到底，总能停在比原先高几寸的地方。于是那群人用肩膀顶住石头，又开始往上推。与此同



时，个别伟人就站在山顶上。有时候他们往下俯瞰，点点头说：好，推石头的人仍在尽责。

（《金色笔记》P.664）

推石说源于古希腊神话：科林斯国王西绪弗斯是个狡猾、恶劣、贪财的人，死后受到惩罚——在地狱推一巨石上山，刚到山顶，巨石就滚落下来，又得重新再推，如此永无止息。莱辛用这个神话比喻人类追求真理，向着更高层次的文明蹒跚前行的步伐。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同于西绪弗斯推石上山：所推的圆石会滚下来，推石者得重新再推；但也有别于西绪弗斯：所推的石块没有滚到底，“总能停在比原先高几寸的地方”。这就是莱辛的历史观：人类前进的脚步是沉重的，艰难的，更多时候是劳而无功的；但毕竟在一寸寸地向前蠕动，尽管到达山顶遥遥无期，但毕竟在蠕动着。

同是这个西绪弗斯寓言，莱辛还借以表达了她的另一层意思：作为个体的人在缓慢而痛苦的历史进程中应该做点什么？是扮演伟人的角色悠闲地站在高山之巅向下张望，或干脆走在他们前头一万年，在他们还在低坡上做苦力时就为他们筹划向金星移民呢，还是进入推石者的行列，不怀奢望地做一点成效甚微、甚至可能毫无成效的工作？理想幻灭后的安娜选择了后者，这也就是莱辛的人生观：与现实妥协，做自己能做的事。就像写过《老实人》的伏尔泰所说：还是种地要紧。

双性同体：莱辛的两性观

内置《金色笔记》除了表述作者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外，还表

现了莱辛的两性观，即双性同体的思想。这是她为结束“性战争”，实现男女和谐相处的美好前景开出的药方。

双性同体，又称雌雄同体，英语 androgyny，是由希腊文 andro（男性）与 gyny（女性）两词相加而成的新词。生物学上可用来指同一个体身上雌雄性器官并存；心理学上指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统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律勒治认为一个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把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批评的语境中，提出人的大脑只有将两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富有创造力的。双性同体被认为是艺术创造的最佳状态，是消除性别二元对立的理想模式。

莱辛写作《金色笔记》时显然接受了双性同体的理念，只是在表述上没有直接引用这个词。她巧妙地构想了一个情节，让这一象征性的情节来传达她的理念。这个寄寓了双性同体思想的情节就是安娜和索尔互为对方的小说写开头：索尔为安娜写的一句是：“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是《金色笔记》中《自由女性》的开头，由此我们知道，这部中篇小说是安娜克服了写作障碍症，学会与现实妥协以后写出的。安娜给索尔写的一句是：“在阿尔及利亚一道干燥的山坡上，有位士兵看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索尔用这个开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就附在那本金色笔记本里。

这个情节给我们的启示是：女性的安娜身上有了男性的特质，男性的索尔身上有了女性的特质，他们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安娜自己的话说是：“我感觉与他很亲近，仿佛他就是我的弟弟。仿佛，作为弟弟，我们再怎么分开，相隔无论多么遥远，都算不了什么了，我们永远血肉相连，心心相印。”（《金色笔记》P.678）

有论者认为,索尔这个人物实际上就是安娜的另一个自我。这种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这对双性同体的判断也是有力的论证,说明安娜本来就是一个同时具备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作家,按柯律勒治的说法,她具有一个“伟大的大脑”;按沃尔夫的说法,她的大脑是“完整的,有创造力的”。

这里我还想提醒读者注意小说女主人公安娜·沃尔夫(Anna Woolf)这个名字。多丽丝·莱辛很想写出一部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具有宏大叙事的作品;她给《金色笔记》的女主人公取名为“安娜·沃尔夫”,一方面表现了她对托尔斯泰的推崇,另一方面就是与弗吉尼亚·沃尔夫站在一起,在文学话语中进一步阐发双性同体的思想。只可惜这一点被许多读者忽视了,偏要将一部主张两性和谐相处的作品当作一件宣传性战争的武器。这也难怪一个被人误解的作家会抱怨说批评家“就像石蕊试纸”,是“毫无价值的风速测定仪”,是“最敏感的公众舆论气压计”了。(《前言》P.16)

索尔小说的主题:生命是偶然的,世界是荒谬的

最后,说说索尔写的那个中篇小说,那里面也是有其象征的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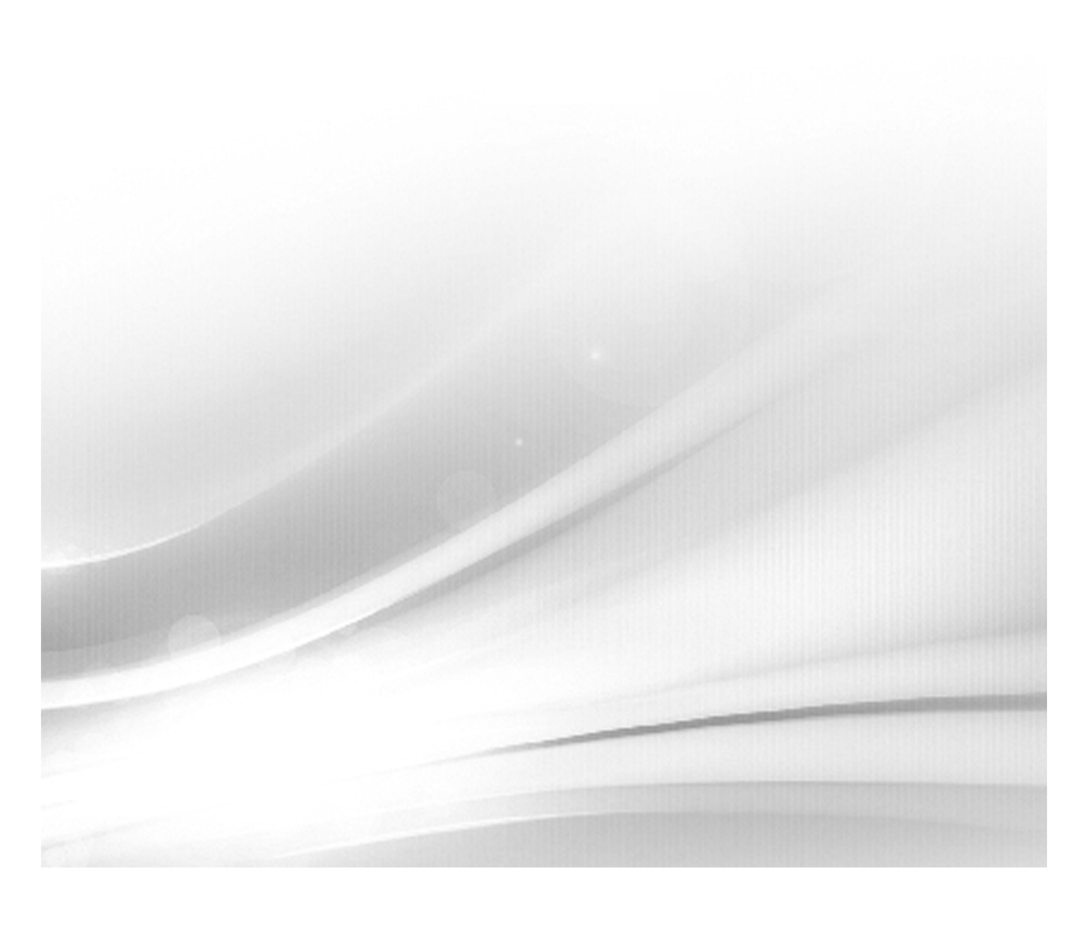
一位对生活有着自己见解的阿尔及利亚士兵,他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与法国殖民者进行武装斗争。他被法国人俘获,受尽法国人的严刑拷打;后来逃了出来,在上级的命令下拷打起法国俘虏。其中一位受过他的拷打的法国俘虏是个学哲学的学生。两个敌对的年轻人谈到哲学很投机,全然忘记了各自

的身份，结果士兵的上司认定他的部下有间谍的嫌疑，命令手下将两人一起枪决。

这个故事与《蓝色笔记》中关于行刑队的故事一样，说明的是生命的偶然和世界的荒谬的主题。看守和囚徒，死刑犯和刽子手，两者的位置是可以随时互换的。人不能预知自己的命运，人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生与死通常由一些偶然的因素所决定。是与非也没有恒定的标准，真理无法界定。人类的存在是随意的，无序的，混乱的。这就是人类生存的世界！荒谬性是它本质的属性。

我们知道，多丽丝·莱辛后来热衷起神秘的苏非主义，从内置《金色笔记》这个结局中，我们依稀已能见到一些她的信仰的嬗变的蛛丝马迹。

背景材料



1

形式也是内容

——《金色笔记》译者序

形式与内容，是文学的两大基本要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载体和被载物之间的关系。自从文学进入人类生活以来，这两个概念一直没有被人混淆过，这是因为两者的功能及其界定是十分明确而清晰的。然而，当文学进入20世纪的时候，却有人尝试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让形式突破既定的范畴，发挥出更大的功能。这位极具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就是英国当代女作家多丽丝·莱辛，那部给文学带来新的气象的艺术品就是出版于1962年的《金色笔记》。

光从语言上看，《金色笔记》似乎显得很平淡，你几乎读不到辞藻华美、文学味十足的描述。莱辛所用的语言是日常口语，浅显而明快，不像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读上几行就有些沉重感，字字句句拨动你紧张的神经，挖掘你理性思维的潜能。

那些嗜好阅读离奇的爱情故事或冒险故事的读者对《金色笔记》的情节也一定会很失望：这里支离破

碎，没有连贯的、完整的故事，激不起你一口气读完它的欲望。有人也许还会觉得它不堪卒读，因为它像一个大拼盘，各种风味的菜肴胡乱混合在一起，使你很难在日常菜谱中找到它的位置。

然而，《金色笔记》却以一个伟大的创举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它的成功的艺术实验确立了自己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地位。即使某一天20世纪的英国文学差不多全被人们忘怀，我相信，《金色笔记》一定还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情的历史只会淘汰那些缺乏创造力和智慧的东西，而对于那些具有革新意义的劳动，后人是不会轻易抛弃的。

下面就介绍这部作品——

《金色笔记》不分章节，由一个故事、五本笔记构成。该故事题为《自由女性》，主人公是安娜·沃尔夫。故事是连贯的，但作者把它分割成五部分，每部分之间依次插入黑、红、黄、蓝四种笔记；最后两部分之间出现构成书名的金色笔记。它的位置在四本笔记之后，最后一部分《自由女性》之前。如果我们把《自由女性》作为经，黑红黄蓝四种笔记作为纬，小说的结构就像一张网，罩在内容上。由于结构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直接承担了揭示主题的角色，小说的内容已退居第二位，成了形式的注解和佐证。形式服务于内容，文学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已被颠倒了！

设想一下《金色笔记》的原始面貌吧：一部六万字左右的《自由女性》手稿被分割成五部分，中间插入内容庞杂的五个笔记本：黑色笔记写的是安娜作为作家在非洲的一些经历，其中许多描写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红色笔记写安娜的政治生活，记录她如何对斯大林主义从憧憬到幻灭的思想过程；

黄色笔记是安娜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所创作的一个爱情故事，题为《第三者的影子》；蓝色笔记是安娜的日记，记录着女主人公精神危机的轨迹，其中相当大的篇幅是一些直接从《政治家》、《快讯》等报纸上剪下来的时事新闻报道。最后的金色笔记是安娜对人生的一个总结。五本笔记都以第一人称写成，名义上的捉笔者是安娜·沃尔夫。除了金色笔记所描写的事件仅限于1957年外，其他四本笔记的时间跨度为1950年至1957年。《第三者的影子》的主人公是爱拉，她是第三者的影子，更是安娜的影子。《自由女性》用第三人称。根据金色笔记中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这篇故事是安娜与外部世界达成妥协后的产物。这样一个结构，这样一种布局，哪里还有传统小说的规范呢？乍看之下，简直就是一堆零乱的、未经艺术加工的文学资料。然而，这种古怪的布局正是作者刻意追求的，这种“混乱不堪”的表象也是作者刻意制造的。

莱辛自己对《金色笔记》的形式颇感自豪。在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她曾声称《金色笔记》是“一次突破形式的尝试，一次突破某些意识观念并予以超越的尝试”[①]。小说面世后，各种各样的批评纷至沓来。有人说它宣传女权主义，有人说作者在演绎个人的生活体验。针对这些不得要领的评论，莱辛在于1964年发表的一次记者采访中说：“我对有关《金色笔记》的评论很恼火。他们都把它当做一部描写个人生活的小说——但这仅仅是小说的一部分。这是一部结构高度严谨、布局非常认真的小说。本书的关键就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他们偏

① Doris Lessing. Critical Studies. Anni Pratt and L.S.Dembo: University of Wissconsin Press. 1974. p.20.

要把它说成是‘多丽丝·莱辛的忏悔录’。”[①]

作家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她知道自己在做点什么。貌似混乱无序的结构其实是她精心设计的一份小说主旨示意图；读懂了这份示意图，你就明白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显然相信，小说的形式也可以作为传达意识的空间。“本书的关键就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关键”，据我揣测，就是小说的宏旨。莱辛在这里并没有标新立异、故弄玄虚的意思。她的艺术尝试是讲究分寸的，有理有据的，在实践中也是可以操作的。

一部《自由女性》，加上黑、红、黄、蓝四种笔记和一本金色笔记，这样一个布局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乱”（chaos）。这是一个关键词。莱辛是想用艺术的“乱”来象征外部世界的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的精神的乱。20 世纪 50 年代的世界是一个很不安宁、很不和谐的世界：广岛原子弹的蘑菇云刚刚散去，朝鲜战场又冒起了熊熊战火。美国、英国、苏联都忙于扩军备战；人们似乎嫌原子弹杀人还不够多，不够狠，威力比之更大的氢弹正在加紧试验。而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搞得人心惶惶。1953 年 3 月 6 日，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上台，召开了苏共二十大，通过了秘密报告。英国共产党开始分化，解体……

以上是《金色笔记》提到过的一些历史事件（大多以剪报形式黏贴在《蓝色笔记》中）。小说中的黑、红、黄、蓝，象征着多人种、多主义的整个世界。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说黑色对应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红色对应共产主义，黄色对应资本主义，等等，但作者显然模模糊糊暗示了这个意思。

---

① Roy Newquist. Counterpoint. Rand Mcnally, Chicago. 1964. p.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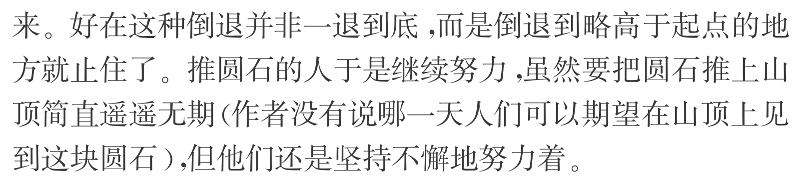
在 1971 年写的那篇《前言》中，作者曾坦诚地交代过自己的创作动机：在英国，人们很难找到一部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全面描写“时代的精神和道德的气候”的作品，鉴于此，她有意要向这些艺术大师学习，为英国文学弥补这一缺憾。《金色笔记》就是为弥补这一缺憾而写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还比她的榜样走得更远：托尔斯泰的小说反映的是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司汤达所关注的也只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国家——法国的社会风俗和思想意识。多丽丝·莱辛却试图描写 20 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精神风貌！

《黑色笔记》的场景就在非洲；虽然其他几种笔记的主舞台在英国，但通过粘贴剪报的形式，作者早已将视野扩大到美国、法国、俄国、中国、朝鲜、日本、古巴等许多国家。这些剪报，实际上在这里巧妙地铺垫了小说的场景。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任何一个读者对于《金色笔记》所表现的思想观念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企图图解整个世界，编撰“跨国度的百科全书”的勇气和胆识是值得钦佩和赞赏的。至少在她以前没有一位艺术大师曾经拥有过那么广阔的视野，那么超凡的抱负。可以说，《金色笔记》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如果《金色笔记》的描写仅仅停留在客观的外部世界上，那么，它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应该归类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档案里了。但是，黑、红、黄、蓝的象征意义并不仅仅指向外部世界，它的另一端同时又瞄准人的主观世界。它的多彩反映主人公安娜思想的多形、多态——一个迷乱的、失重的灵魂。

安娜是个艺术家，写过一部题为《战争边缘》的小说。她还

是个理想主义者,50 年代初期在非洲参加过共产党组织。但这个组织不去接近非洲的黑人群众,却抱着种族偏见空谈民族的解放。回到欧洲后,她又在英国共产党的某个外围组织里参加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这时候的她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精神上已极度空虚。她不满现存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同时又从根本上怀疑斯大林主义。尤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她对自己先前所信仰的一切彻底绝望了。她不能再做什么事,作为作家,她患上了写作障碍症;作为一个女人,她找不到能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男人。她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发疯,不至于自杀,她接受了心理治疗,但收效甚微。倒是这四本笔记成了灵丹妙药,通过它们,她可以把一个完整的人格分解成四部分,从而削弱死亡的意志,瓦解其强大的破坏力。黑、红、黄、蓝四种颜色于是成了一个不安宁的灵魂的四道反光:黑色代表她的作家生活,红色代表政治生活,黄色代表爱情生活,蓝色代表精神生活。至此,四种笔记的外部的客观象征完成了它向内部的主观的象征的转移。至于内置《金色笔记》,它与其他四种笔记不同,它的意义不在于折射外部的或内部的世界,而在于一种哲理的表述,一个生活的总结。内置《金色笔记》篇幅不长,写的是女主人公邂逅美国作家索尔·格林后发生的一些事。他们两人意气相投,都是那种对人生有着深层思考的知识者。经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他们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是由各种混乱的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人类历史的进程就像一大群人向山上推一块巨大的圆石,尽管他们使尽了全部气力,用尽了全部才智,也只能往上推动那么一小寸。在很多时候,战争或错误的革命运动还会使这个进程倒退下



来。好在这种倒退并非一退到底，而是倒退到略高于起点的地方就止住了。推圆石的人于是继续努力，虽然要把圆石推上山顶简直遥遥无期（作者没有说哪一天人们可以期望在山顶上见到这块圆石），但他们还是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恐怕就在于这坚持不懈的努力中。虽然成功甚微，但努力本身就是价值——这话莱辛没有明说，但我们显然可以这样去理解。假如大家都放弃这种努力，这块圆石会滚下山来，把所有的人都碾碎、压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推圆石的人，尽管他们无法把圆石推上山顶，尽管他们所推的圆石甚至倒退了，但他们仍不是失败者。他们用不着气馁，用不着自暴自弃，因为世界就是这么个模样，你不应该苛求它来适应你，而应该你调整好自己去适应它。你应该与这不完美的、混乱的世界达成妥协，与之和平共处。千万不要与之怄气，更不要像《自由女性》中那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汤姆（主人公女友摩莉之子）那样因容忍不了这种混乱就开枪自杀！可以说，金色笔记的“金色”，其象征意义就是“真理”。

主人公安娜终于明白了这个真理。她的写作障碍症也就不治而愈。最后她答应索尔重新开始写作。索尔为她未来的小说写了开篇的第一句。她也为索尔的小说写了第一句。索尔的小说后来发表了，反响很好。

安娜给索尔的小说写的第一句是：“在阿尔及利亚一座干燥的山坡上，一位士兵眼望着照射在他的步枪上的月光。”

索尔的故事就写在安娜的金色笔记里，是一个短篇。但在莱辛的《金色笔记》中，只留下了一个故事梗概：一位阿尔及利亚士兵在战场上被俘，受到法国人的严刑拷打。后来他从监狱

逃出，重新进入军队，并负责看管法国的俘虏。受他看管的一位法国俘虏是位学哲学的学生，他跟他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并抱怨自己一生中只知道盲从祖师爷们的说教，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两人越谈越投机，不幸被指挥官撞见。指挥官认定那位阿尔及利亚士兵是间谍，下令把两人都枪决。

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人生的荒谬：犯人与看守的角色是可以随时转换的，生与死也不是人们自己可以预见的。这层意思作者在前面蓝色笔记中已有过更形象的描述：安娜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军官被蒙上眼睛背靠着墙站着，他的对面是六个持枪的士兵，正等待他们的指挥官下达枪决的命令。那第七位（即行刑的军官）只要把举起的手放下，那六位士兵就会马上开枪射击。然而，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阵呐喊声："我们胜利了！"行刑的军官听见这声音，便走过去给犯人松绑，自己站到刚才犯人站过的地方。犯人和行刑者亲兄弟般对视一笑。指挥官的手终于放下，枪响了，犯人倒毙在墙脚下（《蓝色笔记》P.365）。

安娜本来无法容忍这种毫无是非标准的现实，但在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后，她就能坦然地面对这种残酷的、血淋淋的人生游戏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索尔给安娜的小说写的第一句："两个女人独自住在伦敦一座公寓里。"

略微留点神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第一句也正是《自由女性》的第一句！这也就是说，《自由女性》这篇文字是安娜在与现实达成妥协以后写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理清《自由女性》与黑、红、黄、蓝四种笔记以及金色笔记之间关系的钥匙。

《自由女性》中的两个女人（即主人公安娜和摩莉）都是离

异后的独身女子。两人身边都有一个孩子:安娜的女儿叫简纳特;摩莉的儿子叫汤姆。两个女人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标榜女性的自由。她们自觉地站在男人的对立面,总以为自己的不幸是男人造成的。光从表面现象去判断,我们很容易错误地把《自由女性》当做全书的总纲,从而将女权主义放到很不恰当的位置。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安妮塔·布鲁克纳在《伦敦书评》上撰文就称莱辛是"原始形态中的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由于她是莱辛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她的话似乎很有些分量。其实,她并没有说到点子上。通过上述对四种笔记和金色笔记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作者的视野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广阔得多。她的雄心壮志是想描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世界的道德气候和政治风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等等,都是她笔下的基本命题。不能说《自由女性》不谈女权主义,但不是整部小说的主旨。那导致女主人公精神分裂、患上写作障碍症的一切才是小说的核心。说《金色笔记》是女权主义的作品,那就像瞎子摸象,只说出了其中的一点,而没有把话说全。在我们仅限于《自由女性》(且不管那五本笔记)讨论问题时,说莱辛是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也是不合适的。莱辛不是什么先驱,更不是极力主张女权主义的斗士,而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悲观论者。"自由女性"在她笔下只是一个反语。像塞万提斯以模仿骑士文学来否定骑士文学那样,莱辛也是想以标榜女性的自由为幌子来证明女性自由的非现实乃至荒谬。只不过她的行文不像塞万提斯那样辛辣、咄咄逼人,而是更温和,更含蓄罢了。男女的世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绝对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主人公安娜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她想寻找完

美的男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以后，两个女人都与现实妥协了：摩莉重新嫁了人；安娜虽然没有再婚，但也已从封闭的自我走出。作者的描述显然想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启示：女权主义并不能帮助妇女获得真正的自由，离开了男人奢谈女权，这种思潮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更何况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也更重要，女权主义还远远排不上议事日程。

五种笔记与《自由女性》的关系，实际上是大主题和小主题之间的关系。世界那么混乱，你的力量又那么渺小，你根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无法把那块大圆石推上山顶。你又不是站在山顶上向下观望下面的人如何推动圆石的那种人（这种人为数很少），而是在下面卖力气的芸芸众生，那么，你就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吧。只要你尽了自己的责任，做了你应该做的事，这也就够了。作为一个作家，你就继续写你的书去，既然你理不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团乱麻，就不要去理它。世界那么混乱，你就应该在混乱中求生存，而决不应该因混乱而放弃自我生存的权利。

这恐怕就是莱辛在让女主人公解除写作障碍症时想说而没有明说的话，也是索尔在给安娜写下“两个女人独自住在伦敦一座公寓里”这句话时所期待的。

还有，在写作风格上，《自由女性》采用的完全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文学的写作方法；而四种笔记则是多种手法的混合：如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新闻报道的方法就常常与纪实的方法并驾齐驱。这也是作者有意安排的。这样做使四种笔记增加了层次感、混乱感（当然，作家自己是一点也不乱的），从而使《自由女性》的传统回归显得更招人惹眼。作者在这里再次给无言的形式赋予某

种意义：主人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惘以后，又回到了常规，回到了无奈的，表面上平平淡淡、骨子里混乱无序的现实。

《金色笔记》的翻译是我和刘新民兄共同完成的。我译至《黄色笔记》第三部分，余下的是刘兄的译笔。

本来我是打算一个人承担到底的，只因受教育部委派赴剑桥大学进修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不想在那块文学和科学的风水宝地里做在国内贫寒的书斋里也可以做的工作，于是请了刘兄帮忙，完成余下的那一部分。好在刘兄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们曾十分愉快地在一起翻译过《莎士比亚诗全集》。

译完这部书，对莱辛的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以后，我们更感到《金色笔记》确实是 20 世纪英国文学的重头戏。说它划时代恐怕言之过重，但至少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能够流之久远的书。

2

《金色笔记》中的文论

在我们谈论《金色笔记》迷宫般的结构,包罗万象的思想内容的时候,不应忘记作者借小说文本表达了丰富的文学思想。多丽丝·莱辛不是职业的文论家,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但《金色笔记》中的一部分内容确实属于文学理论,其中一些观点还十分新颖、独到,值得职业的批评家认真思考、借鉴。用小说写文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家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稀罕的事。有了作者自己的现身说法,理解《金色笔记》和莱辛复杂的内心世界将变得容易许多,判断她的作品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也将少一点盲目性和主观性。这也是我整理《金色笔记》中的文论的目的。

在 1971 年 6 月写的那篇著名的《前言》中,莱辛就坦诚地交代过写作《金色笔记》的三点"想法":一是像托尔斯泰描写俄国,司汤达描写法国那样写出一部反映时代的知识和道德风貌的作品;二是描写个体的"主观性",审察一个实际上存在无限可能性的"小宇

宙”;三是借小说表达作者的文学观。关于最后一点,作者是这样说的:

> 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这部作品构思得当,还可以就传统小说发表作者的意见……我的本意是想写出一部能注解自身的作品,我要让这部作品作出无声的声明:谈论写作的过程就是小说的构成。
>
> (《前言》P.13)

显而易见,借小说阐述文学思想,是《金色笔记》的主题之一。下面就从小说话语中直接梳理莱辛的文学观。为使这篇文字更具资料和文献价值,我将尽可能客观地介绍作者的原意。引文尽可能避免断章取义。我自己的言论仅限于描述上下文,交代来龙去脉,必要时作一点提示。需要说明的是:《金色笔记》的女主人公安娜·沃尔夫固然是莱辛虚构的文学形象,但借安娜之口阐述的文论话语,则代表莱辛本人。

关于文学与真实

《金色笔记》由黑、红、黄、蓝四本笔记和一部题为《自由女性》的中篇小说构成,按莱辛自己的说法,四本笔记是用来注解《自由女性》的,前者代表了丰富多彩的经验本身,是创作的素材,后者是最终的文学文本。通过两者之间的关系,莱辛传达了她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小说的真实难以反映经验的真实。文学的真实是相对的。

自从小说问世以来，关于小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一点你只要阅读一下当前的学术研究，就想象得到。我将《自由女性》这部中篇小说作为那一大堆材料的归纳与缩写，本意就是想谈谈传统小说，这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所写的表示不满的一种方法："我刻意想表现的真实太微不足道了，我从杂乱中梳理出的东西太有限了！经验为我提供的一切是那么的粗粝，那么的无序无形，这篇短短的文字又如何能反映真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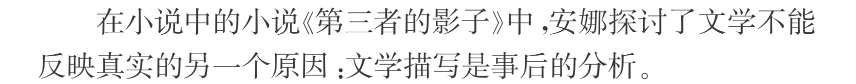
（《前言》P.13）

莱辛为什么对《自由女性》表示不满？原因在于：四种笔记所记录的材料是那么的丰富而庞杂，根据这些原始材料创作出的《自由女性》与之相比，就显得苍白无力。由此她不得不质疑：根据生活经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能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经验本身是那么"粗粝"，"无序无形"，经作家"提炼"后产生的文学文本究竟残留多大的真实性？

随后安娜又从语言层面进一步探讨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并断言文字不能表达真理。

她（指安娜，笔者注）对自己说：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仍觉得这一点如此难以接受，即：文字有缺陷，就它的本质来说，它不够准确。如果文字能表达真理，我就不会记这些不让任何人看的笔记了。

（《自由女性》P.688）



在小说中的小说《第三者的影子》中，安娜探讨了文学不能反映真实的另一个原因：文学描写是事后的分析。

> 这篇故事（指《第三者的影子》，笔者注）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是以分析保罗和爱拉之间的关系如何解体写出的。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来写它。一个人一旦经历了某件事，这事就定了型。某件定了型的事件，即使它持续了五年，当事人差不多快要结婚，描述时总是以最后的结局为视点。这样，所有的描写其实就不真实了，因为当初经历这件事时，当事人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 （《黄色笔记》P.240）

正因为文字无法表现真实，真正的经历无法描述，安娜才想到借用其他手段来表现某些特殊的情感经历：

> 事实是，真正的经历是无法用文字描述的。我无奈地想，一系列星号，像一部老式的小说，或许更管用。或者用某种符号，也许一个圆圈，或一个方块。无论什么都可以，但文字不行。亲自到过文字、图案和秩序都消失的地方的人，会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个与它斗争，或跟它断绝关系的问题，……而是向它鞠躬的问题。 （《金色笔记》P.670）

最后这两句话反映了莱辛返璞归真的思想：人类创造了文字和文明，但同时也在文明化的进程中失去了真实。人类的蒙昧时代反而具有真实性，我们应向那个时代表示敬意，而不是

鄙夷与唾弃。

关于情感与现实的关系

安娜认为，现实不仅仅是经济和战争，不仅仅代表物理领域，现实还包括心理领域，即人的情感世界。因此，描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同样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 安娜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有什么价值，那就应该说，描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应该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情感是社会的一种功能和产物……我们英国文学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我做梦也预见不到的现象：与那个党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一大批人突然间站了出来，好像都是他们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似的，公然宣称描写人类情感的小说或戏剧并不反映现实。现实是什么？你听了会大吃一惊的：现实就是经济，或者就是把反对新秩序的人一排排扫倒的机关枪。”
>
> （《自由女性》P.46—47）

这段话是在摩莉的厨房里说的，当时摩莉说安娜不是一个描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家，写的是生活的现实，由此引出安娜的反驳。英国作家群体中有些人受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人云亦云地宣称描写人类情感的小说或戏剧不能反映现实，安娜对此大不以为然。

在《黄色笔记》中，作者还用了“物理质量”这个概念，认为文学应表现物理质量，而不是物理本身。

> 生活的标志是它的物理质量，而不是事后的分析，更不是那不和谐或预示噩运的瞬间。爱拉慢慢地剥着一个橘子，把黄澄澄的橘瓣递给保罗；保罗一瓣瓣接过去，若有所思，皱着眉头：他在想别的什么事——这是电影中出现的镜头。这不是文学。
>
> （《黄色笔记》P.241）

这里的“物理质量”可以理解为从物质产生的情感效应。电影镜头可以表现一个人剥橘子，另一个人皱眉头；文学描写不能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文学应描写皱眉头背后的内容。

> 我（安娜）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艺术一概出之于深沉的、赤裸的、毫不掩饰的内心情感。
>
> （《蓝色笔记》P.369）

但情感本身又有区别。安娜把情感分成“真情实感”和“虚伪的情结”两种。前者是文学家应该竭力表现的，后者则应扬弃。反思她自己的创作，安娜觉得《蓝色笔记》中记录的就是她的真情实感，而她以前创作的那部小说《战争边缘》所流露的情结就“有点可怕，有点不健康，有点狂热。那是战争年代的一种盲目的骚动，一种虚伪的怀旧情结，一种对放肆、自由、混乱、无序的渴望”（《黑色笔记》P.70）。她因此断定那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黑色笔记》P.80）。

安娜唾弃这种虚伪的情感，否定自己的过去，并因此患上了写作障碍症。

关于小说的功能

安娜认为,小说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19 世纪以前,它的功能是哲学性,也就是说,那时的小说是向读者传播某种理念的,这理念能指导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事。但现在的小说,“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说中只有一部具有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那种特质”(《黑色笔记》P.67),哲学性成了稀有之物,新闻性取而代之,成了小说的基质。

> 托马斯·曼是旧的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小说家,他利用小说对生活作了哲学性的阐释。问题的关键是,小说的功能似乎正在变化:它已经成了新闻学的先驱。我们阅读小说是为了了解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区域:尼日利亚、南非、美国军队、矿区、切尔西社区,等等。我们看小说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黑色笔记》P.67)

造成哲学性缺失、新闻性泛滥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于人类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 人类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越来越细,甚至细分后还可以再分。要想反映这个世界,人们得想方设法去了解本国其他群体的情况,至于别国的群体,那就无从谈起了。要想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


因此，小说的报道成了一种媒介。

（《黑色笔记》P.68）

莱辛写作《金色笔记》，就是要将新旧小说的特质融为一体，具体地说，是以新闻之形表现哲学之质，或者说从新闻报道中写出哲学性。这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创新。

> 作为写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我只有一点，那就是好奇心。一个新闻记者的好奇心……我只是对在生活中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感兴趣。
>
> （《黑色笔记》P.68）

关于典型人物与个性化

现代文论中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个性化已经不复存在。安娜不认同这种说法，觉得个性毁灭之说是无稽之谈。

> 前人所写的小说有一半将个性作为主题，而我们却经常被告知：人的个性已化为乌有。然而，当我回首往事，想起紫花树下那一班人并让他们重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时，我突然恍然大悟，那一套言论全都是无稽之谈。——当我心血来潮，让记忆重塑我曾经结识过的人物形象时，这一切关于人性毁灭的言论，这种违反人性的强词夺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
> （《黑色笔记》P.118）

但是，承认个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安娜接受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文论。在《黑色笔记》中，她对《苏维埃文学》所提倡的文学主张大不以为然。

> 一个作家在其努力实现艺术的真实的艰难历程中应该去追求典型的东西，而这样一种环境不是，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环境。 （《黑色笔记》P.471）

> 毫无疑问，文学艺术上的典型人物就其内容而论与科学观念上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当然，就形式而论亦然。 （《黑色笔记》P.472）

> 小说的作者有必要学一学我们的文学，学学这人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健康的、进步的文学。
> （《黑色笔记》P.473）

上述言论来自《苏维埃报》和《苏维埃文学》对安娜的《战争边缘》的评论。这种别林斯基式的文学观是早期的安娜相信过的，她为此深感痛心。

> 加入共产党以来，我在党内的工作主要是给某些小团体作有关文学的讲座。我说过这样的话："中世纪的文学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表现的是群体的意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感人而痛苦的个性化特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抛弃个人化艺术那种激动人心的自我吹嘘，回归表现人类的

> 责任和相互间兄弟般情谊的艺术中去，从而将表现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题材抛之一边。而西方艺术已经逐渐变成了发自灵魂的呻吟。痛苦已经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的现实。”我一直在说这样的话。大约在三个月以前，在一次讲座中，我开始变得结结巴巴，未能把这种话继续说下去。　　（《蓝色笔记》P.370）

安娜在文学讲座中之所以变得结结巴巴，是因为她对别林斯基式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怀疑。她觉得，提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将导致人物性格的类型化，集体性将取代个性化，从而使文学回到中世纪的老路上去。

> 他们的文学（指苏维埃文学——笔者注）大多平淡无味，充满乐观主义，叙述调子总是出奇的欢快，甚至在处理战争和苦难的题材时也是如此。这种风格来自那个神话（指共产主义——笔者注）。但是，这种拙劣的、僵化的、陈腐的写作方法也正是我自己的创作的一面镜子，我为自己在《战争边缘》中流露的思想倾向而深感惭愧。如果这种情感一直影响我的创作，我决定从此搁笔。　　（《蓝色笔记》P.369）

我，安娜，就是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既唾弃我自己创作的“不健康的”艺术，又唾弃我所见到的那些所谓“健康的”艺术。

> 这一类作品最要命的问题是非个性化。它的弊

端就在于这非个性化。它的作者似乎就是 20 世纪一个新的无名氏。（《蓝色笔记》P .370）

关于作家与批评家

关于作家，安娜是这样定位的：

作家是世界的良心。为了献身艺术，一个作家有责任背叛自己的妻子、国家和朋友。还有他的情人。（《黑色笔记》P .461）

这几句话记在《黑色笔记》的右侧，小标题是“钱”。这“钱”是反语，作者意在讽刺艺术的商品化。

在《蓝色笔记》第三节中，安娜对四本笔记的不同记事功能作了解释，并把自己的写作当作一种社会的责任：

我有四本笔记，一本黑色笔记，是记述安娜・沃尔夫的情况的；一本红色笔记，和政治有关；一本黄色笔记，用来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故事；还有一本蓝色笔记，我尽量把它当作日记。住在摩莉家的时候，我根本不考虑笔记的事，自然没把它看作一项工作，或一种责任。（《蓝色笔记》P .505）

对于批评家，安娜对他们的定位是：“知识界的娼妓。”

她（一位名叫到玛丽的批评家——笔者注）很忙，

> 但她还是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陪伴我。我的天，一想起这事我就热泪盈眶！当我自杀的时候，我会想起有个妓女为了爱跟我度过一个晚上。对我的恭维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恭维我的不是杂志的编辑，而是知识界的娼妓——批评家。（《黑色笔记》P.462）

如此愤激的言辞记录在《黑色笔记》中。当时安娜的心情很不好，老是想着自杀。玛丽在候车室对安娜说了些恭维的话，安娜便在日记中记下上述文字。

莱辛对批评家的反感是一贯的。她的作品经常被误读，这使她对批评家有了很深的成见。在1971年写的那篇《前言》中，就以较大的篇幅谈论了批评家：

> 我所见过的作家，当他们面对真正的批评家这个稀有生物时，无不显现偏执狂的迹象，摆出毕恭毕敬、感激涕零的样子。因为他知道他所想的正是他所需要的。但作家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他何必期待那个非同凡响的生物——十全十美的批评家呢？十全十美的批评家确实偶尔存在着，但问题是，为什么应该有这个对作家想要做的一目了然的人呢？编织那个特殊的茧状物的人毕竟只有一位，这唯一的一位所做的就是编织那个茧。（《前言》P.14）

莱辛的意思是，作家是编织那个茧状物（即作品——笔者注）唯一的人，只有他或她自己最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向着什么样的目标努力。批评家或评论家拿这样那样的标准来衡量作

家的作品，但他们不了解作家的良苦，他们的评判也就不得要领。

> 评论家和批评家都不能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提供任何东西，为此神魂颠倒、孜孜以求的是作家。
>
> （《前言》P.14）

为什么批评家不能成为作家的知音呢？因为他们缺乏作家所具备的修养，他们“所接受的训练是与作家相悖的”。在此，莱辛已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只知服从权威，只向学生教授如何引用或遵循他人观点和论断的现行的教育体制：

> 在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旦成了批评家和评论家，就不可能为那些痴心追求创新的作家和艺术家作出富有想象力与创造精神的判断。他们能够做的，他们能够做得好的，只是告诉作家：他的小说或剧本如何写才能与当前的情感与思维模式，即观念的风尚保持一致。他们就像石蕊试纸。他们是毫无价值的风速测定仪。他们是最敏感的公众舆论气压计。（《前言》P.6）

关于浪漫派风格

在《金色笔记》中，有两篇模仿浪漫派风格写成的文字，一篇是借托一位叫詹姆斯·雪佛的作家写的《香蕉林的血迹》的复印件，用大头针别在《黑色笔记》里，故事叙述白人与黑人之

间的种族仇恨：

> 我绝望地走着，在时间的织机中，那大地的回音含混不清。我走过那棵香蕉树，那些忠诚的仇恨的红蛇在我身后吟唱：去吧，伙计，进城复仇去吧！香蕉林上的月亮一片猩红，它匆匆歌唱着，尖叫着，哭泣着，呻吟着。哦，红色是我的痛苦，猩红是我的痛苦，哦，红色和猩红正使仇恨所滋养的，受月光映衬的香蕉叶一片片掉落。 （《黑色笔记》P.470）

另一篇以《写作的浪漫派》为题，出现在《黄色笔记》中，谈异性之爱和同性之爱孰轻孰重的问题：

> 神奇的时光之翼拍打我们的心，雪花飞旋，漫天皆白，时光将卷着我们大家，尾随我们的罗茜们，直到生命的终点，直到木板房里举行葬礼。看到我们的巴迪向前走去，走进无法追忆的命定的雪花之舞中，看雪花在他衣领上添上干巴巴的诗行，那感觉真是既悲哀又美丽。 （《黄色笔记》P.575）

这两篇文字似乎都很美，很抒情，但矫揉造作，缺乏真情实感。安娜为什么要模仿浪漫派的写作风格，在以平实明快为基调的《金色笔记》中夹杂进这种华而不实的文字呢？答案她自己已经给出：

> 如果我的写作又回到拙劣的模仿中，那么该是搁

笔的时候了。　　　　　　　　　　(《黄色笔记》P .575)

原来,莱辛的代言人安娜是借模仿否定浪漫派的文风。通过这种否定,对于她所肯定的,也就不言自明。



3

莱辛的一封信：解码《金色笔记》的一把钥匙 *

1998 年 10 月，我作为访问学者赴剑桥大学进修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到达剑桥后，一边旁听古英语，一边为即将出版的拙译《金色笔记》撰写《译序》，可心里总怀着一个愿望：见一见这本书的作者。译了人家的书，很想听听写书人自己是如何看待她的书的。由于学习忙，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写好《译序》。1999 年 7 月初，我给莱辛写了第一封信，并附上《译序》的英文稿(即《外国文学评论》1999 年第 4 期上的《形式也是内容：〈金色笔记〉释读》)。信发出不久，很快收到了回信。莱辛的信是用打字机打的，读过后我惊奇地发现：这封信就是解码《金色笔记》的一把钥匙！原计划登门拜访以期了解的一切，这封信中差不多都提到了。我不想独享这份无比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借《动态》栏目将它公之于众，以飨有志于研究

---

* 本文最初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2005 年第 4 期。这里略有修改。

莱辛的同道。

9th July ,1999

Dear Caiyu Chen：

Of course I cannot comment on all of the preface ,forgive me—I do not have the time .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main point is that Anna has separated herself off into compartments ,the four notebooks , and she comes together into a wholeness in the Golden Notebook .That is the major theme of the thing—the dangers of compartmentalizing . This idea came from watching people "break down" during the time that communism was breaking down—very rigid people ,whether political or religious ,often "break down" and it is a way of becoming whole .Perhaps it should be mentioned that there is not one style in writing ,but several ,quite apart from the deliberate pastiche of fashionable novels .

The frame story , Free Women , is a small conventional novel ,and the rest of the book is a comment on it .

Did you ever read my preface to the Golden Notebook . which is fu11 .I think ,of useful information .

Perhaps you could send me a note when you know you are going back home . I could see you towards the end of September .Somewhere about then .

I do not understand when you talk of the"chaos"of the



novel. Even as a first impression. It is such a carefully structured book.

Anyway, we can discuss that. You could come to tea perhaps.

Sincerely

Doris Lessing

这封信,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关于四本笔记与内置《金色笔记》的关系:It seems to me that the main point is that Anna has separated herself off into compartments, the four notebooks, and she comes together into a wholeness in the Golden Notebook.莱辛在这里已告诉我们:四本笔记象征女主人公分裂的人格,她用四本笔记来记录这种分裂状态。目的是为了理清头绪,从而摆脱这种状态,使分裂的人格回归整一。内置《金色笔记》的出现则意味着这种回归的完成。

2. 关于小说的主题:That is the major theme of the thing—the dangers of compartmentalizing.安娜人格的分裂造成她作为作家患上了写作障碍症,她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甚至想到了自杀。这也就是莱辛所说的“分裂的危险性”。是什么原因导致安娜发生人格分裂呢?答案也在信中:This idea came from watching people “break down” during the time that communism was breaking down— very rigid people, whether political or religious, often “break down.”原来,安娜的精神危机来自于她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幻灭。

3. 关于小说的文体:Perhaps it should be mentioned that

there is not one style in writing ,but several ,quite apart from the deliberate pastiche of fashionable novels .《自由女性》采取的是传统小说的写作法;四本笔记则吸收了许多现代派的技巧,如元小说的写法,日记体,小说中套小说,新闻报道的剪辑法,等等。各种文体统辖在客观、冷静的叙述基调之下,绝无东拼西凑的痕迹,这是莱辛有别于那些刻意追求时髦的二流作家的地方。

4. 关于《自由女性》:The frame story ,Free Women ,is a small conventional novel ,and the rest of the book is a comment on it .《自由女性》作为故事框架这是一目了然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其他部分都是它的一个注解"这句话。《自由女性》情节围绕两个主张人格独立的女性展开,好像在谈女权,其实不然。在《金色笔记》的《前言》中,莱辛断然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安娜人格的复元便是通过与异性的合作完成的,这个结局已形象地表达了作者主张男女调和、反对性别战争的思想。莱辛这句话的正确含义应该是:《自由女性》描写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现实世界,构成四本笔记的黑、红、黄、蓝四色是现实世界折射的四道反光。

以上是这封信的四个要点和我对它们的理解。信中还有一句话是关于小说的结构的:I do not understand when you talk of the"chaos"of the novel .Even as a first impression . It is such a carefully structured book .这句话是针对我的那篇《译序》而说的。尽管我一再强调这"乱"只是表面现象,但作者对这样的提法仍然不满意,这也许是我作为读者思维上跟不上作者的缘故吧。



我与莱辛的交往*

多丽丝·莱辛因《金色笔记》而获 2007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既是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金色笔记》是 1962 年出版的作品,从它的问世到最终获得诺奖评委的认可,时间差不多已过了半个世纪!诺奖评委们显然怠慢了多丽丝·莱辛,要么就是他们的文学嗅觉有些迟钝了,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把这个奖颁发给了一个受之无愧的人,一位极具创造精神的女作家,虽然迟了点,毕竟坚持了公正,还是值得赞赏的。

1997 年 6 月,译林出版社约我翻译《金色笔记》,说实在的,当时我对莱辛和她的作品也是知之甚微,我还对约稿的施梓云先生说:你们能不能让我译一本像《汤姆·琼斯》这样的世界名著。施梓云先生说,《汤姆·琼斯》会给你留着的,还是先给我们译《金色笔记》吧,版权我们已经买下了。就这样,开始了翻译的工作,后来才发现,自己所翻译的正是一部旷世

* 本文最初发表在《新民周刊》2007 年第 43 期。这里略有修改。

名著！

1998年10月，我受教育部选派赴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的研究。这时我已译出全文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没译。出国前约了朋友刘新民教授，请他帮忙译出余下的部分。

到了剑桥后，一边旁听古英语的课，一边撰写《金色笔记》的《译序》。当时就想拜访作者本人：很想利用难得的留学机会见见写书的那个人，尤其想问问她一些有关作品的问题。古英语系的教学秘书给我提供了莱辛的地址。1999年7月，我把《译序》写成英文，寄给莱辛，信中还表达了希望她为我们的译文写序的意思。7月9日，莱辛给我回信，不仅欣然邀请我去她家喝茶，还主动提及《金色笔记》的创作动机，主题思想，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与金色笔记的关系。这封信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想问的问题。这份弥足珍贵的资料，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披露在《外国文学评论》的《动态》栏目上，就是那篇《一封信：解码〈金色笔记〉的一把钥匙》。

我是按约定于9月底的一个阴雨天拜访她的。下午三时许，我在一幢连排式的房子前按响了门铃。穿红裙蓝衣的莱辛下楼开门，把我领上楼上的客厅。客厅里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电视机上是一套音响，搁电视机的架子塞满了书。与电视机平行的墙壁上有两个一米左右高的书架，靠里的一个比另一个高了几厘米，也宽了几厘米。书架肚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书，书架顶上又摞着四大叠书，每一叠差不多都有半米高。女主人示意我在电视机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热情地招待我喝咖啡，吃糕点。她自己落座在电视机旁的一张椅子上。



这个客厅给人总的印象是不那么整洁：沙发坐垫上就散落着报纸一类的杂物，女主人坐的椅子背后还有书刊一类的东西不整齐地堆放着。但在这不整洁中透露出一种随和，当我自己动手挪开一张报纸在沙发上落座时，同时也挪去了按门铃前一直挥之不去的紧张与忐忑。这种随和、适意的氛围的营造者此刻就与我面对面坐着，说话时目光紧紧盯着你，但那里面所透露的不是居高临下的轻慢，也不是咄咄逼人的威严，而是朋友间促膝交谈时的专注，邻里间闲聊时的亲近与熟稔。多丽丝·莱辛就是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在她面前，你用不着因自己写不出她那样的小说而自卑，完全可以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你早就熟悉的邻里乡亲来看待。

我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展开。我首先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文化背景，介绍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当我说到自己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时，她马上接口说：“我也是个农民的女儿啊。”那说话的口气就好像在异乡遇见走失的同道，在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中间碰到了语言相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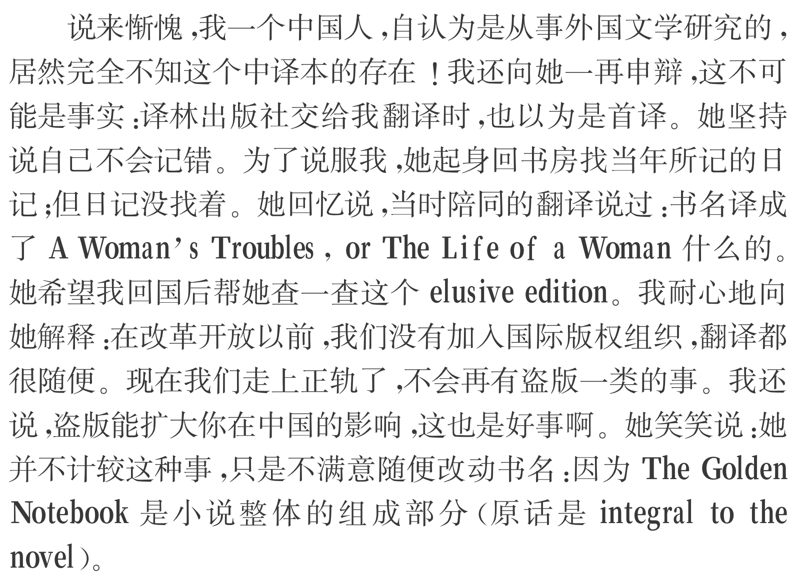
接着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情况，说到了古英语与《贝奥武甫》。她马上向我推荐了爱尔兰诗人希尼翻译的《贝奥武甫》，并说希尼和休斯是现当代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希尼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引向了这个标志性的文学桂冠的未来归属。我真诚地对她说：像她这样的文学大家应该拥有这个荣耀了。她对我说：她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已有 12 年了。说这话时，她并没有掩饰自己对这个奖项的渴望与屡屡落选的无奈之情。

这以后我们还谈了《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的政治信仰。莱辛告诉我，50 年代的英国，有很多知识分子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包括她自己。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现在已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了。她的这番话使我相信，《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就是她自己的影子。

当然，作为《金色笔记》的中文译者之一，我没有忘记此次拜访的目的，于是再次提出为中文版的《金色笔记》写序的事。她明确地答复我，这个序她不便写：一个原因是她不懂中文，无法对译文下这样那样的断语；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金色笔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译本。她说 1993 年她去过北京，当时陪同的翻译告诉她：《金色笔记》的中译本一出版就印了 80000 册。[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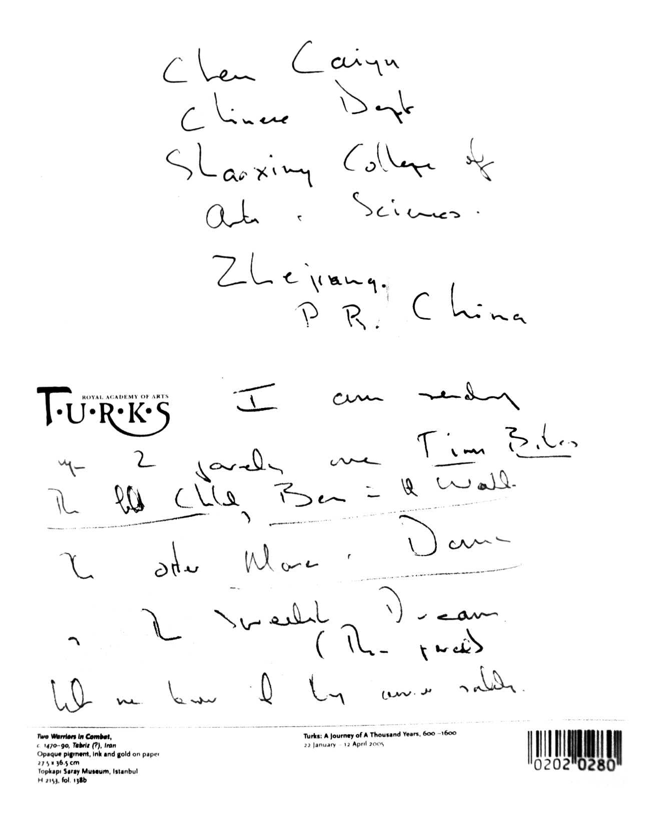
---

① 虽然莱辛当时没能找出日记给我看，但后来她给我寄了本题为《时光流逝》的杂论集，那里面有篇《金色笔记 · 再版前言》（**Harpper Perennial**，1994），提到了《金色笔记》在中国的发行情况，摘录如下："这部小说的前景始终让我吃惊，它不断地在一些陌生的地方抛头露面，经常让人始料未及。最近有个地方是中国，受中国作家的邀请，我刚刚去过那里。他们一版就印了 80000 册，在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只是一个小数目，一次小发行。这一版三天就卖光。在这以前已经印过一次，卖得也很好。他们说：'人人都读过这部小说'，用今天的含义去理解，那是说大学里的人大多读过。我访问过北京、上海、西安和广州，那里的大学对英美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



说来惭愧,我一个中国人,自认为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居然完全不知这个中译本的存在!我还向她一再申辩,这不可能是事实:译林出版社交给我翻译时,也以为是首译。她坚持说自己不会记错。为了说服我,她起身回书房找当年所记的日记;但日记没找着。她回忆说,当时陪同的翻译说过:书名译成了 A Woman's Troubles, or The Life of a Woman 什么的。她希望我回国后帮她查一查这个 elusive edition。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翻译都很随便。现在我们走上正轨了,不会再有盗版一类的事。我还说,盗版能扩大你在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好事啊。她笑笑说:她并不计较这种事,只是不满意随便改动书名:因为 The Golden Notebook 是小说整体的组成部分(原话是 integral to the novel)。

谈了上述一些话,时间不知不觉间已溜走一个半小时左右。虽然没有规定过谈话的时限,我觉得也该起身告辞了。为使这次拜访留下珍贵的纪念,我问她是否可以合个影。"Why not?"她爽快地说。我于是掏出背包里的傻瓜机,先给她拍了两张单人照。要拍合影时,我显得有点为难。她马上向内室叫了一声,随即出来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屋子里没有别人)。我估计这男子是她的儿子,但没问。照完相后,这位男子就回到他的房间去了。莱辛则回书房拿来五本她写的小说,一本本签上名,送给我。得到她亲笔签名的书,我真的很激动。随后她还递过两张价值 30 英镑左右的购书券,嘱我自己去书店买希尼译的《贝奥武甫》(后来我用这两张购书券在剑桥书店买了一套 Bevington 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一本关于希尼的评论)。



Chen Caiyu
Chinese Dept
Shaoxing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
Zhejiang.
P. R. China

TURKS
ROYAL ACADEMY OF ARTS

Two Warriors in Combat,
c. 1470–90, *Tabriz (?), Iran*
Opaque pigment, ink and gold on paper
27.5 x 36.5 cm
Topkapı Saray Museum, Istanbul
H 2153, fol. 138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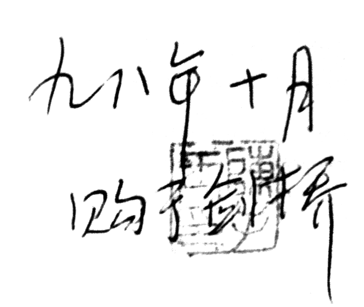
Turk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600–1600
22 January – 12 April 2005

0202 0280

噢,对了,当时我也有见面礼带给她的,那是一枚图章,我自己刻的,她的名字的中英文(中文为阳文,英文为阴文)。治印的行家们见了那方印章一定会笑掉牙,但我还是郑重其事地当一件宝贝送给她,表示我对一个伟大作家的敬意。

回国后,我一直与莱辛保持通信联系。每年的圣诞节,我们总要互寄贺卡。1999 年底,当她得知我并没有买到希尼译的《贝奥武甫》时,还给我寄了一本过来。我与刘新民合作翻译的《金色笔记》于 2000 年 8 月出版,我寄了一本给她。2005 年,





她又寄给我五本书,其中一本是她的自传《在我的皮肤下》。

2005 年是鸡年,我在给她的信中介绍了中国的十二生肖。她说她似乎听见了母鸡的咯咯叫声了。在那封信中,她还谈了她的身体状况。她给我的信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好像至今仍不会用伊妹儿。她自嘲说她仍生活在电气化以前的时代。

得知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比谁都高兴。诺奖颁布不久我给她写了封表示祝贺的信。我对她说,这两天许多媒体来采访我,因为译了她的《金色笔记》,我成了莱辛在中国的代言人了。他们不断地问我莱辛个子有多高,拜访她时穿什么衣服,招待我喝茶还是咖啡等等一些问题。我对她说,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耐心。她现在面对的媒体比我所面对的不知要大多少,她就更需要耐心了。

5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的翻译

多丽丝·莱辛因写出了 20 世纪审视男女关系的先锋作品而获 2007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理由是：that epicist of the female experience, who with skepticism, fire and visionary power has subjected a divided civilization to scrutiny. 这句措词严谨,稍嫌拗口的评语在汉译中产生了多种异文。互联网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法有以下几种：

之一：

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她的史诗性的女性经历。

之二：

(她以)史诗诗人般的女性视角,饱满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深刻的怀疑精神剖析了一种分裂的文明。

之三：

她以怀疑主义、激情和想象力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她登上了这方面女性体验的史诗巅峰。

之四：

这个表述女性经验的诗人，以其怀疑主义精神，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一个分裂的文化作了详尽细致的考察。

之五：

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

之六：

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她用怀疑、激情、梦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被割裂的文明。

之七：

女性经历的史诗作者，用怀疑主义、才华激情和预言的力量来审视被割裂的文明。

这几种译法哪一种比较地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译法吗？在此我不避浅陋，谈谈我的理解。

我以为，这个句子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即"that epicist of female experience"，说的是莱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对莱辛作为小说家的定位："epicist"，是指作者用史诗的笔法反映了包罗万象的世界。而"female experience"，则是她作为女性作家的叙事视角；这个限制词还是客观的，不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存在褒贬问题。

第二层意思是由 who 引起的那个定语从句，说的是莱辛写了什么样的作品，是对莱辛的创作（主要针对《金色笔记》）的高度概括。"skepticism"和"fire"指的是怀疑的态度和火样的激情，理解上不会出现太大的分歧。关键是 visionary 一词。译成"构想的"、"梦想的"、"预言的"、"想象的"，似乎都不够确切。读过《金色笔记》的人都知道，安娜做过许多梦。所谓"visionary power"指的就是作者用梦说事的能力。

鉴于上述理解，我尝试了另一种译法：

> 一位表述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她以怀疑的态度，火样的激情，梦的想象力，审察了一个分裂的文明。

6

与学生谈《金色笔记》

多丽丝·莱辛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采访不到莱辛本人的新闻记者们便纷纷找上我，不断地问我莱辛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她的《金色笔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如何阅读，等等。我知道同学们也有同样的好奇心。我们的《外国文学史》，关于英国现当代这部分，本来要到下学期才讲。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我干脆把下学期的这部分内容提前了，也算是趁热打铁。

我认为，莱辛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莱辛不断探索、不断革新的创作实践中，文学反映现实是她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她写作的榜样是司汤达、托尔斯泰等人，她的抱负是像他们那样写出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伟大作品。这一点她做到了，而且超越了：司汤达、托尔斯泰等人反映的时代精神只属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只局限于作家国籍所在的法国或俄罗斯；莱辛却用她的《金色笔记》反映了 20 世纪 50 年代整个世界的精神风

貌！构成世界多样化的文明的各种意识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等，都受到了她的审察与拷问。

莱辛能够如此宏观地用文学反映现实与她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她出生在亚洲，青年时代却都在非洲那里度过，这一人生经历使她有机会切身感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后，她又加入了共产党，积极地参与过党的各种活动，这使她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有了自己的独特认识与反思。1949 年，她从非洲回到自己的祖国英国，从此就一直在伦敦的贡特花园居住：她熟悉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像熟悉自己的父亲与母亲。

莱辛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金色笔记》中的“自由女性”是反讽。诚然，莱辛并不反对妇女在男权中心的世界上争取必要的、应有的自由与权利，但当她从世界整体的高度来审视、关怀人类的历史与命运时，觉得女权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较，已显得不那么重要，处在次要的地位。她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是比女权主义更大的政治，更切实地维系着人类的历史与命运。她说过女权主义是瞎胡闹，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一般的读者都从《金色笔记》中所标榜的“自由女性”来认定莱辛的女权思想，并给她贴上“女权主义的老祖母”一类的标签。这是对《金色笔记》的误读：“自由女性”在这里其实是反讽。从表面上看，安娜与摩莉确实是两位特立独行的女性，作者似乎也同情她们为摆脱男权的阴影而作的努力。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作者给两位女性刻意安排的结局：“摩莉结婚了，而安娜又有了一段风流韵事”（这是最后一节《自由女性》的小标题！

见《金色笔记》中译本第 683 页)。她们最后不再为女权“瞎胡闹”,向现实妥协了,这是她们觉悟到女权主义无法逾越其他政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情节:《金色笔记》中的那本金色笔记本记录摆脱了写作障碍症的安娜与一位美国作家如何合作写小说,两人各自给对方的小说写开头。这一情节的寓意是:男性与女性应该合作,和谐共处,而不是冲突。

分裂与整合,是《金色笔记》的关键词,也是主题。一个分裂的世界是危险的,因为群体间的分裂会导致战争;同样,一个分裂的人格也是危险的,因为人格的分裂会导致个体的毁灭。世界需要和谐,男女应该合作,个体应该融入群体,与世界达成妥协。

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与金色笔记的关系就是分裂与整合。黑、红、黄、蓝四本笔记具有外倾和内倾的两个象征:外倾的一面象征四分五裂的外部世界,象征多样化、不和谐的世界文明;内倾的一面象征女主人公安娜四分五裂的人格。就两种分裂的关系而论,外部世界的四分五裂是因,安娜的精神分裂是果。安娜一心追求理想,当理想幻灭时,才产生了创作障碍症,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她想到自杀——摩莉的儿子汤姆的自杀实际上折射了安娜自己的生存危机和自杀倾向。为了瓦解死亡的意志,她才用黑、红、黄、蓝四本笔记来“梳理”杂乱得使她精神几乎崩溃的思想。通过梳理,她要弥补破碎了的人格,使之回归统一。最后出现的那本金色笔记本就是整合的结果。在那里,安娜与现实达成妥协,表现了她挫折后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决心。

《金色笔记》的语言,总体而论,是明快、简洁而平实的。这是基调。但是,在这貌似平淡,并不抒情,冷静有余而激情不足

的语言中，隐含着大智慧、大思想和大境界。莱辛不喜欢说教，总是让情节本身来说明问题。她将自己的大智慧、大思想隐在了文字背后。在描写主人公分裂的人格时，她还会在平实的叙事中穿插进一些很艰涩难懂的文字。为了表明自己的文学立场，有时还会讽刺性地模仿起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夹杂一些极其抒情、诗化的语言（如"香蕉林的血迹"一节）。为了求新、创新，她还在现实主义的调色板上糅合了心理分析、意识流、黑色幽默、元小说等多种现代派的手法。

正因为《金色笔记》采用了多种语言技巧，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作者自己又不出来"说教"，不给读者说明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宏旨，没有较高文学修养的读者就不容易进入小说的深层意趣。阅读者如果一味追求抒情性、故事性，一定会更失望，甚至骂娘。对于后一类读者，我建议放弃阅读。对于前一类读者，我建议换一种阅读方式试试：即跳跃式阅读。你可以先将分割成五段的《自由女性》连贯读完，然后再连贯地跳读黑、红、黄、蓝四笔记，最后读金色笔记。这样读也许更容易理解作者要表达的意思。

7
多丽丝·莱辛在中国

2007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该年度的文学奖授予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理由是“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当这位年近九旬的英国老太太闻之这一喜讯时,大概不会料到远离欧洲大陆的中国一直都在关注着她,更不会料到她的作品早在其文学创作刚刚起步之日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既是多丽丝·莱辛的文学创作之路,也是她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之路。“多丽丝·莱辛在中国”是这位英国老太太文学生涯的又一见证。

初到中国

多丽丝·莱辛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五年后,她的小说便来到了中国。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谢步武翻译的中篇小说《渴望》。1956年,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度将谢步武翻译的同名小说奉献给中国读者。这是我们所能“搜索”到的多丽丝·莱辛在中国的最早信息。

在这部笔者用高出原价近百倍价格购买来的《渴望》文本中，多丽丝·莱辛描写了一个名叫伽巴夫的非洲青年，因不满饥饿贫穷的农村生活，进而逃离家庭，前往城市谋生，在城市几经坎坷磨难最后锒铛入狱，在狱中开始思想转变的故事。

在小说的“内容提要”中，译者这样写道：

> 作者使读者深信，他出狱后一定会把自己的命运和争取非洲人民自由的事业结合起来。作者五岁就到南非，对非洲情况非常熟悉。她以生动的笔调，加上辛辣的幽默，把整个诲盗诲淫的罪恶社会描写得淋漓尽致；至于对殖民政策和种族歧视的指责，尤不遗余力。[①]

这大概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文学界对多丽丝·莱辛的最早评价了。

为了化解当时的中国读者对这位初出茅庐的英国女作家的“陌生感”，中译本在小说的开头附加了苏联学者维·弗拉第米罗娃发表于《苏联文学》(英文版)1954 年 5 月号上的文章《小说家多丽丝·莱辛》的片段，对多丽丝·莱辛的创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使中国的读者通过“内容提要”、苏联学者的文章以及具体阅读，对多丽丝·莱辛的创作风格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

① [英]多丽丝·莱辛：《渴望》，谢步武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版。

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董秋斯翻译的中篇小说《高原牛的家》，使多丽丝·莱辛的中译本又增加了一个伙伴。《高原牛的家》与《渴望》一道成为多丽丝·莱辛及其作品踏上中国内地的第一双脚印。

当中国读者再度见到多丽丝·莱辛的名字时，已经是80年代的事情了。这期间空白的二十多年，不仅阻断了多丽丝·莱辛及其作品前往中国的脚步，也几乎阻断了很多西方文学来到中国的脚步。不正常的时代，不正常的政治运动，使中国文学与外界出现了隔绝，产生了断层带，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文学才伴随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破晓再次敲响中国关闭了许久的大门。

1981年，《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孙宗白的文章《真诚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文中简要介绍了多丽丝·莱辛的生活背景和创作思想后，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她的《暴力的儿女》、《金色笔记》、《为了地狱者指引》和《黑暗前的夏天》等出版于60—70年代的作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二十多年间中国文学界对多丽丝·莱辛了解的空白，使被迫割断了的多丽丝·莱辛与中国文学的联系得以衔接起来。尽管这是一篇以介绍为主的评论性文章，但其中却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

在论及多丽丝·莱辛的创作主题时，文中写道：

> 她的一些小说具有浓郁的非洲风味。在非洲的生活直接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并深深地渗透在她的作品之中。反对种族歧视是莱辛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她目睹种族歧视的残酷性，因此对种族主义者的鞭笞是相当激烈的。争取妇女自由平等的权力是她

> 不少作品中屡次出现的另一主题。这两个主题往往在她的小说中同时并存或交错呈现。①

在论及多丽丝·莱辛的创作风格时,作者写道:

> 她的作品多而不滥,这和她严肃的创作态度是分不开的。几乎她所有的作品都有独到的见解。现实主义扎根在她的思想中,渗透在她的作品中。因此,无论使用什么艺术手法,其作品都显得真诚而丰满,有说服力,吸引人,而且没有形式主义的流弊。这种现实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创作是可贵的。多丽丝·莱辛不愧为英国当代杰出的女作家之一。②

在中国文学刚刚走上复苏道路的时期,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的前夜,对于早已淡忘了多丽丝·莱辛的中国文学界和在那个"空白"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读者而言,孙宗白的这篇文章,作为中国新时期最先出场的介绍多丽丝·莱辛的文章,伴随着中国文学春天的到来,使这位英国女作家在时隔二十余年后再次来到中国,并由此引发起连锁性的反响。

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以《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谈她的小说创作》为题,摘要介绍了当时联邦德国《新评论》杂志1981年刊登的G.狄茨与莱辛的一篇谈话;同年,《名作欣赏》发表了海西的文章《多丽丝·莱辛及其作品》,从生活环境和生活

---

① 孙宗白:《真诚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第87页。

② 同上,第70页。

背景两个方面介绍了莱辛作品的思想内容,使中国读者对这位英国女作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86年,《世界文学》发表了王家湘翻译的短篇小说《老妇与猫》,使中国读者再一次阅读到莱辛的作品;1987年,《外国文学》发表了王家湘的文章《多丽丝·莱辛》,再次较详尽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莱辛的生活和创作,加深了中国读者对莱辛的印象;1989年,《世界文化》发表了李谧翻译的奈特-里德根据纽约记者埃米·林对莱辛的采访所写的文章《坚忍不拔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同一年,《外国文学》发表了孙生茂翻译的莱辛的短篇小说《楼顶上的女人》,使中国读者有机会对莱辛的作品有更多层面的感受。

多丽丝·莱辛初到中国,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光。这段时期中国对这位英国女作家的了解和认识,基本上以介绍为主。既介绍她的生活背景,也介绍她的生活环境;既介绍她的创作思想,也介绍她的创作艺术;既宏观介绍她的作品,也微观分析她的小说。与此同时,她的少量作品也开始逐渐走进中国。总之,当80年代即将成为历史之际,多丽丝·莱辛在中国的部分读者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印象。

继续登陆

90年代来临,中国文学延续了80年代引进多丽丝·莱辛的势头。除了《译林》1990年发表了王荣正翻译的短篇小说《城市的魅力》、《世界文学》1997年发表了程惠勤翻译的中篇小说《唯一例外的女人》等作品外,这位英国女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也开始在中国登陆,这就是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范文美译)、上海译文出

版社 1999 年出版的《又来了，爱情》(瞿世镜、杨晴译)和译林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野草在歌唱》(一蕾译)。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莱辛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 14 个短篇。这些短篇在讲述了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后，鲜明地表现出了女性主义的创作主题。在《自由女性、互文关系和翻译(代序)》中，译者这样写道：

> 莱辛虽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被标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但女性的问题无疑是她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只是她讨论的不只是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男性的粗暴、不忠而已，她的作品也探讨爱情的真义：女人与事业、家庭、婚姻的关系，女人与女人以及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尤其是女性的成长和醒悟，以及最终的“自由”。①

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莱辛及其创作，是不无裨益的。

《野草在歌唱》是莱辛的处女作。在这部出版于 1950 年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以自己在非洲的贫苦生活中所积累起来生活体验和创作素材，通过一个贫穷的女子玛丽在人生旅途上的辗转起伏，“向西方读者第一次不加掩饰地展现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描述了贫穷的白人移民艰难的求

① 范文美：《自由女性、互文关系和翻译(代序)》，见《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花城出版社 1998 年版。

生历程”[①]。得益于在非洲的生活经历,得益于对非洲大陆的一往情深,得益于在非洲大陆的所见所闻,莱辛一经走上文坛,便触及且奠定了她日后创作中最常表现的主题:妇女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影响、种族歧视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这正是造成作品主人公玛丽悲剧的主要原因。

在《译后记》中,译者在深入分析了《野草在歌唱》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涵的同时,还对作品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 莱辛一向注重个人对生活的心理体验,并以心理活动描写见长,这一特点在《野草在歌唱》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玛丽在生活变动和感情经历中的每一丝心理变化都被细致入微地记录下来,读者在跟随女主角内心体验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丑恶的殖民制度的认识。此外,用周围景物和环境氛围来烘托人物身心崩溃的状态,是莱辛创作手法的又一特点。玛丽临死前频频出现的雷声与闪电,与她对末日来临的紧张恐惧融合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②]

中国学者在翻译和引进外国文学作品时,除了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忠实于原作精神外,为了使中国读者对作家、作品及其创作有深入的了解,往往习惯于在译作的前后用或多或少的文字对所翻译的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介绍、分析和论述。这在翻

---

① 《〈野草在歌唱〉译后记》,见《野草在歌唱》,一蕾译,译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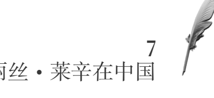
② 《〈野草在歌唱〉译后记》,见《野草在歌唱》,第 231 页。

译多丽丝·莱辛的作品时也不例外。在《又来了,爱情》的译本中,作为译者之一的瞿世镜的《人道主义者莱辛(代序)》就是这样一篇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文章。

《代序》在介绍了莱辛的生活背景和创作背景之后,将莱辛的小说创作分为四个时期,即以《野草在歌唱》等为代表的、以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自由平等为题材的第一时期;以《金色笔记》等为代表的、以现代妇女寻求自身解放为题材的第二时期;以《幸存者的回忆》等为代表的、表现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为题材的第三时期;以《又来了,爱情》等为代表的、回归现实主义风格的第四时期。

在此基础上,作者深入分析了莱辛的《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和《又来了,爱情》等主要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这位英国女作家的较为完整而客观的评价:

> 莱辛是位多产作家,她总是不断有所开拓、有所创新,读者们无从预料她下一部作品可能是什么模样。她视野极其开阔,20世纪许多重要问题,诸如种族矛盾、两性关系、美苏争霸、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青年暴力、老人权利等,她都无不尽收眼底,编织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她的小说被译成各国文字,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毫无疑问,这位人道主义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她所推崇的19世纪



的大师们，不愧是20世纪的经典作家之一。[①]

在20世纪的尾声，在中国文学界对这位英国女作家的了解还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在距离这位英国女作家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刻，中国学者做出如此高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具有前瞻意义的、难能可贵的。

20世纪90年代，除了翻译界以外，中国的评论界也随着莱辛作品的不断引进而开始了对其创作进行学术上的研究。1993年，《外国文学》发表了张中载的《多丽丝·莱辛与〈第五个孩子〉》，文章在介绍了莱辛的生活和创作后，对其小说《第五个孩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和分析。1993年，《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李福祥的《多丽丝·莱辛笔下的政治与妇女主题》，通过《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儿女们》和《科幻五部曲》等作品，对莱辛笔下的政治主题进行了论述，又通过《金色笔记》、《假如老人能够……》和《一个友好邻居的日记》等作品，对莱辛笔下的女性主题进行了分析。这些都是中国学术界较早对莱辛及其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成果之一。

1994年，《成都师专学报》发表了钟清兰、李福祥的文章《从动情写实到理性陈述——论 **D**.莱辛文学创作的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特征》。文章将莱辛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950—1962），基本特征为：与殖民地时期的非洲有密切联系，以反映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为主要内容。中期（1962—1974），是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主要特征为：在主题深化与拓展和创

① 瞿世镜：《人道主义者莱辛（代序）》，见《又来了，爱情》，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作手法的继承与创新上走向成熟;短篇小说佳作连篇,形成与长篇小说相互辉映的格局;“预言式小说”的出现。后期(1979—),主要特征为:以科幻小说为主;回归传统。在中国评论界对莱辛的研究刚刚起步之时,该文依旧是我们认识莱辛、了解莱辛的主要成果。

1998年,《暨南学报》发表了张鄂民的文章《多丽丝·莱辛的创作倾向》。文章通过对《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和太空系列小说的分析,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莱辛的文学创作倾向:从宏观的外部视点反映社会现实;从内心世界的视点折射社会现实;从多元的视点和广义的时空角度反思社会。同一年,《成都师专学报》还发表了李福祥的文章《试论多丽丝·莱辛的“太空小说”》,对莱辛的科幻五部曲从基本内容与主题、艺术特色和创作动因等角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1999年,《外国文学动态》发表了格格编译的《并非虚构的“历险记”——多丽丝·莱辛网上谈新作〈玛拉赫丹恩〉》。

综观90年代,中国对多丽丝·莱辛的认识和了解有了深入的进展,在翻译和引进方面,长篇小说中译本的出现摆脱了80年代只限于短篇小说翻译的局面,拓宽了中国读者对莱辛的认识广度。在学术研究方面,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论文的出现,打破了80年代只限于介绍为主的局面,掘进了中国读者对莱辛了解的深度。随着1999年《外国文学评论》陈才宇的文章《形式也是内容:〈金色笔记〉释读》的发表,揭开了新世纪多丽丝·莱辛在中国的新的一页。

走向深入

2000年到来之时，莱辛来到中国已近半个世纪。这一年中，莱辛又有两部力作被引进中国。一部是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陈才宇、刘新民译，译林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被称作“莱辛创作后期的重返现实主义后的一部重要作品”的英文版小说《简·萨默斯的日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两部作品的引进，拉起了新世纪中国文学深入评说莱辛的帷幕，对莱辛的研究就此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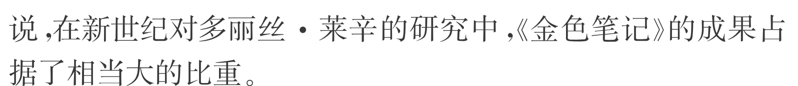
在《金色笔记》的《译序》中，译者对这位英国女作家的代表作品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 光从语言上看，《金色笔记》似乎显得很平淡，你几乎读不到辞藻华美、文学味十足的描述。莱辛所用的语言是日常口语，浅显而明快，不像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读上几行就有些沉重感，字字句句拨动你紧张的神经，挖掘你理性思维的潜能。
>
> 那些嗜好阅读离奇的爱情故事或冒险故事的读者对《金色笔记》的情节也一定会很失望：这里支离破碎，没有连贯的、完整的故事，激不起你一口气读完它的欲望。有人也许还会觉得它不堪卒读，因为它像一个大拼盘，各种风味的菜肴胡乱混合在一起，使你很难在日常菜谱中找到它的位置。
>
> 然而，《金色笔记》却以一个伟大的创举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它的成功的艺术实验确立了自己在文学艺

> 术领域的地位。即使某一天20世纪的英国文学差不多全被人们忘怀，我相信，《金色笔记》一定还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①]

或许有感于《金色笔记》中译本的问世，或许与有感于译者的这段大胆的预言和感人肺腑的话语，自2003年起到莱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2007年止，有关《金色笔记》的各类评论文章便层出不穷。其中有对《金色笔记》小说艺术的研究，如金燕的《〈金色笔记〉的超小说艺术》、黎会华的《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的现代主义技巧分析》、姜红的《有意味的形式——莱辛的〈金色笔记〉中的认识主题与形式分析》和李世新的《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论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的创作特色》，也有对《金色笔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主义的研究，如夏琼的《论〈金色笔记〉的女性主义》、黎会华的《解构菲勒斯中心：构建新型女性主义主体——〈金色笔记〉的女性主义阅读》、刘颖的《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话语——评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白艾贤的《〈金色笔记〉与莱辛的女权主义思想》；既有对《金色笔记》人物形象的研究，如李玉萍的《从〈金色笔记〉的主人公看多丽丝·莱辛的创作》和《浅析〈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写作理想的破灭过程》，也有关于《金色笔记》其他领域的研究，如白艾贤的《读者的积极建构与〈金色笔记〉的解读》、李玉萍的《关于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的论战》和王丽丽、伊迎的《后现代碎片中的“话语”重构——〈金色笔记〉的再思考》等。可以

① 《金色笔记·译序》，见《金色笔记》，陈才宇、刘新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说，在新世纪对多丽丝·莱辛的研究中，《金色笔记》的成果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除了《金色笔记》外，新世纪中国文学界对莱辛的研究逐渐呈全方位趋势，研究的范围也明显扩大。这其中，有对《简·萨默斯的日记》的研究，如田若飞的《论罗杰斯的“反射”理论在〈简·萨默斯的日记〉中的体现》，郭曼、王丽丽的《灵魂的影子——论〈简·萨默斯的日记〉中双人物的特征和功能》，王丽丽的《从〈简·萨默斯的日记〉看多丽丝·莱辛的生命哲学观》等；亦有对《十九号房》的研究，如童小兰的《〈十九号房〉中叙述者的功能》，高岩《自由与传统的抗争——评朵丽丝·莱辛的小说〈到十九号房〉》，庞书向、徐建纲的《寻找自我的悲歌——浅析多丽丝·莱辛的〈十九号房间〉》，童小兰的《论〈十九号房〉的话语表达方式》，宋荣的《论〈到十九号房间〉的叙事角度和叙事者》等；也有对莱辛的成名作《野草在歌唱》的研究，如夏琼的《追寻无意识的踪迹——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人物心理探析》、陈璟霞的《从“强暴”比喻看〈草儿在歌唱〉中的殖民意识》等。另外，中国学者们还对莱辛的其他作品进行了个案研究，如谷彦君的《〈四门城〉中的异化主题》，赵志玲的《多丽丝·莱辛和她的〈又来了，爱情〉》，马建军、葛静萍的《自我发现的旅程——评莱辛小说〈黑暗前的夏天〉》，夏琼的《评多丽丝·莱辛新作〈最甜的梦〉》，曹小雪的《〈阿拉比〉和〈草原日出〉的写作对比手法》等。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对莱辛的研究，有两个倾向值得关注：一是综合性研究的趋势在世纪初有所加强，并在 2007 年呈推波助澜之势。如李福祥、钟清兰的《八九十年代多丽丝·莱辛的文学创作》，陈东风的《多丽丝·莱辛与苏菲思想》，苏忱的

《多丽丝·莱辛的女性观点新探》，向丽华的《多丽丝·莱辛创作中女性形象独特性原因探析》等文章，夏琼的《自由的悖论——论多丽丝·莱辛的女性自由观》等。二是已有学者开始尝试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视角观察和研究多丽丝·莱辛。如向丽华的《一样的倾城，异样的人生——〈倾城之恋〉与〈另外一个女人〉之女主人公形象比较》，运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理论，对中国作家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多丽丝·莱辛的《另外一个女人》进行了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的研究。这种研究虽然在多丽丝·莱辛的研究中还属凤毛麟角，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向丽华的《多丽丝·莱辛研究在中国》，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理论，对多丽丝·莱辛在中国进行了属于流传学意义上的综述，依旧给人以独辟蹊径之感。

新世纪中国对莱辛作品的翻译，除了《金色笔记》和《简·萨默斯的日记》外，还有中短篇小说集《另外那个女人》（黄梅选编，傅惟慈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科学幻想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苗争芝、陈颖译，译林出版社 2007 年版）。而在新世纪中国对多丽丝·莱辛的研究成果中，还有王丽丽的英文著作《多丽丝·莱辛的艺术和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版）。该著作以莱辛的哲学思想和小说形式的联系为切入点，对莱辛的生命哲学理念与小说形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对莱辛提出的哲学思想和创作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中国对多丽丝·莱辛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多丽丝·莱辛 1950 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创作脚步一直跋涉至今还未止步。多丽丝·莱辛的作品的译介与研究也开始于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几乎与她的创作相同步，历经半个多世

纪的历程仍在继续。多丽丝·莱辛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多产的作家,面对这位英国老太太丰硕的文学佳作,中国的文学界无论是对其作品的翻译,还是对其作品的研究,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借助多丽丝·莱辛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东风,中国定将掀起一股"多丽丝·莱辛热",多丽丝·莱辛定会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中国,走进中国的读者心中。

8

国内《金色笔记》研究综述

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被称为“英国文坛的常青树”，从1950年创作《野草在歌唱》(**Grass is Singing**)开始，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她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五十多部题材各异、风格独特、内容深邃的长、短篇小说，诗歌，歌剧，自传等。莱辛致力于对时代、生活与人的探索和追问，她的作品主题丰富，范围广泛，涵盖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现代心理学、女性主义等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涉及政治、战争、社会福利、教育、艺术、精神分裂、疯狂、梦境、宗教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上个世纪以来人类在思想、情感以及文化上的转变。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奠定了莱辛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与声望。这部鸿篇巨制在经历了多年的争议后，最终被列为20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正是凭借这一作品，莱辛摘得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与西方国家文学界和读者对莱辛的熟悉程度相

比较，无论是中国的文学界还是的普通读者，对莱辛的关注则少了许多，对她的作品和思想也比较陌生。但从 2000 年以来，对莱辛的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研究的文章在总数上超过了过去近二十年的总和，其中《金色笔记》是目前国内研究得最多的一部。

我国对《金色笔记》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片面到多元，从单一到丰富，从零星到系统的逐渐深化的过程。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外国文学》(1987 年第 5 期)发表了王家湘的《多丽丝·莱辛》，文中介绍了莱辛的生活和创作，对《金色笔记》的形式和主题作了简要的说明，并提出作品的结构反映了作者对现代生活的看法的观点。1988 年第 1 期的《读书》刊登了黄梅女士的《女人的危机和小说的危机——“女人与小说”杂谈之四》，这是国内已有评价《金色笔记》中极有见地的一篇书评。笔者视野开阔，见解深刻，分析了形式和内容、语言和意识之间的关系，认为该书强调了理性化语言与客观存在的差距和矛盾。该文还指出，安娜所代表的“自由女性”的困境不同于奥斯汀笔下女主角找丈夫的困难，也不同于贤妻良母娜拉式的觉醒，而是娜拉们出走后的迷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对《金色笔记》的研究逐渐兴盛，该书受到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2007 年，莱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更使读书界掀起了一股“笔记热”，中国读者竞相选购由陈才宇和刘新民两位译者合力翻译的《金色笔记》(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从此，莱辛从文学的殿堂走到了普通读者中间。我国的学界对该书的兴趣也陡然升温，他们就作品的叙事方式、结构安排、主题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尤其近几年，研究《金色笔记》的论文急遽增加。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主题和形象研究

莱辛的许多作品都生动地表现了她本人对于当时的时代生活、社会形态、妇女地位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的追问和探索，她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深层思考和独特见解融入作品中，同时对种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心理学、神秘主义以及思辨科学的理论等诸多方面广泛涉猎，使得作品的主题庞杂多样，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主题思想。在1972年版的《前言》中，莱辛说创作此书的目的，是要仿效19世纪的欧洲文学大师，写出一部全面描写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的作品。面对复杂多样的主题，我国评论者多从“性别”、“自由”、“自我认知”等几个思想性主题以及女主人公安娜的女性形象着手研究。

《金色笔记》的发表与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相契合，被奉为“女权主义者的《圣经》”，与波伏娃的《第二性》共同被称为英语文学界的姊妹篇。然而，莱辛本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她反对将此书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也反对把她的作品看作是“性别战争”的武器。但是，作者自己无法抹杀的是，作品中还是流露了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许多评论家们还断言，《金色笔记》的主题就是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

1981年第3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上刊登了孙宗白先生的《真诚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首先提出了莱辛作品中的女性主题。他说：“争取妇女自由平等的权力是她不少作品中屡次出现的另一主题。”[1] 1993年第4期的《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李福祥先生的《多丽丝·莱辛笔下的政治与妇女主题》，文中运用辩证理论来分析《金色笔记》中的女性主题，不同

于孙宗白和王家湘两位学者着重关注女主人公安娜不安、苦闷的思想,李福祥看到了安娜在面对内外双重压力时仍然敢于寻找自我,敢于抗争,这种努力将使社会显露希望。黎会华则通过解构菲勒斯主义,指出"《金色笔记》试图消解传统意义的主体并描绘出一个脱离二元对立关系的新型女性主义主体"[2]。

此外,提出《金色笔记》中女性主义主题的还有施旻发表在2001年第22卷第5期《东岳论丛》上的《〈金色笔记〉是女性主义文本吗?——关于多丽丝·莱辛及其〈金色笔记〉的论争》;夏琼的《论〈金色笔记〉的女性主义》,发表在2003年第1期的《浙江教育学院学报》上;2005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发表了白艾贤的《〈金色笔记〉与莱辛的女权主义思想》;2005年第2期的《淮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刘冰和黄波合写的《论多丽丝·莱辛小说中的现代女性意识》,以及2007年第6期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上刊登了华羽泉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滥觞:多丽丝莱辛与女性主义批评》。

除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之外,评论家也有从性别的其他角度进行分析的,如两性和谐与双性同体的角度。任雪丽在《两性和谐:〈金色笔记〉所预言的终极世界》中指出"莱辛超越了两性战争,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两性和谐相处的蓝图,已被验证为当代女性主义者的终极关怀。"[3] 2007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刊登了李世新的《"双性同体"理论对莱辛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该文指出莱辛深受伍尔芙的"双性同体"理论的影响,安娜和索尔的经历说明只有两性间相互理解支持、和谐共处才是女性和男性幸福自由的唯一出路。2004年第5期《理论学刊》发表了纪卫宁和韩小敏的《析伍尔芙与莱辛文学创作思想的相似性》,文章从"双性同体"和"写作空间"的角度进行两位

作家的比较，指出伍尔芙对莱辛的深层影响。

《金色笔记》中对女性生活与心理的大量细致描写，引发了人们对当代女性生存中的“自由”与“困境”的思考。1994年第4期的《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林树明的《自由的限度》，作者将莱辛笔下的安娜与张洁、王安忆笔下的人物进行比较，认为男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丑陋的家庭关系是人物痛苦的共同根源，三位作者都看见了“自由女性”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韩小敏则肯定了安娜所代表的知识女性的探索，她们为“解决女性问题提供了经验和借鉴”[4]。2007年第4期的《译林》发表了蒋花的《〈金色笔记〉中关于自由的反讽》，指出情境反讽和浪漫主义反讽互相支持，强力突显了自由的反讽本质，安娜的自由追求在外部与内心的双重挤压之下显得荒诞可笑，展示了时代的混乱与个人精神危机之间的关系。2007年《安徽大学学报》发表了夏琼的《自由的悖论——论多丽丝·莱辛的自由观》，指出女性的自由是有限的，她们在囚禁和自由之间仍然难以选择，自由甚至是一种悖论。其他就这一主题进行分析的文章还有：2005年《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发表了张友燕的《“存在性”困境和“自由女性”—— 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解读》；2008年《井冈山医专学报》发表了张桂珍的《走出男性藩篱的女性追求及其生存困境——试论〈金色笔记〉中的自由女性》；2008年张彦琼在《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上发表了《浅析多丽丝·莱辛笔下的自由女性》；2008年耿波在《粤海风》上发表了《从自由女性到神圣人生——〈金色笔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

(2)结构形式和艺术技巧研究

《金色笔记》以《自由女性》的故事为框架，中间分别插入

黑、红、黄、蓝四色笔记:黑色笔记记录了安娜对自己的畅销书《战争边缘》的重新审视,回忆了自己在非洲的经历以及写作该书的过程;红色笔记记录了她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黄色笔记是安娜根据自己的经历写的另一个自我,即爱拉的故事;蓝色笔记是安娜自己的日记。在最后一节《自由女性》之前插入了一篇独立的"金色笔记",在这里安娜找到了完整的自我。四色笔记加上《自由女性》和内置"金色笔记"构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六部分。全书呈一种刻意安排的万花筒式的混乱,小说的多重结构是与作品的多重主题相对应的,表现了现代西方人矛盾重重的精神世界。莱辛在 1972 年《金色笔记》的再版序言中说:"我的本意是想写出一部能注解自身的作品,我要让这部作品作出无声的声明:谈论写作的过程就是小说的构成。"

对于这样一部"四分五裂"的作品,我国学术界逐渐重视研究其结构形式和艺术技巧,不少评论家就这一方面发表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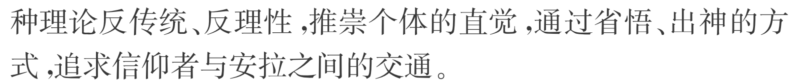
王家湘先生最早注意到《金色笔记》看似"四分五裂"的故事结构,实际上是作者为导出小说主题而特意设计的,这在他 1987 年的《多丽丝·莱辛》一文中就已谈到。1994 年第 1 期的《成都师专学报》发表了钟清兰和李福祥的《从动情写实到理性陈述——论 D.莱辛文学创作的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特征》,作者认为《金色笔记》一大特色是结构、色彩等象征手段的妙用。译者陈才宇指出形式也是内容,"五种笔记与《自由女性》的关系实际上可以说是大主题和小主题之间的关系"。[5]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姜红,她认为《金色笔记》的主题与形式是分不开的,"这部小说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6]。1999 年徐燕在《浙江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从"间离效果"看莱辛的〈金色笔记本〉》,文中运用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间离效果"对之加以分析。此外,

在《〈金色笔记本〉的超小说艺术》中，徐燕从虚构和真实的角度分析了《金色笔记》通过处理这一关系和对语言的驾驭给读者以审美体验。李莉莉在《〈金色笔记〉的元小说技巧分析》中同样探求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7]黎会华认为莱辛“设计了一个网状结构”，从而能够“多角度刻画主人公分裂的自我”；[8]刘颖在《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话语——评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以及王丽丽和伊迎在《后现代碎片中的“话语”重构——〈金色笔记〉的再思考》等文章中，都从话语角度对《金色笔记》的艺术结构和技巧进行了分析。张鄂民在《多丽丝·莱辛的创作倾向》中同样分析了《金色笔记》的创作手法。就《金色笔记》的结构与艺术技巧进行研究的文章还有：2005 年《山西农业大学学报》发表了白艾贤的《读者的积极建构与〈金色笔记〉的解读》；李世新的《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论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的创作特色》发表在 2007 年第 2 期的《青海社会科学》；黄晖和徐百成合写的《〈金色笔记〉的后现代叙事技巧分析》，发表在 2008 年第 2 期的《名作欣赏》上。

（3）**苏非主义研究**

莱辛在小说中对主人公安娜的心理活动和梦境作了大量描写，这种描写涉及神秘主义哲学——苏非主义。了解苏非主义对莱辛的影响是了解作品的另一把钥匙，这也是评论家关注的又一方面。

相比较对《金色笔记》的主题和结构形式的研究，苏非主义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苏菲主义哲学是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中的一个派别。自 8 世纪中叶后，以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为出发点，经过神智论、泛神主义最终形成伊斯兰神秘主义理论。这



种理论反传统、反理性,推崇个体的直觉,通过省悟、出神的方式,追求信仰者与安拉之间的交通。

司空草在《莱辛小说中的苏非主义》一文中提到,莱辛从共产主义、政治学、心理学,发展到苏非主义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这些思想学派中都包含着苏非主义的思想成分。而对于莱辛来说,苏非主义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消除各种界限的哲学;夏文静进一步将《金色笔记》与苏非思想结合起来分析,女主人公安娜的自我完善过程与苏非主义中的基本要素——完善是一致的,但由于小说写于作者向苏非主义的转折期,因此安娜的探求无法进一步深入,“她可以重获完善的自我,但无法经历那种永恒的转变与上帝合而为一”[9]。陈东风和苏忱分别通过莱辛的其他作品,对其苏非主义思想作了深入分析。陈东风以莱辛的《四门城》为蓝本,探讨了莱辛“在神秘主义色彩极浓的苏非思想的遁世哲学中找到社会认识价值和对现实的启示意义”。[10]苏忱在《多丽丝·莱辛与当代伊德里斯·沙赫的苏非主义哲学》中也分析了莱辛与苏非主义哲学的关系,提出莱辛的苏非哲学“能为个体的超越并达到自由提供一条道路”[11]。

(4)**其他研究**

《金色笔记》丰富的主题,复杂的结构形式,多样的艺术技巧,是一座值得不断挖掘的宝藏,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如从虐恋文化和性别空间的角度:2005年《江淮论坛》发表了苏忱的《多丽丝·莱辛的女性观点新探》,作者运用互文理论,指出莱辛的众多作品中都蕴含着具有受虐倾向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爱情中放弃了自

我，甘为两性关系的牺牲品。《金色笔记》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忍受着放弃自尊和自由的痛苦，以及保罗随时会离开的暗示带来的折磨，她仍然觉得是在享受被爱的快乐，并对此依依不舍。肖庆华则将关注点放在性别空间的角度，将《金色笔记》中的场景分为伦敦的女性空间、男性空间和同性恋者的空间。指出在莱辛的小说中，"性别差异和关系不仅渗透进社会空间的产生过程中，而且，造成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差异，同时，这种差异又影响了社会身份的塑造"[12]。肖庆华进一步看到"莱辛的作品中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紧张状况，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当代多元都市生活中突出的特征。他们在文本中构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告诫我们：如果承认和尊重差异是必要的，那么，阻止其变为明确的标签也是重要的"[13]。

此外，也有将《金色笔记》与其他作品作比较研究的文章，如蒋花和史志康的《整合与对话——论〈金色笔记〉中的戏仿》，认为莱辛在小说中"用戏仿将经典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革新、梦的解析和现代生活、神话与现实、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个人与世界等整合在一起，形成众多不同形式的对话"[14]，从而实现了她的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和探索。

也有对《金色笔记》作综述说明的，如李玉萍对有关《金色笔记》的论战作了总结，归纳了对《金色笔记》的正面评价、负面评价，以及莱辛本人对评论界的反映。作者认为，在莱辛的时代，"没有一部作品能像《金色笔记》一样气势雄伟，内容广博，具有先见之明，也没有一本小说能像它一样对一代妇女的生活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使她们重新去评估自己的生活……它以最严谨的形式展现了莱辛的生活哲学和世界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描绘了整整一代人的经历"。[15]卢婧的《多丽丝·莱辛〈金

色笔记〉研究述评》，是国内最早综述国外《金色笔记》研究概况的一篇文章：作者主要从英美学界对《金色笔记》的研究出发，对不同阶段进行梳理，这对全面认识和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李玉萍在《浅析〈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安娜写作理想的破灭过程》一文中，从女主人公对人生经验与自我认识的差距的思索、对文学创作目的的思索，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写作障碍三个方面，分析了安娜写作理想破灭的过程。李玉萍还在《从〈金色笔记〉的女主人公看多丽丝莱辛的创作》中指出：莱辛的作品有一种激励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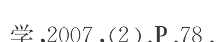
在余若海编的《迟来的正义：被缚的"自由女性"——记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中，首次提出作者将主人公命名为安娜·伍尔芙是为了向女权主义大师弗吉尼亚·伍尔芙寻找认同点。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对《金色笔记》的研究目前仍处在逐渐繁荣发展的阶段，取得了一些不菲的成果，评论家开始尝试用不同的视角和理论对文本进行阐释，尽可能地贴近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挖掘其潜在价值。同时，我们也看到对于《金色笔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十年，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研究屈指可数，而且，近几年的文章也大多按照之前学者提出的观点进行补充说明，创造性的新观点还不多见。研究中还存有许多不足，比如研究的论点主要集中在主题研究和结构技巧研究方面；研究视角还不够开阔、多元，研究方向与方法的类型还不够丰富，有重复作品存在，对作品中的心理学、宗教、殖民主义等其他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跨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很少有学者将《金色笔记》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但随

着莱辛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给中国读者，我相信，国内文学界对《金色笔记》的研究必然越来越深入，更多元化、系统化的理论阐释是可以期待的。

参考文献：

[1] 孙宗白.真诚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J].外国文学研究，1981，(3).P.70.
[2] 黎会华.解构菲勒斯中心：构建新型女性主义主体——《金色笔记》的女性主义阅读[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3).P.33.
[3] 任雪丽.两性和谐：《金色笔记》所预言的终极世界[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6).P.114.
[4] 韩小敏.探索中的现代知识女性[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P.56.
[5] 陈才宇.形式也是内容[J].外国文学评论，1999，(4).PP.75—76.
[6] 姜红.有意味的形式——莱辛的《金色笔记》中的认识主题与形式分析[J].外国文学，2003.(4)，P.95.
[7] 李莉莉.《金色笔记》的元小说技巧分析[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5).P.63.
[8] 黎会华.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现代主义技巧分析[J].外语研究，2003，(6).P.73.
[9] 夏文静.在混乱世界中寻求完整的自我——《金色笔记》苏非主义解读[J].青年教师学报，2007，(2).P.50.
[10] 陈东风.多丽丝·莱辛与苏非思想[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4).P.28.
[11] 苏忱.多丽丝·莱辛与当代伊德里斯·沙赫的苏非主义哲学[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4).P.24.
[12][13] 肖庆华.伦敦的性别空间——解读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J].当代文坛，2008，(1).P.146.
[14] 蒋花，史志康.整合与对话——论《金色笔记》中的戏仿[J].当代外国文



学,2007,(2).P.78.
[15] 李玉萍.关于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的论战[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6,(2).P.370.
[16] 王家湘.多丽丝·莱辛[J].外国文学,1987,(5).
[17] 黄梅.女人的危机和小说的危机——“女人与小说”杂谈之四[J].读书,1988,(1).
[18] [英]多丽丝·莱辛著,陈才宇,刘新民译.金色笔记[M].译林出版社,2000.
[19] 司空草.莱辛小说中的苏菲主义[J].外国文学评论,2000,(1).
[20] 李福祥.多丽丝·莱辛笔下的政治与妇女主题[J].外国文学评论,1993,(4).
[21] 施旻.《金色笔记》是女性主义文本吗?——关于多丽丝·莱辛及其《金色笔记》的论争[J].东岳论丛,200,(5).
[22] 夏琼.论《金色笔记》的女性主义[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1).
[23] 白艾贤.《金色笔记》与莱辛的女权主义思想[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5,(3).
[24] 刘冰,黄波.论多丽丝·莱辛小说中的现代女性意识[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2).
[25] 华羽泉.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滥觞:多丽丝莱辛与女性主义批评[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6).
[26] 钟清兰,李福祥.从动情写实到理性陈述——论D·莱辛文学创作的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特征[J].成都师专学报,1994,(1).
[27] 徐燕.从“间离效果”看莱辛的《金色笔记本》[J].浙江大学学报,1999,(6).
[28] 李世新.“双性同体”理论对莱辛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3).
[29] 纪卫宁,韩小敏.析伍尔芙与莱辛文学创作思想的相似性[J].理论学刊,2004,(8).
[30] 林树明.自由的限度[J].外国文学评论,1994,(4).
[31] 蒋花.〈金色笔记〉中关于自由的反讽[J].译林,2007,(4).
[32] 夏琼.自由的悖论——论多丽丝·莱辛的自由观[J].安徽大学学报,

2007,(3).
[33] 张友燕.“存在性”困境和“自由女性”—— 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解读[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5,(1).
[34] 张桂珍.走出男性藩篱的女性追求及其生存困境——试论《金色笔记》中的自由女性[J].井冈山医专学报,2008,(1).
[35] 张彦琼.浅析多丽丝·莱辛笔下的自由女性[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1).
[36] 耿波.从自由女性到神圣人生——《金色笔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J].粤海风,2008,(1).
[37] 徐燕.《金色笔记本》的超小说艺术[J].宁波大学学报,2003,(3).
[38] 刘颖.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话语——评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J].邵阳学院学报,2004,(4).
[39] 王丽丽,伊迎.后现代碎片中的“话语”重构——《金色笔记》的再思考[J].当代外国文学,2006,(4).
[40] 张鄂民.多丽丝·莱辛的创作倾向[J].暨南学报,1998,(4).
[41] 白艾贤.读者的积极建构与〈金色笔记〉的解读[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5,(2).
[42] 李世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论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的创作特色[J].青海社会科学,2007,(2).
[43] 黄晖,徐百成.《金色笔记》的后现代叙事技巧分析[J].名作欣赏,2008,(2)
[44] 苏忱.多丽丝·莱辛的女性观点新探[J].江淮论坛,2005,(5).
[45] 卢婧.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研究述评[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9).
[46] 李玉萍.浅析《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安娜写作理想的破灭过程[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7,(2).
[47] 李玉萍.从《金色笔记》的女主人公看多丽丝·莱辛的创作[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6,(4).
[48] 余若海编.迟来的正义:被缚的“自由女性”——记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J],今日科苑,2007,(23).

附录Ⅰ

莱辛《金色笔记》前言

这部小说的形态如下：

先有一个轮廓，或者说框架，即《自由女性》，这是一部约六万字的中篇小说，可以独立成篇，但又分成五部分，被黑、红、黄、蓝四本笔记的章节分隔开。四本笔记的作者是《自由女性》的主人公安娜·沃尔夫。她采用四本而不是一本笔记本记事，是因为她意识到有必要将笔记所记的内容逐一分开，以免引起混乱、无序，乃至精神崩溃。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导致四本笔记的记事停止；结束处都划有一条粗粗的黑线。四本笔记的记录结束后，散乱中产生一部新的笔记，那就是《金色笔记》。

笔记中的人物有时以匿名时代那种千篇一律的口吻探讨问题，演绎理论，阐述教义，或给事物界定、划类，你简直可以像昔日道德剧那样称呼这些人，管他们叫"教条先生"，"我因找不到归宿而自由先生"，"我必须有爱情和幸福小姐"，"我做任何事都得以善为本夫人"，"质疑真正的女人在哪里先生"，"质疑真

正的男人在哪里小姐”,“我疯了是因为他们说我疯先生”,“生活就是自身的体验小姐”,“我从事革命因此我就是革命先生”,“如果我们能处理好这个小问题也许就能忘记我们不敢正视大问题夫妇”,等等。但他们也互为映照,相仿相成,思想和行为也是互为因果,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各自的整体。在内置《金色笔记》中,事物由离到合,黑红黄蓝的分界不复存在,破碎的态势终结后是一种无形之形,最后显现第二主题,即整合。安娜和那个美国人索尔·格林的人格发生“崩溃”。他们疯了,癫了,狂了——你说什么都行。他们“崩溃”后变成了对方,变成了他人,他们突破了为自己的过去而设计的虚假的模式,突破了他们用来自我支撑或相互支撑的模式和规章,从而发生交融。他们能从自己身上听见对方的心声,认识到对方的存在。原先对安娜怀有忌妒,危害极大的索尔·格林转而支持她,忠告她,向她提供写作另一部小说,即《自由女性》的主题。小说开卷句是:“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自由女性”这个标题其实是反讽。安娜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待人苛求,她对索尔忌妒得差点发狂,后来却把那本漂亮的新笔记本,即金色笔记,送给他。这本笔记本她原先不想送人,后来却为他的另一作品提供主题,并在笔记上写下第一句:“在阿尔及利亚一道干燥的山坡上,有位士兵看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在由两人合作写出的《金色笔记》中,你已分不清谁是索尔,谁是安娜,分不清他们与书中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精神“崩溃”导致内在的自我未能拒斥人格的双重或多重的分裂。当一个人出现人格分裂时,描述这种“崩溃”也是一种自我治疗。当然,这一主题除了我,别人也写过。此前我写过一个有限的短篇,作为长篇的主题,这是第一部。这里的内容

更粗糙，更接近于经验，它尚未定型为思想和模式；由于材料更原始，也许更有价值。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基本主题，这部书很快被低估了，无论友好的评论家还是不怀好意的人士，都说它描写的是性战争，女人们还宣称这部书是性战争的一件有用的武器。

从此以后，我便处在一个虚幻的位置上，到了后来，我能做的只能拒绝支持女人。

当然，就妇女解放而言，我是支持的；在许多国家，都有人口口声声说妇女是二等公民。人们很认真地倾听着这样的论调，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说这话的人成功了。原先对妇女解放运动怀有敌意或冷漠的各方人士说："我支持她们的目标，但我不喜欢她们的尖声怪叫和令人作呕的作风。"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得经历一个显而易见的阶段；改革者的权威必然被那些因胜利冲昏头脑，进而不知道如何享受胜利果实的人所否定。我以为，妇女解放运动不可能带来多大变化，这并非因为这场运动的目标有什么差错，而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整个世界因这动荡而改变了模样。这一点一目了然。如果这场动荡能有个了结，到了那一天，也许妇女解放的目标已显得渺小而怪异了。

这部小说不是为妇女解放吹响的号角。它描述了女性的诸多情感，包括专横、敌意、怨恨，等等。我将这些情感印成了文字。显然，许多女人所思考、感受、经历的都令人惊愕。一大堆古老的武器会即刻搬出来，与往常一样，最主要的那几件不外乎"她不像个女人"，"她厌恶男性"。这种特殊的反应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男人们（也有许多女人）说，选举权是去女性化的，属于男性的，与残暴联系在一起的。当女人要求得到比造

化所赋予的更多时，总是由男人或少数女人来记录这种欲求，我所读过的各种社会的文献无不如此。许多女人痛恨这部《金色笔记》。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所说的那些话，她们在厨房里所谈的家长里短，闲言碎语，还有她们在性受虐时想要表明的一切，通常是她们留到最后才说的，因为男人有可能在偷听。女人从来都是胆怯的，因为长期以来，她们都处在半奴隶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女人随时准备站出来向自己相爱的男人申诉她心里真正所思考的，所感受的，所体验的一切。一听到男人说："你不像个女人，你太专横，你让我失去男子气概了"，绝大多数女人会像被人丢了石块的小狗那样躲到男人身边。我的信念是：任何一个女人，如果她嫁的是一个喜欢威胁女人的男人，或者她还十分认真地将他当一回事，那她是活该受罪。这样的男人是个恐吓者，他并不了解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及其历史。在过去任何一个社团中，男人和女人都发挥着无可限量的作用，如今亦然。他太无知了，要么就是他害怕越出常轨，他是一个懦夫……我写下这些话，感觉上就好像在给遥远的过去写信：我相信，今天我们想当然的一切，到了下一个十年，都会被扫荡一空了。

（那么，为什么要写小说呢？是啊，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还得生存……）

有的书由于跳过了某个观念的阶段，想当然地将尚未出现的某个社会的信息具象化，很容易被人误读。我是以妇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种种观念似乎已经存在为前提写出这部小说的。1962年出了第一版，至今已有十年。如果它是今天出版的，有可能写得更好读，而不仅仅是旁敲侧击。时局的变化太快了！某些矫揉造作就不会见诸于文字。就说十年，甚至五年以前

吧，那是一个性叛逆的时代，由男性作家写出的不计其数的小说和剧本都在激烈地抨击妇女——尤其在美国，还有我们英国——妇女被描写成悍妇和淫妇，特别是婚姻的破坏者和插足者。男性作家的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向来作为无懈可击的哲学基础，极其正常的思想观念被世人接受，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是对妇女的仇视、专横或神经过敏。这种状况仍在继续，但现在的情况已有所改观，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当时只是埋头写作，根本没有想过这部作品是否会被读者接受。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不仅仅因为这部小说难写——我脑子里有个计划，我按这个计划连贯地写下去，这本身就有难度——而且因为我需要一边写一边学。预先给自己勾勒出一个严谨的结构，并设置出诸多限制，这种做法也许能挤压出一些最意想不到的新东西。开始写作时，突然冒出的许多观念和经验，我都认不得是否属于自己了。先不说用于写作的人生经历，光写作的过程本身，就令人痛苦而难忘。它简直改变了我这个人。写作的全过程令我百感交集，当我将手稿交给出版商和朋友时，自己也觉得我写的是一本关于性战争的宣传册，我还发现，不管当时怎样辩解，这份诊断结论是改变不了的。

然而，这部书的内质，它的结构，里面所描写的一切，都既含蓄又清晰地表明：我们不应该将事物分离，不应该让人格分裂。

“束缚。自由。善。恶。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爱……”《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在阐述小说的主旨：这个主旨她是大声喊出来的，是用锣鼓喇叭宣布的……至少我是这样想象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在一本称为“金色笔记”的书里，其中称为“金色笔记”的章节可以视为核心，承受全书的重量，表

明作者的立场。

但事实并非如此。

别的主旨也进入了这部作品的构造之中，这对我来说是严峻的：多年以来，那些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观念和志趣都聚集到一块了。

我的一个想法是：在不列颠，要想找到像一百年前，即上个世纪中期的托尔斯泰描写俄国，司汤达描写法国那样一部反映知识与道德风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只有弃权的权利。）阅读《红与黑》和《红与白》，你能了解法国，似乎你自己就生活在那里。阅读《安娜·卡列尼娜》，你能了解俄国。但维多利亚时期没有一部小说具有如此的功用。哈代告诉我们贫穷是怎么回事，人的想象力一旦超越一个狭隘的时代，又会发生什么事，做一个殉道者又将是怎样的情景。乔治·艾略特就其能力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以为，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她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即使在她不屑于与时代的虚伪为伍时，也不得不扮演一个好女人的角色。她太讲道德，因此不能理解很多东西。梅瑞狄斯是一位被人严重低估的作家，他也许最接近司汤达他们。特罗洛普也尝试过这样的主题，但缺乏广度。没有一部小说能像威廉·莫里斯所写的传记那样生动精彩地表现观念的冲突。

当然，就我而论，我相信女性用来观察生活的滤色镜与男性的那面是一样有效的……这个问题先搁置一边吧，或者干脆不去考虑它，我觉得：要想“触摸”本世纪中叶意识形态的脉搏，你就得置身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论争都是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中展开的。在各种运动、战争或革命的参与者眼里，这些运动无论前进，或停止不

前，或倒退，都属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想，我们至少得承认，将来人们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也许跟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就像我们现在回顾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甚至俄国革命时，我们的看法跟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与它的各种支派已将思想迅速而有效地播布到世界各地，即便到了“过时”的一天，也已经被吸收，成了日常思维的一部分。三十或四十年前，某些观念还只是固封在极左分子内部，但二十年前，这些思想已在左派内部普遍蔓延，而到了十年前，已经成了左派和右派嘴上叨念的社会观的老生常谈。如此被深度吸收过的某些东西到后来就成了一种能量——它成了主导的力量，在我着手撰写的这部小说中，还得作为中心而存在。

长时间挥之不去的另一个想法是：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患“障碍症”的艺术家。这是因为有关艺术家的主题有一阵子一直主导着艺术界：左右着画家、作家和音乐家。所有的大作家都用这个主题，大多数二流作家也用。他们的原型是艺术家，其镜影则是商人，从这一面看是创造者，从另一面看则是麻木不仁的粗野之徒。我们的文化就寄生在他们的胯下。这两种意象都超越了敏感性、苦难和极端的利己主义，只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艺术品，这种利己主义才被宽容——同理，商人也有他应被宽容的理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现状，从而忘记了艺术家作为范例这个新主题。一百年前的英雄不是艺术家。那时的英雄是战士、帝国的创建者、探险家、神职人员、政治家，等等。女人的情况十分糟糕，她们中难得出现一个佛洛伦萨·南丁格尔。只有怪人和行为反常者才想做艺术家，但也不得不为之奋斗。当我决定描写我们时代的“艺术家”或“作家”时，我

觉得有必要给这个人物设置一个障碍，并通过探讨这个障碍的成因来阐述这个主题。这就意味着我得将战争、饥馑、贫穷这些压倒一切的大问题与那个企图反映这些问题的渺小个体联系在一起。但令人无法容忍的，真正让人无法接受的正是这个极其孤立、极其自恋、自视过高的人物。年轻人对艺术家有年轻人自己的认识，他们改变着这个形象，在创造一种属于他们自己和文化；成千上万的人在拍摄电影，协助电影制作，发行各种各样的报纸，创作音乐，从事绘画、写作、摄影，等等。通过不计其数的拷贝，他们已经排斥了那个孤立的、富有创造性的、生性敏感的人物。这一倾向已趋向极端，到头来必然出现某种反拨，这是很正常的。

“艺术家”这个主题还不得不与另一个主题“主观性”联系在一起。当我着手写作时，作家们还得刻意不表现“主观”。这种压力源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它是社会学文艺批评的一个艺术主张，这套理论体系由一班俊才首创于19世纪的俄国，其中最著名的是别林斯基，他们利用艺术，尤其是文学，跟沙皇专制与压迫作斗争。这套理论很快广为传播，50年代末，我们英国就以“责任说”与之遥相呼应。在共产党国家，它至今仍有市场。所谓“责任”，用句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罗马都着火了，你怎么还有心思考虑愚蠢的个人私事啊。”如果这一说法来自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来自于做什么事都被你由衷敬佩的那些人，比如努力与南非的种族歧视作斗争的人，那你就很难置若罔闻了。然而，长期以来，形形色色的艺术，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在《蓝色笔记》中，安娜谈到她的讲座时是这样说的：“‘中世纪的艺术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表现的是群体意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所具有的

那种感人而痛苦的个性化特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抛弃个人化艺术那种激动人心的自我吹嘘,回归到表现人类的责任和相互间兄弟般情谊的艺术中去,从而将表现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题材抛在一边。西方文学已经逐渐变成发自灵魂的痛苦呻吟。痛苦已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现实……'我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但三个月以前,在一次讲座中,我开始变得结结巴巴,难以为继了。"

安娜变得结结巴巴,是因为她想回避什么。一旦出现某种压力或潮流,你是很难避开它的:你无法避开你的强烈的主观性。如果你乐意,你可以把这主观性称作作家为时代所承担的责任。你无法置之不理:你写一部关于建造大桥或大坝的书,就不能不涉及建造者的思想与感情。(你觉得我是在鹦鹉学舌吗?根本不是。当时,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正是共产党国家的文艺理论的核心。)我终于懂得:要想摆脱或克服因描写"个人的小事"而引起的困惑和不安,不妨承认非个人的现象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描写你自己,实际上就是描写他人,因为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的喜怒哀乐,你所具有的非同凡响的思想观念也不是你个人独有的。所谓"主观性",就是先入为主地将实际上存在无限可能性的个体渺小化,处置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个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以此来冲破个性化,即主观性的局限,从而使个体性具有普遍性,并使私人的经验转化为大于私人的东西。实际上,这也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就会想到:"我在爱","我在感受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我在思考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个人所谓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思议的经历其实是众人所共有的,这道理只有当你成长了才能懂得。

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这部作品构思得当,还可以就传统小说发表作者的意见。自从小说问世以来,关于小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一点你只要阅读一下当前的学术研究,就想象得到。我将《自由女性》这部中篇小说作为那一大堆材料的归纳与缩写,本意就是想谈谈传统小说,这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所写的表示不满的一种方法:"我刻意想表现的真实太微不足道了,我从杂乱中梳理出的东西太有限了!经验为我提供的一切是那么的粗粝,那么的无序无形,这篇短短的文字又如何能反映真实呢?"

我的本意是想写出一部能注解自身的作品,我要让这部作品作出无声的声明:谈论写作的过程就是小说的构成。

前面已经说过,恰恰这一点被人们忽视了。

原因之一是这部作品继承更多的是欧洲的小说传统,而不是英国的传统。或者说,我所继承的英国传统迟至今天才被认识。英国小说毕竟还有《克拉丽莎》和《特里斯丹·香代》,《悲剧的喜剧人物》以及约瑟夫·康拉德。

毫无疑问,尝试用小说表达某些观念,即意味着跟作者自己过不去:我们文化中的狭隘主义太严重了。例如,一代代走出大学校园的聪明的男女青年就敢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我对德国文学一无所知。"这已是一种风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德国文学了解得很全面,如果对法国文学了解得不够,他们便会觉得内心有愧。

还有,我从马克思主义者或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获取批评的理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看到了我努力想看到的东西。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将事物作为整体并从相互间的关系来认识事物的——它至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至于它的局限

性,这里暂且不谈。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发生在西伯利亚的某个事件会影响到生活在博茨瓦纳的某个人。我以为,除了有效的宗教,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时代对世界性思维、世界性伦理的首次尝试。它犯了错,未能阻止它自身像其他宗教那样一再发生分裂,最后变成一个个小教堂,小宗派,小教团。但它毕竟是一种尝试。

我将自己当时想做的一切公之于众,这样做会招惹批评家,有可能让他们感到不快。对于作家与批评家,剧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不幸的纷争,就像孩子间的争吵,公众早已见怪不怪:“哎呀,我的好家伙,他们又干起来了。”或者:“你们作家得到的都是赞美,如果不是,至少也能招摇过市——你们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呢?”公众的意见是对的。我可不想卷入其中,早期宝贵的写作经历使我对批评家和评论家有了自己清醒的认识。然而,论及《金色笔记》这部小说时,我又失去耐心了:我总觉得他们的评论大多太愚蠢,根本就不真实。心平气和地想想,我理解了问题所在。原因就在于作家将批评家当作另一个自我,那个自我比作家自己聪明许多,他早已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他要判断的是你是否与那个目标保持一致。我所见过的作家,当他们面对真正的批评家这个稀有生物时,无不显现偏执狂的迹象,摆出毕恭毕敬、感激涕零的样子。因为他知道他所想的正是他所需要的。但作家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他何必期待那个非同凡响的生物——十全十美的批评家呢?十全十美的批评家确实偶尔存在着,但问题是,为什么应该有这个对作家想要做的一目了然的人呢?编织那个特殊的茧状物的人毕竟只有一位,这唯一的一位所做的就是编织那个茧。

评论家和批评家都不能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提供任何东西，为此神魂颠倒、孜孜以求的是作家。

这是因为批评家没有这方面的修养；他们所接受的训练是与作家相悖的。

作家的训练从孩子五六岁上学读书时就已开始。它始于符号、奖赏、名次、分组、星星——有不少地方采用杠杠。这种竞争性的心智，非胜即败的思维方式，将导致"作家 **X** 领先作家 **Y** 一两步，作家 **Y** 掉队了，作家 **Z** 写出的最后一部作品证明他比作家 **A** 更优秀"。从一开始，这个孩子就学会这样的思考：凡事都有个比较，一切取决于成败。这是一种淘汰制：弱者因失势而出局。这种制度旨在筛选少数优胜者，再由他们进行相互间不断竞争。尽管这里不便展开这个话题，但我相信，每个孩子所具有的才能（不是指官方公布的"智商"）都是伴随终身的，只要这才能不被估价为功勋柱上的商品，将使他自己和他人受用终身。

一开始就得学会的另一点是质疑自己的判断。孩子们得学会服从权威，学会查找他人的观点和论断，学会引用和遵循。

就像置身于政治圈的人那样，孩子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是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可以有意志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度，可以自己作出决定。同时，他们又是这个时代的假设和臆断的奴隶，他们不能为此提出质疑，因为从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存在的。当年轻人达到有必要在文学艺术和科学之间作出选择的年纪时（我们都想当然地以为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通常选择文学艺术，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有人道、自由和选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一种体系模式化了；他们不知道选择本身就是扎根在我们文化中的虚幻

的二分法的产物。那些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愿让自己进一步被模式化的人于是准备离开，在半自觉、半本能的冲动中谋求不至于导致人格分裂的职业。在现有的制度下，从警察局到学术界，从医学界到政界，我们都很少去注意那些离去的人。这种淘汰现象一直在发生，如果发生在早期，很有可能将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改革精神的人排斥出去，留下那些墨守成规，与原有的职业形象更相符的人。年轻的警察离开警察局，他说他不喜欢不得不从事的工作。年轻教师离开教学岗位，因为她的理想破灭了。社会机器悄悄运转着，不被人注意，但它依然那么强大，总能确保我们的制度的严厉性和压迫性。

在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旦成了批评家和评论家，就不可能为那些痴心追求创新的作家和艺术家作出富有想象力与创造精神的判断。他们能够做的，他们能够做得好的，只是告诉作家：他的小说或剧本如何写才能与当前的情感与思维模式，即观念的风尚保持一致。他们就像石蕊试纸。他们是毫无价值的风速测定仪。他们是最敏感的公众舆论气压计。你能从这里见到情绪与观念的变化比任何地方都快，能超过他们的只有政治风云了。这是因为这些人所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如此：他们留意身边的人，关注他人的观点，随时准备修正自己去迎合权威者，迎合“现成的思想观念”——对了，这“现成的”就是他们的启示！

也许我们的教育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有可能，但我不相信。准确地描述事物，叫出事物的适当名称，这至少也是有用的。但从观念而论，在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全程中，有必要反复向他们强调的是：

“你们正处在一个被灌输的阶段。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没有

完善，除了灌输式，我们还没有别的好办法。很抱歉，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一切了。你们在这里学到的只是现行的偏见与我们这特殊文化所推崇的价值取向的混合体。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就能知道，这些东西肯定不能持久。你们所受的教育由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所施行，他们只懂得如何去适应前辈留下的那套思想体系。这是一种为自身的不灭而设计的体系。应该鼓励你们当中头脑更健全、更具个性的人离开学校，找到自学的办法，学会自己作出评判。那些留下来的一定要记住，每时每刻都记住：他们正在被模式化，规范化，以适应我们这个特殊社会既狭隘又特殊的需要。"

与其他作家一样，我经常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的信件，他们打算写论文，评论我的作品。他们总是说："请为我提供一份有关您的著作的论文清单，告诉我那些报道过您的批评家和权威的名字。"他们还要求我提供无数相关的细节，数量之多就像移民局的案卷，他们通过学习得知，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样的要求，我会回答："亲爱的学生：你疯了。值得你阅读的书不计其数，你何必整年整月地去写一本书，甚至一个作家呢？你没有发觉自己成了某个有害的体制的牺牲品吗？如果你是自己决定把我的书作为选题，如果你一定得写一篇论文——请相信我，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对你有用，这我很感激——那你为什么不去读读我写的东西，凭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验加以验证，并从自己的思考中作出判断呢？别去理会什么白教授黑教授吧。"

"亲爱的作家，"他们会这样回答，"我必须知道权威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不引用他们的观点，我的导师不会给我打分的。"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体制，从乌拉尔到南斯拉夫，从明尼苏达到曼彻斯特，都一模一样。

问题是，我们对此已经习惯，我们再也看不出它的坏处。

我并不习惯它，因为我14岁时就退学了。有一阵子，我曾为此而难过，以为自己错过了某些宝贵的东西。如今我庆幸这次逃避。《金色笔记》出版以后，我有意对文学这台机器作了研究，调查了批评家或评论家的制作过程，我还阅读了不计其数的考试卷，结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教室里讲授文学课，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也许会说：你的话言过其实了，你说你没有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那你就没有权利发表意见。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言过其实，一个局外人的反应往往颇有价值，因为它是新颖的，不会因效忠于某种特殊的教育而怀有偏见。

这次调查以后，我不难回答心中的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目光短浅，如此个性化，如此心胸狭隘？为什么总是计较鸡毛蒜皮，总是钻牛角尖，总是着迷于细节，对整体不感兴趣？他们为什么把“批评家”这个词总是理解为“吹毛求疵”？他们为什么觉得作家总是相互钩心斗角的，而不是互助互惠的？……事情很简单，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就是如此思考问题。能真正理解你在做什么，朝着什么目标努力，并能给你以忠告，作出真正的评判的那个有价值的人，几乎总是在文学这台机器之外，甚至不在大学这个圈子里。可能他就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生，一个文学爱好者，也许是一个凭天性行事，阅读广泛，善于思考的人。

我总是对那些花一两年时间写关于某一本书的论文的学生说：“阅读的有效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在图书馆和书店里浏

览，选择你喜欢的书，只读你喜欢的书，厌倦时就丢开，拖宕的章节就跳过去。千万千万别因你觉得必要才去读，或者将阅读当作一种时尚或潮流。记住：你 20 岁或 30 岁时感到厌倦的某本书，到了 40 岁或 50 岁时，会向你敞开知识的大门，反之亦然。不合适你阅读的时候就别读。记住：即便在这个人人尊重文字的年代，已经出版的书籍固然很多，但还有同样多的书没有印出来，甚至没有写下来，因此，历史，甚至包括社会伦理，都是凭口述的故事传承的。那些只凭写下来的文字进行思考的人（不幸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只能在培养这种人时有所作为），其实已经丢失了他们眼睛所见的一切。例如，非洲的真实历史依然掌握在黑人说唱艺人和黑人史学家、医生等智士贤达手中，这是一部口传的历史，白人无法掠夺它。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你留意，就能发现：真理以口相传，不是以笔承载。因此，千万别让书本成了你的主人。最重要的是，你应该懂得，你在一本书或一个作家身上花了一两年时间，这只能说明你所接受的教育很糟糕。他们本来应该教你按自己所好广泛阅读，你本来应该凭自己的感性选择你需要的书。这也正是你需要提高的地方，而不是仅仅学会如何引用他人的观点。

但不幸的是，人们总是很迟才会这样做。

最近出现了学生闹事，有一阵子，好像事情似乎会有所改观了：他们对自己所受的僵死的教育表现出极度的不满，人们以为一种新颖的、更有用的教育将取而代之。然而，这场动荡似乎已经结束。悲哀啊！在美国学生闹事的那段日子里，我收到他们的来信，说有些班级的学生拒绝使用教学大纲，他们将自己选择的书带进教室，那都是一些他们觉得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书。学生们情绪高涨，时而言词激烈，愤怒、激动，吵吵嚷嚷

的弄得不可开交。当然,这场风波的出现是有教师参与的,他们同情学生,站在学生一边与校方对抗,并随时准备承担后果。这些教师知道,他们所教的那一套是糟糕的,乏味的。这一点值得庆幸:即便学生自己失去了热情,还会有人出来否定错误的东西。

还有一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三四十年前,有位批评家将他认为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家和诗人列出了一份名单,并将其他人一概删除。他还写了一篇长文来为自己的名单辩护,这份名单很快成了争论的焦点。不计其数的文章纷纷出笼,这样那样的学派闻风而动,有的表示支持,有的表示反对。许多年以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没有人知道这场闹剧是悲哀还是荒谬……

怪不得总有那么些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批评著作,立论几经转手,讨论着小说、戏剧的创作。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写这类书的人已形成一个阶层:这是国际化的一个现象,文学批评占据着学术之巅。这些人的生命就在批评或批评的批评中度过。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比创作更重要。一个学文学的学生,花在阅读此种批评和批评的批评上的时间,很可能比花在阅读诗歌、小说、传记、故事上的时间还多。很多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并不悲哀,并不荒谬……

怪不得我能在什么地方读到这样一篇评论《安东尼和克勒佩特拉》的文章,那是一个希望得到优秀等级的男生写的:文章充满新意、激情和真情,那是真正的外国文学教学所期盼的。这篇文章却被老师退了回去,评语是:我无法给这篇文章打分,你没有引用权威的观点。很少有教师认为这个评语很悲哀,很荒谬……

怪不得那些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觉得自己比没有读过书的人更高贵、更优雅的人，准会来到某位作家面前，祝贺他或她在什么地方获得了好评。但他不会考虑是否有必要读一读那本书，或者想一想他们感兴趣的是否只是成功……

怪不得描写某个主题的书（比方说白日做梦吧）一旦出版，即刻就有许多大学、协会、电视节目写信给作者，邀请他去谈白日做梦。至于这本书的阅读，那是他们最后才想到的。这种现象被认为很正常，一点也不荒谬……

怪不得有这么一位男子或女子，批评家或评论家，他所学本来有限，对某位作家的作品更是知之甚少，但他就敢以屈尊俯就的姿态去评论那位已经写出 15 部书，具有 20 或 30 年写作经验的作家。他还摆出十分厌烦的样子，或者说他所考虑的只是他的学术业绩。他还指导那位作家，告诉他接下去写什么，怎么写。没有人觉得这很荒唐，那位年轻的批评家或评论家，当然更不会觉得荒唐，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做作家的恩人，如何将历史上受过庇护的作家一一记录在案，从莎士比亚开始，一直到今天。

怪不得一位考古学教授写到北美某个部落如何掌握植物学、医学、心理学知识时会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还没有自己的书面语言……"没有人觉得他的话很荒谬。

怪不得在雪莱诞辰一百周年时，三位具有相同教育背景、来自相同类型大学的年轻人，会在同一周时间里分别在三种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异口同声地为雪莱说了几句苍白无力的好话，然后便大事谴责，好像他们提到他的名字，已经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似乎没有人想过，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表明我们的文学系统出了严重的问题。

最后……回头再说这部小说，对于作者来说，真是受益匪浅。举一例子吧：这部书写出后过了十年，我还能一周内收到三封来信，分别来自三位有知识、有教养、有热情的人。真难为他们费心劳神给我写信。一位好像来自约翰内斯堡，一位来自旧金山，还有一位来自布达佩斯。我坐在伦敦，一封封地看。与平常那些来信一样，少不了一些感激作者的话，说我写出的东西给了他们激励、启迪，甚至义愤，等等。但其中一封信全谈性战争，说男人对女人如何无情，女人对男人如何无情。一封长长的来信其他的什么都没说，因为她(并非永远是“她”)在书中所看到的除了性战争没有其他内容。

第二封来信谈的是政治，作者也许是一位像我一样的前“赤色分子”，他或她写了好几页，除了政治别的什么也没提。

第三封信的作者不知是男是女，他在书中所看到的是精神病的主题。他的观点在过去还算新鲜，但现在则是拾人牙慧了。

但这都是在说同一本书啊。

这种现象很自然使人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作为读者究竟在书中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只看到这一面，而另一面却视而不见？作为作家，他已把话说得那么清楚，读者的理解却那么千差万别，这事你说怪不怪？

从这里想出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作为作家，如果他认为读者能像他自己那样认识他的作品，能按他所理解的那样理解小说的构思与旨趣，那他的错觉就不仅仅属于天真，还意味着他不懂得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只有当一本书的构思、形态和意图不被人所理解时，它才显得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具有再生效应，从而引发思考与探索。构思、形态和意

图一旦被认清,其中的奥秘也就不复存在了。

一本书内在的生命就是它的形式和形态,当读者能像作家自己那样一目了然地认识它的形式和形态时,也许这时就该丢开它,因为这本书的生命已经结束,读者应该看看别的书了。

多丽丝·莱辛
1971年6月

附录Ⅱ

《金色笔记》人物表

一、《自由女性》中的人物

1　安娜·沃尔夫,女主人公,作家,离异后的单身女性,简纳特的母亲。

2　摩莉·雅各布,安娜的朋友,理查的前妻,汤姆的母亲,演员。

3　马莉恩,理查的妻子。

4　苏格大娘,精神分析疗法医生。

5　理查·波特曼,摩莉的前夫,公司老板。

6　汤姆,理查与摩莉的儿子。

7　纳尔逊,美国作家,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安娜的情人。

8　席尔瓦,锡兰人,安娜的一夜情人。

9　迈克尔,前东欧共产党人,流放在英国,安娜的情人。

10　简纳特,安娜的女儿。

11　山姆,摩莉的情人。

12 麦克斯·沃尔夫,安娜的前夫,简纳特的父亲。
13 迪克,摩莉的情人,导演。
14 琼,理查的秘书,后来成了理查的妻子。
15 阿尔佛,安娜的房客,同性恋者,威尔士人,学生。
16 罗尼,安娜的房客,同性恋者。
17 汤姆·麦斯隆,在押的左翼政治犯。
18 查利,工会领导人。
19 米尔特,美国人,一个前赤色分子。

二、《黑色笔记》中的人物

1 安娜,与《自由女性》同。

2 彼得·卡莱,皇家空军飞行员,《战争边缘》中的男主人公。

3 布斯比,餐馆老板,《战争边缘》中的人物。

4 厨师,黑人,当地激进分子的首领,《战争边缘》中的人物。

5 布斯比太太,暗恋卡莱,《战争边缘》中的人物。

6 厨师的妻子,黑人,卡莱的情人,《战争边缘》中的人物。

7 保罗·布莱肯赫斯特,皇家空军飞行员,左派组织成员,《战争边缘》中的彼得的原型。

8 杰米·麦格莱斯,皇家空军飞行员,左派组织成员,同性恋。

9 泰德·布朗,皇家空军飞行员,左派组织成员。

10 乔治·豪斯娄,养路工,左派组织成员。

11 维利·罗德,德国难民,左派组织领导人。

12　玛丽·罗斯，左派组织成员。

13　詹姆斯太太，一个矿工的遗孀，庚斯博罗旅馆的经营者。

14　史蒂夫，农场主，安娜与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15　布斯比，退休警官，马雪比旅馆的经营者，《战争边缘》中的布斯比的原型。

16　布斯比太太，《战争边缘》中的布斯比太太的原型。

17　杰克逊，厨师，《战争边缘》中厨师的原型。

18　斯丹蕾·莱特，泰德的扶助对象，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19　约翰，钢琴师，斯丹蕾的朋友。

20　朱恩，布斯比夫妇的女儿。

21　莱蒂莫尔，酒吧老板。

22　莱蒂莫尔太太，斯丹蕾·莱特的情人。

23　福勒太太，玛丽罗斯的母亲。

24　里杰纳德·塔勃洛克，五色镜电视台记者。

25　爱德文娜，美国电视系列剧剧组“蓝鸟”的代理人。

26　朱丽斯，杂志编辑。

27　詹姆斯·雪佛，美国作家。

28　汉斯·P，批评家。

29　鲁贝特，《顶峰》杂志的编辑。

30　哈里，作家，安娜的朋友。

31　约翰，《香蕉林的血迹》中的男主人公。

32　诺妮，《香蕉林的血迹》中的女主人公。

三、《红色笔记》中的人物

1　安娜，与《自由女性》同。

2　摩莉，与《自由女性》同。

3　约翰，英共党员，与《黑色笔记》中的约翰不是同一人。

4　比尔，英共党员，负责文化工作的干部。

5　乔伊斯，英共党员。

6　迈克尔，与《自由女性》同。

7　杰克・布里格斯，《泰晤士报》记者。

8　莱克斯，左翼领导人，文艺批评家。

9　科斯特勒，英共党员。

10　吉恩・贝克，地方党支部秘书。

11　海尔，党的高级领导人。

12　乔治，无产阶级作家。

13　狄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

15　泰德，一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与《黑色笔记》中的泰德不是同一人。

16　克拉夫，党员作家。

17　杰米，教师，英共党员。

18　哈里・马修斯，“二战”老兵，托洛茨基分子。

19　奥尔加，俄方译员。

四、《第三者的影子》中的人物

1　爱拉，女主人公，《家庭妇女》杂志编辑，作家，原型是安娜。

2　朱丽娅，爱拉的朋友，演员，原型是摩莉。

3 迈克尔，四岁，爱拉的儿子，与安娜的情人同名。

4 乔治，爱拉的前夫，与《自由女性》中的乔治不是同一人。

5 奥瑟帕·韦斯特，医生。

6 帕特里西娅·勃伦特，《家庭妇女》杂志编辑。

7 保罗·唐纳，精神病咨询医生，爱拉的情人。

8 勃伯，安娜的朋友。

9 布拉德罗特教授，性学专家。

10 斯蒂芬妮，保罗的女友。

11 穆莱尔，保罗的妻子。

12 罗伯特·布伦，法国《妇女与家庭》杂志的编辑。

13 爱丽丝，罗伯特的未婚妻。

14 杰克，《家庭妇女》杂志的助理编辑。

五、《蓝色笔记》中的人物

1 汤姆，与《自由女性》同。

2 摩莉，与《自由女性》同。

3 安娜，与《自由女性》同。

4 理查，与《自由女性》同。

5 麦克斯，与《自由女性》同。

6 马克斯太太，即苏格大娘。

7 迈克尔，与《自由女性》同。

8 约翰·布特，英国共产党总部的领导人。

9 杰克，英共党员，总部下属的一个出版机构的领导。

10 罗丝·莱蒂默，杰克的秘书。

11 哈里，英共党员，学者。

12 纳尔逊，美国人，共产党人。
13 纳尔逊太太，美国人。
14 比尔，美国人。
15 德·席尔瓦，锡兰人，记者。
16 索尔·格林，美国左翼人士，安娜的房客。
17 简·邦德，格林的女友。
18 梅斯特，索尔的女友。
19 琼，索尔的女友。
20 玛格丽特，索尔的女友。
21 多萝西，索尔的女友。

附录Ⅲ

莱辛著作一览表

［**长篇小说**］

1　野草在欢唱(1950)
2　金色笔记(1962)
3　下地狱记(1971)
4　黑暗前的夏天(1973)
5　一个幸存者的回忆录(1974)
6　一个好邻居的日记(1983)
7　如果老人能够(1984)
8　好恐怖分子(1985)
9　第五个孩子(1988)
10　游戏,一部插图小说(1995)
11　又来了,爱情(1996)
12　玛拉和丹恩(1999)
13　本,在人间(2000)
14　最甜美的梦(2001)
15　丹恩将军和玛拉的女儿(2005)

16　裂口(2007)
17　阿尔弗莱德与艾米莉(2008)

[南船星座的老人星:系列档案]

1 沦为殖民地的5号行星什卡斯塔(1979)
2　第三、四、五地带间的联姻(1980)
3　天狼星人的实验(1980)
4　8号行星代表的产生(1982)
5　驻沃里恩帝国感情用事的使节们(1983)

[系列小说:暴力的孩子们]

1　玛莎·奎斯特(1952)
2　恰当的婚姻(1954)
3　暴风雨后的余波(1958)
4　被陆地围住(1965)
5　四门城(1969)

[歌剧]

1　8号行星代表的产生(音乐制作:菲力普格拉,1986)
2　第三、四、五地带间的联姻(音乐制作:菲力普·格拉斯,1997)

[短篇小说]

1　五(1953)
2　爱的习惯(1957)
3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1963)

4　非洲故事(1964)
5　七月的冬天(1966)
6　黑人太太(1966)
7　独身男人的故事及其他(1972)
8　这是老酋长的天下(非洲故事集第一卷,1973)
9　脚步间的太阳(非洲故事集第二卷,1973)
10　去19号房间(短篇小说集第一卷,1978)
11　杰克·奥克尼的诱惑(短篇小说集第二卷,1978)
12　纪念伦敦(1992)
13　关键所在(1992)
14　地狱(1996)
15　祖母们(2003)

[猫系列]

1　特色猫(1967)
2　特色猫和幸存者鲁弗斯(1993)
3　艾尔·梅格内菲哥的晚年(2000)

[诗歌]

1　诗14首(1959)
2　狼人(2002)

[戏剧]

1　各自的荒漠(1959)
2　玩虎(1962)

［非小说］

1　回家（1956）
2　追随英国人（1960）
3　我们甘愿住在监狱（1987）
4　风吹走了我们的声音（1987）
5　非洲人的笑（1992）
6　微弱的声音（1994）
7　谈话（1994）
8　以不同的方式提问（1996）
9　时光流逝（2004）

［自传］

1　在我的皮肤下（卷一，1994）
2　走在阴影中（卷二，1997）



附录Ⅳ

莱辛生平与获奖年表

1919年　生于波斯(今伊朗),原名多丽丝·梅·秦勒(**Doris May Talor**)。

1925年　随父母迁居英属殖民地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

1933年　辍学,结束正规教育。

1934—1949年　先后做过保姆、电话接线员、速记员等工作。

1939年　与法兰克·韦斯顿结婚。

1943年　与法兰克离婚。

1945年　与戈特弗里德·莱辛结婚,生一子。

1949年　与戈特弗里德离婚,回英格兰。

1950年　移居伦敦,加入英国共产党。

1954年　短篇小说集《五》获毛姆文学奖。

1956年　退出英国共产党。

1981年　获奥地利政府颁发的欧洲文学奖。

1982年　获德意志联邦莎士比亚文学奖。

1985年　《好恐怖分子》获史密斯文学奖;获意

大利蒙代罗奖。

1987 年　获巴勒莫奖；获加富尔国际奖。

1993 年　访问中国。

1995 年　获詹姆斯・泰德图书奖；获洛杉矶时报图书奖。

1999 年　获加泰罗尼亚国际奖；拒绝"英帝国女爵士"的封号，改获封为"名誉勋爵"。

2001 年　获大卫・科恩英国文学奖；获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2002 年　获杜邦金笔奖。

2007 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